

續金瓶梅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續金瓶梅
二

〔清〕紫陽道人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續金瓶梅後集卷三

戒導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十五回

應伯爵掠賣孝哥

吳月娘窮逢秋菊

詩曰

忽忽枕前蝴蝶夢
無窮今日明朝事
終與狐狸同窟穴

悠悠覺後利名塵
有限生來死去人
却從蠻觸鬪精神

欖花開落從朝暮
始信蜉蝣未是真

算表這天地的大劫要翻覆這乾坤出脫這些惡業
因此使生的死死却生富的貧貧的却富貴的賤
賤的却貴巧的拙拙的反巧這衆生積釐的家私算
計的銅斗一樣一齊捨个罄淨花花世界弄作一鍋
稀粥相似沒清沒渾沒好沒歹真像個混沌的太古
模樣休說這百姓人家先把一個大宋皇帝父子兩
人俱是青衣大帽離了鳳闕龍樓在那牛車馬腳下
妻子不保隨營北去何況你我士庶之家那得個骨

奇文至
文一部
綱目不
如此簡

肉團圓一家完聚的。原來天運一南一北。一治一亂。俱是自北元魏至五代六朝唐遼金元更迭承統。好似一件衣服。這個穿破了。那一個又來縫補。拆洗一番。才去這些灰塵。蟲蟻。又似一件壺器。這個使污了。那一個又來洗濯磨刷。一番才去了。那些醜葷泥垢。又似一個破銅鐵器。這個使的漏了。那個又來毀了。另下爐錘。打造的有長的。短的。方的。圓的。還有造的。兩件的。三件的。也有還成一件的。隨各家款制不同。終是這一塊銅鐵。儘他支爐改竈。又像一盤棋子。這

一盤輸了的。那一盤又下有高的。低的。占了腹的。占了邊的。或是角活。兩持。或是殺個罄淨。才完了這場。你爭我鬪。各費心機。這等看起一部綱目。把這天地運數。只當作一个大裁縫。大燒窯匠。大銅鐵爐。火道人。極大的一个棋盤。豈不勾消了一部二十一史。看到此處。這世上的死生名利一場。好笑。這些蟲蟻。汙泥。得有何得失。有何失。這些本領。要從各人心眼裏。看得明白。骨脊上擔的堅定。不受那慾火焚燒。愛根。撥亂才成。一个丈夫。豈不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

中那閻羅老子見了我高高拱手。那得有輪迴到我。可不知如今世上有這條好漢。沒有且歸正傳。却說那吳月娘和小玉緊緊攙扶玳安背着孝哥一路往人叢裏亂走。忽然金兵到來。把拐子馬放開一衝。那些逃難百姓如山崩海湧相似。那裏顧的誰。玳安回頭不知月娘和小玉擠的那里去了。叫又叫不應。只得背着孝哥往空地裡飛跑。且喜金兵捨進城去。不來追趕。這些人拖男領女。直跑到十里以外各自尋處藏躲。這些土賊們也有奪人包袱的。也有報仇相

殺的生死在眼前。還改不了貪心。狠毒如何不殺。可憐這玳安又乏。又怕忽望見應伯爵臉上着了一刀。帶着血往西正跑。他家小黑女。挾着箇包袱。跟着應二老婆一路走。玳安也是急了。叫聲應二叔。等等咱一路走。你沒見俺大娘。應伯爵回頭。那裏肯應。玳安趕上道。咱且慢走。金兵進了城。放槍去了。咱商議着那里去。伯爵騙的人家銀錢。做了些生意。都撇了。腰裏帶了些行李。都被人奪去了。還指望玳安替月娘有帶的金珠首飾。就立住了腳。和玳安一路商議。

往那里去躲。伯爵道西南上黃家村是黃四家緊靠着河。都是蘆葦。那裏還認的人。且躲一宿。依着玳安還要找月娘。又不知往那裏去好。沒奈何跟着走。罷把孝哥放下。拖着慢走。這孩子又不見了娘。又是饑餓。一路啼哭。應二老婆看不上。有帶的乾餅和炒麪。給了孝哥些吃。這孩子到了極處。也就不哭了一口。一口且喫餅。走到黃昏時候。那黃四家走的甚麼。是個人影。床帳桌椅。還是一樣。鍋裏剩了半鍋飯也沒吃了。不知躲的那裏去了。這些人餓了一日。現成

家伙取過碗來，不論冷熱飽飡一頓。前後院子淨淨的，連狗也沒箇。原來黃四做小鹽商，和張監生合夥。先知道亂信，和老婆躲在河下小艇上。那裏去找這些土賊要來打劫人家。逢人就殺，年小力壯的就护着做賊。那夜裡商議要來黃家村掃巢子，虧了應伯爵有些見識，道黃四躲了。這屋裏還有東西，咱多少拿着幾件，休在他家。裡宿恐有兵來，沒處去躲。且到河下看看，見這婦女們都藏在蘆柴裏，沒奈何也就地打了個窩舖。到了二更天，聽見村裏吶喊，發起火。

來把屋燒的通紅。這些人們誰敢去救。待不多時。這些男女們亂跑。原來賊發火燒這蘆葦。一邊擄人。又搶這人家的包裹。月黑裏亂走。誰顧的。誰到了天明。把玳安不知那里去了。只落的个孝哥亂哭。撇在路旁。應伯爵撇了各人去躲。他老婆還有人心。道丟下他也過意不去。咱當積个天理。領着他罷。等玳安回來。交與他再做商議。應伯爵只得帶着孝哥。也沒人背他了。跟着飛跑。只怕撇下他。一直往西去。要尋謝希大家也。都沒有主意。順着河沿而去。不題。且說這

月娘和小玉叫了玳安一回不見答應人馬亂撞只得走開。要我薛姑子庵全不知那條路是隨着這些逃難的人亂走。到了天黑沿着林子裏一南一北的亂撞不敢住下。直走到二更天氣不知離城走有多少路了。月娘哭一回走一回。只見面前有一條白光照的明朗朗的引着又走聽的狗叫幾間小屋露出燈光來。有个小籬笆門兒。是一家庄戶人家。小玉道咱走乏了。月黑裏又沒處去。且等等。明日只怕玳安來找咱。月娘沒奈何只得在屋後野場上坐下。着小

玉叫門要碗水喫。這小玉推門一看，只見

一盤土坑，坐着個蓬頭白髮八十歲的老嫗。兩扇柴門，跔着個赤脚麻鞋二十多的貧婦。竈前牛糞燒了一屋黑烟。鍋裏米空煮着半盆黃菜。梁頭上捆兩束蘿蔔葉。門背後掛幾把葫蘆條木杓。一桿日間打草喂牛。破犁二根。秋後耕田種麥。

小玉推開門，道家裏有人麼？俺是躲難的要口水吃。只見屋裏跑出個小媳婦子來，也沒穿布裙，拖着兩條褲腿，道你是誰？這聲响兒好熟，倒像大娘家小玉。

姐一般。進屋去撥出燈來照了照。上下一看。可不是小玉麼。小玉也看了一會。才想起來。是潘金蓮房裏使的秋菊。因陳經濟和金蓮春梅作了業。都嫁了。後來把秋菊叫他娘家來做了三千錢。就贖了去。今年二十二歲了。嫁了个庄家漢。叫王有財。在這河崖上住着。兩口小屋。每日打柴城裏去賣。只有一个牛。着土賊起了去了。他漢子去找他娘和他守家。這秋菊極孝順。婆婆着他去躲。死不肯去。見了小玉說道。大娘在屋後場上哩。跑過來。才請了月娘進屋去了。

這老婆婆沒眼，又聾。小玉把燈剔了，剔着月娘上炕。一頭坐着，忙去碓裏倒水做飯。好不慇懃。正是

歌兒舞女歸何處

畫角朱門住不成

不及田家癡蠢婦

猶存一飯主人情

按下月娘不題。且說應伯爵夫婦領着孝哥走的乏了。小黑女背了一會，又丟下了。又哭又叫，幾番要撒在路上。伯爵一行罵着道：「想恁爹活時，姦騙人家婦女銀錢，使盡機心權勢，才報應你這小雜種。身上今日你娘不知那裏着人，抄去養漢爲娼的。你倒來累

我○我○是○你○的○甚○麼○人○。○那○孝○哥○越○發○哭○了○。○伯○爵○跑○上○去○。○就○是○兩○個○巴○掌○打○的○。○這○孩○子○殺○猪○似○叫○。○又○不○敢○走○。○又○不○敢○住○。○倒○是○老○婆○心○裏○過○不○去○。○道○咱○當○初○和○他○老○子○也○吃○酒○也○吃○肉○。○你○就○這○等○沒○點○慈○心○。○不○強○似○你○一○路○上○打○罵○他○。○等○到○個○寺○院○裏○。○把○他○寄○下○罷○。○也○是○個○性○命○。○半○路○上○丟○下○這○孩○子○。○千○軍○萬○馬○的○也○傷○了○天○理○。○說○的○伯○爵○不○言○語○了○。○走○到○天○晚○可○可○的○。○到○一○個○觀○音○堂○緊○閉○着○門○。○伯○爵○走○渴○了○。○叫○門○要○碗○水○吃○。○老○和○尚○開○門○請○進○去○。○伯○爵○見○和○尚○去○打○水○。○沒○個○徒○弟○道○老○師○父○你○多○

少年紀了和尚又孽說了半日才知答道今年七十了。伯爵道你沒有徒弟麼和尚道命裏孤招不住前日一個徒弟把些衣裳都拐去了。還敢招徒弟哩。伯爵道我有個孩子捨在寺裏罷。如今因路上沒有纏。只要你一千錢做腳力。老僧道可好哩。領進來我看看。伯爵領着孝哥進來和尚道好個孩子。幾歲了。伯爵道七歲了。說着和尚進房去拿出一串銅錢。伯爵接去了。又要留他住宿。怕金兵出營放槍。伯爵領着老婆一路往西而去。可憐這是西門慶恩養的好。

朋友有詩以戒交結小人之報

食客場中定死生

悠悠安得歲寒盟

虎狼分肉呼知己

鸕獺成羣號弟兄

春到桃花偏有色

秋來楊葉自無情

托孤門下馮驩少

狗盜鷄鳴不足評

老和尚收下孝哥。問他是那里人。那孩子養的嬌慣。又說不明白。只說他娘不見了。這個人我不認的。他老和尚才知道半路裏拾了來賣的。怕後日有人家來認。還賴我是收留人口。好不懊悔。想了一會道。就

是他父母找着。只當寄養他的兒子。待領去就領去。我一個僧家收養孤兒。也是好事。就把孝哥剃了頭。找出領舊破衲襖來。改成一件小僧衣。又做了僧鞋。僧帽。起。名。了。空。教。他。打。磬。燒。香。念。經。寫。字。那。了。空。原。有。善。根。也。就。合。掌。拜。佛。和。天。生。小。沙。彌。一。般。也。是。孝。哥。安。身。立。命。的。去。處。月。娘。捨。珠。雕。佛。的。因。緣。世。間。絕。處。逢。生。苦。中。得。樂。原。是。這。等。按。下。孝。哥。在。此。爲。僧。不。題。却。說。這。玳。安。在。河。下。蘆。葦。中。守。着。孝。哥。墩。了。一。夜。誰。敢。合。眼。只。見。村。裏。喊。殺。連。天。火。把。亂。明。把。河。裡。葦。

柴燒着男婦們怕火燒都走出來被這土賊們搶衣裳的。護婦女的把玳安也上了繩。拴着些人們到了一箇大空寺裏坐着十數個賊頭一個價粧成韃子。也有帶皮帽子穿皮圍子的。又沒有弓箭馬疋。都是些庄家鎗棒滿滿的一寺婦人也有認的放了去的。也有留下的。這些壯漢們拿來跪下。但說不做賊的就殺了玳安。尋思一會。這些賊們且哄着他臨時再尋法逃命不遲。將主意已定。問到他的名字。說是玳安。一個賊跑下來看了。哄道。你不是玳安麼。原來

玳安號振寰在西門官人宅裏誰不知道下來忙解了繩子請上殿去有的是熱酒大肉都是村裏擡來的讓玳安吃玳安一看才知道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在這裏做賊問道玳安西門慶家的事玳安才說失散在路上應伯爵一處躲在河裡說了一遍要辭了去找孝哥韓二道你沒處去出門去撞着人連命都丟了我有人各處替你找找罷這村裏孩子們我都叫來你看原來韓二和他嫂子王六兒姪女韓愛姐領着賒各又被金兵搶去了因此在這裏做賊過

了二日。這韓二給玳安一桿鎗。看他管五十個賊。那夜又去槍村玳安。瞧着無人。丟下鎗。一溜烟走上大路。各處問月娘。孝哥信去了。真是珠沉罔象。無尋處。雁過秋空。不定踪。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三

廣慧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十六回

沈○乞○兒○故○園○歸○夢○

翟○員○外○少○女○迷○魂○

詩曰

林○中○百○舌○聲○仍○亂○
芳○艸○歸○期○今○尚○爾○

洞○裏○新○桃○花○又○疎○
美○人○顏○色○近○何○如○

夏○侯○得○似○應○傳○業○

詹○尹○無○心○爲○卜○居○

最是深山鴻鴈少

一春猶沮上林書

話說這金人擄了二帝北去。把這東京城裏安了一營人馬。立了張邦昌爲帝。百姓無主。一任金兵搶劫。這些富戶們先被搜括。已是家業罄淨。也還有身上藏些金銀的。到了金兵一搶。俱是非刑。平拷。把這富戶。死的。死的。傷的。傷的。婦女擄了去。予下一身。人人乞丐。爲生也。顧不得羞恥。却說那黃表沈三。從那日封門。搜家。把家內金銀盡行入官。還指望有回來的日子。搬在素指揮家外邊客位暫住。誰知一日亂似一日。

金兵不逃。擄了二帝北去。又另立了皇帝。把人馬進城扎營。做了他的天下了。這些大衙門大宅子。皇親勳戚公侯宰相花園府舍。都是官兵占住了。連衣指揮家眷俱趕出來。那沈三的妻子原是有姿色的。擄了罄淨。只落得金哥沒眼的一個瞎子和生他的那醜婢。先還在舊親戚家這裏住。一日那裏住一日。後來各人生死不顧。誰官器他。這沈三就氣成青盲雀。瞽有雙目而無珠。對面看著似人。其實不見。只得拄杖才行。又有一件怪病。脊梁胸前長出兩片黑肉。如

世
手
婆
出

蟲鑽蛆咬相似癢起來必要拳打磚捶才快活一時
到了夜間又做一夢還是送金磚那人沈三依舊貪
心把磚不放父子抱著頑耍醒來時只見一塊大磚
在席傍恰奏怪瘡正癢兩隻手檠磚打起好不快活
有一家欠他五百兩銀子一無所奏只准一箇母狗
來這沈三餓到三日全沒一人收留只得牽着狗各
家求食老婆抱着失目的金哥緊緊相隨初時只說
往熟識人家要碗飯吃難道就是乞丐後來每日如
此見這叫街的花子都是京城的大人家彼此一樣

無可柰何也就隨緣度日連呼老爺奶奶不絕把一根長繩使狗引路這狗也有靈性到了人家門首站住不去等接了這飯又走一家到了長街一時肉瘡難熬只得把金磚高舉打箇蓮花落為樂看官聽着他道

東京有個黃表三也會吃來也會穿一生好放官例債不消半年連本三巢窩裏放債現過手他管接客俺使錢線上放債沒賒帳他管殺人俺管擔積的黃金拄北斗臨了沒箇大黃邊蓮花落蓮花

落

看看爺娘不是親有錢且去敬別人三年乳哺成
何用娶了媳婦就要分好酒好肉老婆寧不怕爺
娘餓斷筋生前不曾見碗米死後誰人來上墳蓮
花落蓮花落

看看兄弟不是親三窩兩塊說不均同胞也要分
彼此爭多爭少要理論有酒只和旁人吃自家骨
肉作仇人蓮花落蓮花落

看看老婆不是親三媒六証結婚姻嫌貧愛富賣

沈三員外
可為深淺
沈滿名身
撒園歪

家女半路辭了朱買臣墻西有個劉寡婦守到五
十還嫁人夫妻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蓮
花落蓮花落

看看朋友不是親吃酒吃肉亂紛紛口裏說話甜
如蜜騙了錢去不上門一朝沒有錢和勢反面無
情就變心孫龐聞智則了足那有苑園結義人蓮
花落蓮花落

沈三員外唱罷多時那街上的閑人也有嘆的也有
笑的嘆的道這等一家米爛陳倉財高北斗的人家

如今乞食爲生無有立錫之地那笑的道黃表沈三
這個光棍錢眼裏翻身終日鑽衙門拿訛頭倚官害
民縱賊窩盜今日天不殺他父子雙瞎使他活受給
人現眼大約暢快的多些過了年餘那沈三是受用
過的人那受得飢寒到了那十二月數九寒天下的
大雪把破瓦窰門屯住那一時東京搶劫一空誰家
肯捨可憐沈三幾日街上打磚併無人採吃了一口
冷湯回來死在路傍連蓆也沒有捲的自然送與烏
鴉黃犬以爲葬身之地落了金哥人只叫他小沈花

子漸漸成人長太不消說父子相傳這一塊磚是水磨成蘇州磴泥一樣母子同狗三口晝走長街夜宿古廟他也不怕那兵火他也不想那家緣常言說三年討飯不肯做官想其中定有一箇樂處到了南宋登極金人講和北去東京漸漸平息這些花子們散往各府去趁食那金哥母子先到山東臨清住了半年遊到清河縣地方進得西門來不往別處去那狗只往當日提刑千戶西門慶的住它裏領進在那大門首高叫一聲老爺奶奶討一碗飯吃也是天合有

緣原來玳安找月娘孝哥不見。兵退之後又回縣來。那時城內人家沒了一多半。張二官人全家擄去。這無主的空宅也是鳥戀舊巢。玳安又住在舊宅門房內安身。猛見一箇狗領着個貧婆。拖個小瞎子進來。抱着一塊磚討飯。心裏好酸。想起月娘孝哥不見。眼中淚落如雨。便說小花子休打磚罷。我也是纔回來的。沒有家小。有幾箇冷燒餅你吃去罷。說著拿出來。遞與小花子給狗吃了一半。可霎作怪。那狗擺尾搖頭。只在玳安身邊打滾不去。好似見他舊主一般。天

色晚了。沒處去宿。要在這大門簷下討把草。過一夜。
玳安只得依他。那時十月天氣。還不甚冷。玳安把炕
上草抱了一抱。給他母子二人宿下。不題。正是
鶴歸華表人難識。犬過東門世已非。

玳安想想道。我身邊原有帶的劉學官還帳的幾兩
銀子。大娘臨出城。交與我收着。不料拆散。如今大娘
和孝哥身邊一文也無。就和這竊婆一樣。又想起妻
子小玉。那得箇信來。不覺淚眼不乾。到了三更方才
合眼。也是一靈不散。玳安忠義所感。只見西門慶進

來項帶長枷身圍鐵索道玳安你還認得我麼玳安
道我如何不認得爹西門慶道我因陽世間貪淫罪
大闔王把我二目摘去罰我乞食十年今日門首小
瞎子就是我那狗就是王婆你今不忘舊恩要打探
你娘消息可向東京給孤寺找尋說畢往外走了幾
步又回來道堂房門檻下還有些東西你此時動不
得日後留你用罷說畢把玳安推一把驚醒却是一
夢聽聽正打回更一夜悲酸到了天明玳安起來看
看那小瞎廝母子不知甚麼時候去了又想到夢是

心頭想還因念爹的舊恩。想糊塗了。又想道我且把
夢裏說的銀子去看看。如果銀子是實。就件件是真
了。玳安尋了一把錐鍋的鏟子。把門闔上。走到後堂
屋門坎下邊。只見一塊青石光滑滑的。那得有銀子。
看了看傍邊兩箇方磚。一似新安的一般。把磚用鏟
子掘了半日方動。取了一箇那箇也。隨手揭起。有黃
土半尺餘深。用一箇小醋罈盛滿。却有五百之數。玳
安大驚。才知夢裏相逢別故主。天邊有信覓離人。這
玳安原是好人。後來有些造化。自然識見不同。說道。

以鐵定
真好我
去真
如甜
寄在星
此鐵
真正
性決
志報恩
善有流芳
傳於後事

這箇銀子再取出去。又做了來安的禍。况夢裏言語說不可動。只得依行。好個玳安。就把原土掩上。依舊把方磚扣緊。一個門檻往來之地。誰知有寶。那玳安一面打探月娘信息。要上東京找尋不題。有詩說西門慶化身乞丐。再返故園。也是一段因果。

當時歌舞歡遊地
三過門間老病死
鴻飛雪迹踪難覓
富貴貧兒同一相

此日悲哀乞化心
一彈指頃去來今
犬吠花陰影易沈
化身無定欲何尋

按下沈金哥乞丐不題，却說李師師自那度括倡優奉旨出城以後，那些衙門人家都剝得赤條條出來，遇見東京大亂，也有被金兵擄去的，也有被官府拘回，又入樂籍的，也有在各村店集酒店接客的，只有李師師原有手眼，未曾上本，先知道信，把家事就轉了一半出城，珠寶金銀重器，和那綾錦上色衣粧，不曾失落一點，他又曾與帥將郭藥師往來，如今郭藥師降金，領兵打頭陣，金兵一到城下，就先差了標下將官來安撫他，不許金人輕入他家，以此在樂戶裡

還是
一
瓶兒

還是頭一家。後來在城外第一條衢衢裏臨河蓋造起一路新房。比舊宅還齊整。因沒有道君。越發大開巢窩。不作那官腔了。那時袁家女兒年已二八。袁指揮夫婦俱亂後死了。大大的開着門面。把常姐改名銀銚。日日教他撥阮調箏。清歌妙舞。把個銀銚嬌養的。真如花。花解語。似王玉生香。他是內院體統。不肯輕見一人。只好看花起早。愛月眠遲。在那小樓窗上。時露出半面來。看那章臺走馬的情郎。柳陌折花的浪子。算算等一個肯撒錢。喜飄風。金十萬。銀十萬的。

才接他採花。那銀餅心裏又想一個宋玉才潘安貌。石崇富十八歲的狀元來。才和他偕老。各人心事不同。看官聽說。世上的事偏是佳人才子不得湊巧。紅嘴綠毛的鸚哥偏遇着餓老鴉。自古好事多魔。那有天天一對。遇到老的那銀餅想起當日因打鞦韆。遇見聖駕。後來受了御酒銀餅。遭着大亂。不得進宮。反落了烟花陷穽。我尋父母俱已遇亂身亡。這個身子。桃花柳絮一般。也不知嫁得個好人才。丈夫沒有。看了李師師家。還有十個粉頭。打起來各樣刑法。好不

狠如今這樣敬奉着我。只爲留着。我掙錢將來。如有
一事不遂他的心。也是一樣。這女子聰明絕代。那裏
不想到。到了三月三。是上巳佳節。清明已過。各處鞦
韆。豎起銀餅。春思懨懨。又愁又困。懶對妝臺。傍有侍
女櫻桃。取過阮來。撥着唱一套新習的吳騷。

解三醒恨鎖滿庭花雨。愁籠着蘸水烟蕪。也不管
鴛鴦隔南浦。花枝外影踟躕。俺待把釵敲側喚鸚
哥。語破壘。簾窺素女圖。佳期候一霎。時眼中人去
鏡裏鸞孤。

銀餅一面唱着、一面眼中下淚來、想起那日鞦韆
上得遇見聖駕也、非偶然後來過着兵火連天一段
姻緣好似一場春夢又唱

〔北寄生草〕怕奏陽關曲、生逢汴水枯、是江干桃葉
凌波渡、汀洲艸碧流雲路、這河橋柳色迎風訴、
腰倩作縮人絲、自家飛絮渾難住。

櫻桃送過茶來、銀餅啜了一口、輕輕放下、想起那日
清明、爹娘送我過沈家、多少婦女頑耍、如今孤另另
一個親人不在眼前、弔下淚來、又唱道

解三醒。俺怎生有聽嬌鶯情緒。誰待去整花朵工。
夫正寒食。泥香新燕。乳行不得。怕提壺。三春別恨。
調琴語。一片年光。攬鏡虛消魂處。多則是烏啼冷。
夜夢破香餘。

又想一回。這當日說聖駕在李媽媽家樓上見俺一
面。就遣了兩個內臣。捧着羊酒金段。聘俺入宮。因何
又逃在李媽媽家。來今日說是要親選。明日說是要
進宮。等到半年時。我留在他家。全無消息。看來此話
也不辨真偽。怎生把人坑陷到此地。哭着又唱。

北寄生草不語花含悴長鞦柳怯舒水壺迸裂替
薇露闌杆碎商梨花雨珠盤濺濕紅綃霧怕襄王
暮雨近虛無爲誰斷送春歸去

按下這銀筓悲怨獨坐傷春不題却說這洛陽有一
富家員外號翟四官人在徽宗朝納粟做到金吾衛
千戶之職他家萬貫富甲一城因投在蔡京門下做
乾兒又和翟管家認同宗才做了這個官爲人雖有
些浮財慳吝貪鄙尋常一箇錢不肯使却有一樁毛
病單好嫖表子不甚擇好友家下娶下兩三個院裏

人也○花○費○幾○千○銀○子○他○生○的○一○臉○赤○麻○大○鼻○凹○額○一
部○落○腮○黃○鬚○五○短○身○材○豐○頷○大○肚○倒○是○富○態○像○只○言
語○粗○俗○一○身○厭○氣○常○在○巢○窩○裏○走○動○這○些○浮○浪○子○弟
有○鄭○千○戶○兒○子○鄭○玉○卿○王○祐○宣○府○兒○子○王○三○官○這○些
小○幫○閑○沈○小○一○哥○劉○寡○嘴○張○斜○眼○子○都○日○逐○陪○他○們
在○這○巢○窩○裏○打○成○盤○只○有○鄭○千○戶○家○兒○子○今○年○十○八
了○因○他○生○的○白○淨○面○皮○苗○條○兒○典○雅○從○小○和○這○些○人
們○有○些○後○庭○朋○友○也○學○了○幾○套○南○曲○吹○的○好○簫○蹴○的
好○氣○球○又○有○一○般○武○藝○打○的○好○彈○弓○一○日○也○打○十○數

箇雀兒頑耍。就是個女色裏的班頭。幫閑中領袖。那翟四員外。因這李師師家在城外頭一條漸漸大開了巢窩。不比以前借着官家名色拿腔。他和這一般人常去閑串。那李師師家有十個丫頭。也會品竹彈箏。拆牌識字的。有個侍女巫雲有些姿色。翟員外嫖了幾夜。不見出奇。他聞的李媽家有個銀銚姐。是選了進上的。不出來見客。李師師養如愛女。真是倩人。施粉黛不自着羅衣。這翟員外也就有箇扳高之意。只不知這李師師的口氣。又知他是使大錢的自家。

又不肯破鈔。正自兩難。却說李師師把這銀餅作養
的花朶一個玉人兒。每日口裡噙着他兒長兒短。我
只有你一個女兒。好歹揀了天下頭一個風流才子。
做我的女婿。成了親。決不肯把你看做下賤。他却
在外邊聲揚出去。是當初道君皇帝親自選過的才人。
就要進宮。遇這大變。才撒在這裏。比我女兒還敬重
他。誰敢使他見人。又教銀餅隔壁彈箏。隔窗度曲。樓
窗上露出那粉面招人。紅顏送盼。這是娼家慣要拿
人的手段。不消細說。後來國徽宗北狩。李師師故意

要。捏。怪。改。了。一。身。道。樵。穿。着。白。綾。披。風。豆。黃。綾。裙。兒。
戴。着。翠。雲。道。冠。兒。說。是。替。道。君。穿。孝。每。日。朝。北。焚。香。
儼。然。是。死。了。丈。夫。一。般。自。稱。堅。白。子。誓。終。身。不。接。客。
一。切。人。來。有。十。個。侍。兒。陪。待。好。不。貴。重。因。翟。員。外。是。
個。大。家。寫。了。通。家。晚。弟。帖。子。來。拜。才。待。了。一。盃。茶。就。
進。去。了。又。養。着。兩。箇。內。官。時。常。在。門。首。立。着。一。似。和。
官。禁。一。般。又。常。見。人。啼。哭。說。是。道。君。托。夢。喬。張。喬。致。
的。扯。天。大。架。子。那。翟。員。外。和。這。些。丫。頭。說。要。娶。銀。餅。
的。話。人。都。笑。他。出。不。起。銀。子。那。日。翟。員。外。在。客。廳。上。

坐下侍兒巫雲陪着吃茶。只見揭起簾子。一陣異香。襲人。一個女子遮着臉往花園裏去了。但見

妙若游龍。輕如飛燕。淡掃蛾眉。却嫌脂粉污顏色。
 鬆籠蟬鬢。天然風致。勝鉛華。裙拖湘水。織就一枝
 梅。髻挽巫雲。斜簪三寸玉。對客欲回遮舞袖。見人
 驚走露蓮鈎。

原來有座花園在後河岸邊。須從客廳前過。銀銜住
 着一間小閣子。在花園側。每日晚去園內小亭上。或
 是彈琴看書。和櫻桃侍女鬪骨牌。頑耍。這日。丫媽

他採茉莉花兒晚粧不知有客走不迭使一柄湘妃金扇遮着臉笑嘻嘻過去了險不把翟員外驚開五葉連肝肺酥透二魂邪骨心問道巫雲過去是誰雲姐笑道翟大爺你猜猜這就是你算計的那人兒只怕你的福小消受不起翟員外知是銀簪姐了呆了半晌問道雲姐他今年十幾了巫雲道今年十六歲長的前條就是十八九的又說箏箏琵琶琴棋書畫在沈員外家就學全了的俺這門裏還學不到他精處俺太太不叫他見人知道他出來還了不成翟員

外和巫雲說我拚出一百兩銀子四匹尺頭和你太太說我梳櫥他罷雲姐笑道俺太太要一千兩銀子下財禮還怕不肯你說梳櫥他這又是巢窩裏講包月的話了少也得三五百銀子還怕俺太太不肯放口哩我不敢說你另央人探探口氣兒又道俺太太常喜鄭玉卿會吹的好簫你看他來說過俺再替你幫襯喜的翟員外搖搖頭大踏步去了不知將來銀鏹和翟員外姻緣成否何如有分教花柳巷中癩蝦蟆空想天鵝肉雨雲臺畔野鴛鴦別續塞鴻羣且聽

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

第十六回

卷之七

七

續金瓶梅後集卷三

淨行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十七回

給○孤○寺○殘○米○收○貧○

兀○木○營○鹽○船○酬○藥○

詩曰

風○吹○花○片○過○溪○頭○

或○落○重○裯○或○落○溝○

奴○有○衛○青○能○向○主○

功○如○李○廣○未○封○侯○

窮○通○每○自○機○緣○合○

巧○拙○難○將○理○數○求○

鄭○你○譚○天○聊○自○慰○

免○將○幽○憤○看○吳○鉤○

前講過感應篇中所說暴殄天物散棄五穀甚明不
必重紀。這佛經所說多有拋米撒麩油鹽茶酒用的
無節。死後堆積如山。罰他罪孽折筭。他來生的所以
前輩不肯妄費一物。有一個京師大老的寵妾病危。
自言殺的鷄鴨太多。要他償命。力辨是主人所使。不
得自主。傍有一鬼取出茶汁一缸。說鷄鴨雖不全責
于你。這茶是天地的寶物。你一用。卽拋了。一年妄費
了多少口。出此言而死。那大老親見此言。以後用茶

必加水二次方換。可見事無大小俱有至要的。看官定說此話太迂。今日講一段有憑據的因果。出在東京雜記。說那徽宗朝第一個寵臣有權有勢的蔡京。他父子宰相。獨立朝綱。一味諂佞。哄的道君皇帝看他如掌上珠一般。不消說那抬權攬賄。天下金帛子女珠玉玩好。先到蔡府。才進給朝廷。真是有五侯四貴的尊榮。石崇王愷的享用。把那糖來洗釜。蠟來作薪。使人乳蒸肉。牛心作炙。常是一飯費過十金。還說沒處下筋。何況用的粳米。不知又費過多少淘洗揀

棒才敢下鍋作飯。他那大掌家翟雲峰。又是一個小宰相。六部大堂都是通家相與。一飯常宰十隻羊。只用羊耳後一塊肉。名曰羊臄湯。因有席請客百十餘位。夜飲想鴨頭羹吃。不勾片時。就各人面前一碗。坐客大驚。又戲說還能再一碗。沒有。翟管家說快添不多時。又是各人一碗。坐客再不敢言語了。只此一兩事。可知權貴家暴殄的物件。不可計。弄那得不報應。在後當時有一座給孤寺。與蔡京太師家緊隣。寺中有一長老。甚有道德。守的普賢行戒。不看經也。不化。

緣只領着徒弟們打艸種田。拾這路上拋撒的米豆菜根。大眾同喫。見這蔡太師家一條陰溝。每日從寺前流過。那些剩米殘飯。水面上的葷油。有二三寸厚。長老取一竹籠。將這些粳米層層撈出。用幾領大蘆蓆晒在殿前。也有那些南筍香蕈。蔞菇燕窩。只用了嫩稍。俱撒在陰溝裏。長老每日都一一撈出晒乾。一封封包記。不止一年。及到金人將覓蔡京父子先貶了遠惡地方。行至半途。取回正了法。把家抄藉。那寺裏陳米通計有十餘圓。晒的乾菜有幾十隻。這長老

也不肯自用。做了十數箇木牌子。都寫着蔡府餘糧。每十石米是一囤。到了東京大變。這些權臣家貶殺。抄沒人口俱亡。只有蔡太師之母。封一品太夫人李氏。年過八旬以外。得因老年免罪。發在養濟院支月米三斗。後到汴京失了。另立起張邦昌。誰還有官。那支月米的。這些富民乞食爲生。何況貧人。這老夫人左手執一棍拄杖。右手提一箇荆籃。向人門首討些米來度日。也有知道的。能可吃不成。也給他碗米。那不知道的。和貧婆一個相看。誰去做保他。一日行到

給孤寺前長老正在門前拾那街上殘羹。那老夫人
走到面前忙來問訊。化米長老不認得。細問緣由。才
知是太老夫人。不覺慈悲念了聲南無阿彌陀佛。大
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把那老夫人請入方丈。怱怱待
茶。又備一盤點心。一大盆粟米粥。一碟醃的蘿蔔。一
碟醃椿芽。老夫人吃完齋。待去只見長老取出一本
冊子。上寫某年月日收某府宅內餘糧若干。通計有
八十餘石。乾菜五十餘筐。那老夫人點了點頭。才知
道。福過災生。天不佑官。隨緣盡命。難長長老合掌當

胃煎上老夫人此寺中有延壽堂是接待十方老病
大衆的如今不開叢林久無人任就請老夫人權任
在此把小門塞斷另開一門招一個老貧婆服事指
着寺中的陳米說這原是陳老爺的口禱還該太
太享用老夫人只用這一圍十石也選用不了其餘
剩的米也就着施給行路貧人完了一場功果罷不
二日收拾起一所延壽堂來支銅盤炕請老夫人搬
了住恰好街上有一個寡婦無兒無女清願來吃現
成飯和蒸老夫人做伴寺門掛一箇施米牌上寫殘

不○管○家○米○盡○卽○止○寺○前○立○了○一○箇○茶○棚○板○凳○十○條○寬
 大○張○擺○些○粗○碗○木○筋○也○有○吃○粥○的○也○有○討○米○的○東
 京○城○裏○善○士○們○見○給○孤○寺○有○此○好○事○都○來○送○米○送○柴
 的○人○心○好○善○遠○近○相○傳○就○堆○下○了○許○多○柴○米○立○起○箇
 大○粥○場○來○了○每○日○鳴○鐘○吃○飯○何○止○有○三○五○百○人○或○有
 年○老○無○主○窮○婆○俱○送○延○壽○堂○去○住○可○霎○作○怪○這○蔡○老
 夫○人○每○日○來○那○囤○裏○取○米○已○及○兩○月○有○餘○忽○然○鍋○裏
 盛○着○飯○吃○那○老○夫○人○也○不○嫌○那○米○陳○飯○爛○吃○到○第○二
 碗○讓○待○入○口○只○見○這○些○飯○都○變○成○些○螺○螭○說○的○連○忙

把碗放下了再盛一碗看着是飯待要入口又變了
一碗螺螄看了又看別人碗裏却是米飯忙去報知
長老另往囤裡取米那一囤米都變成一囤螺螄了
也有死的乾的也有活的當日傳將出去走了一寺人
來看都道好異事長老合掌道有何異事爲說偈曰
一切衆生命 皆從粒米生 地氣合天時
人力牛種苦 耕耘收穫功 春簸水火煮
粒米得成湯 亦費十夫力 朱門酒肉臭
道傍餓殍死 奢用增減算 口祿亦如是

佛見天雨花。脩羅見刀戟。業因種種現。
餓鬼不得食。目連持鉢來。母食化爲火。
施彼餓鬼食。彼足我亦飽。米螺同一觀。
念彼觀音力。

長老說得已畢，才知這米是蔡府的孽，因不許老夫
人享用，自此以後，只在大衆吃粥的竈上來取一碗
去，又教他未曾舉筋，先念佛一百聲，懺悔才可舉筋。
果然依法念佛，才得平安不題。却說這金人幹離不
攻了河北，逢縣破縣，到了清河縣，百姓逃走一半，或

殺或擄把這壯漢不殺的都拴了來。伺候攻城。推在前頭。擋城上的砲箭。這擄的人不計其數。到了夜裏。俱是鐵鎖扭鎖。或十人一連。五人一連。別人不消說。那蔣竹山。湯來保。賁四。應伯爵。也都擄來鎖在一處。到了次日。先要把胖蠻子吊起來。打着要銀子。只有湯來保。一向得了西門慶的本錢。在河下開了酒飯店。門前又賣青布。開錢桌。極是方便。吃的黑胖。第二個應伯爵。吃的大人家好酒好肉。生的油光光。一個大臉。不像窮漢。又得的西門慶賣宅子銀三四百兩。

開了兩箇綿花店。布店。也吃的白胖。這金人弔在樹上。先使髀頭擣了十數箭。來保受不得。招出有一罈銀子。埋在家裏。押着老婆起銀子。原來天理不容。已被土賊掘了箇大坑。沒有了。回來說。只道是哄他。可憐兩口。一刀喪于樹林之下。又問伯爵的銀子。死不肯招。又使髀頭擣脯臍。只一箭。擣的屎流了一褲。才招他老婆包袱裏。有賣孝哥的那一千錢。還有幾件衣裳。十兩的一錠銀子。兩塊零的金人。打了有三百皮鞭。見實沒有。也就放了。賁四領了當舖裏取東西。

奇想

金人把張二管家銀子盡得了。把賁四和老婆都放了。只有蔣竹山又沒銀子使。刀背打得鼻孔裏流血。打到晚沒有一分銀。綁出去殺。才剝衣裳。只見沉甸甸响亮一聲。和本書一箇包裹。吊在地下。只道是銀子。細看了一看。甚麼東西。但見

圓陀陀一條生鐵。似天王手拈的鋼圈。响噹噹一箇銅舌。比老人肩掙的木鐸。董藥師造來杏林。伏虎孫真人執定橋井。醫龍包裹裡。陳皮半夏。白朮黃芩。數包破紙。捲柴胡。破書上寒熱溫涼。虛實陰

陽百樣單方記本草才知是岐黃教下懸壺客扁鵲爐邊賣藥人

你道是甚麼奇物原來醫家遊方賣藥又沒箇舖面不定箇行踪只將箇鐵圈搖起响動了村巷中有病的出來取藥說是過路的郎中來了一名曰响傳一名曰病皆知也有校着病好了的也有校不着病無用的還有錯用了藥死了的他是草頭大夫騙錢就走到是箇救急的本錢還有一件好處藥殺人不再償命這蔣竹山在外賣藥久了一聞亂信就把本爛

藥方幾樣草藥包裹起來和那响圈藏在搭包裡。蔣竹山見剝下這箇東西。只道命在頃刻。那知道透出吉星來。那金將幹離不便問這是甚麼物。蔣竹山才說起是個醫家賣藥的本錢。把個番將喜的跳起來道。快解了他。這是箇中用的。險不錯殺了他。連忙拿衣服與他穿了。教他坐下。取了一壺酒。一隻大肥鷄。一塊半生的羊肉。番將自己割了。遞與蔣竹山吃。你說爲甚麼這樣敬他。原來有個新得的婦人。收做老婆。極是愛他。舊有心疼病犯了。吃不的飯。要叫竹山

用藥竹山進去看脉。才認得是西門慶家李嬌兒嫁了張二官人。擄進營來。說此乃胃脘疼。非心疼。也不過一帖而愈。哄的個番將如得了神仙一般。也是他活該發迹。卽時立了一方名曰祛寒姜桂飲。

乾薑

草豆蔻

良姜

官桂

各錢

厚朴

姜製

陳皮

砂仁

枳殼

甘草

炙

茴香

酒炒

香附

各五分

以上薑三片磨木香同服

竹山取開藥包。內皆咀片細藥。看着煎了一服而止。

把個幹離不喜的極了。賞了一錠大元寶，換了紬緞衣服。只在大營聽用。却說四太子金兀朮，因立了張邦昌，扎營在汴梁河上。猛然得了瘟疫之疾，就要起營回北京來。傳幹離不上東京，分兵屯守。這幹離不星夜馬上趕去，就帶着蔣竹山去治病。到了大營，見了兀朮太子，說是我營裡有個蠻子會治病。卽傳竹山進去看了脉，知道是受了南方暑熱得的瘟疫。只用了一帖麻黃桂枝湯。竹山在面前煎了，怕兀朮疑心，先跪下飲了一半。才送與四太子吃。半夜一汗而

愈這兀术滿心歡喜賞了一件狐皮袍子貂鼠煖帽
藍段番靴又是金鍍刀一口合包一個馬一疋金鋼
鞍轡一付留着隨他營吃一個千戶的俸二時間把
蔣竹山擡在天上就有數個番兵跟隨眼見的成了一
韃官了過了幾日兀术的寵姬阿答里夫人有病
看着欲死竹山一問知道是寒症用了一帖四逆湯

大附子

一箇去皮
臍生用

乾姜

五錢

甘草

六錢

分作二劑水二鍾煎七分溫服

果然次日一汗平復如初喜的個四太子把蔣竹山

半步不離那蔣竹山江湖熟嘴又善奉承兀术待爲上賓些些小事該打的該罰的竹山說說就依了滿營兵官都敬竹山稱爲郎中忽然有一起鹽商的船在河下一船是貨一船是鹽一船是粗重家器久在東京因大亂要裝載回楊州去不料金兵到了把船拿住并鹽商要殺央竹山說分上情願出一萬銀子謝竹山那日兀术太子打圍回來與竹山吃酒打着緊急鼓胡琴琵琶一弄兒唱的入關正是歡喜竹山忙跪倒稟這客人和他是親戚求不殺他性命情願

把這貨船都入官。還要謝小人二百兩銀子。兀术便說道：我這裏用兵船使，叫他把船留下，只不殺他。就是你的情了。也不消稀罕他那二百兩銀子。就這三隻船賞你那鹽船也賣一二千銀子。說畢，竹山叩頭謝了。卽傳了鹽商十餘人，都是數十萬之家。聞說免死，俱來叩見。兀术說：你們俱是我的百姓。因要私回揚州，本該殺了。今饒免你一死。把這三隻船俱留下。我用罷。每人賞了一枝令箭。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只得叩頭去了。兀术使人河下看貨船，都是蘇木胡椒。

粗細紬布等貨。約有數萬金之物。又看家器船俱是
桌椅床帳。花梨木。鐵力木。豆柏楠木的家器磁器。粗
重不等。約有萬金之物。只有塩船俱是蒲包載鹽。用
繩網罅。在船上使粗簾搭蓋。又沒人來買。倒是滯貨。
兀木說道。將這鹽都賞了蔣蠻子罷。賣了鹽。還是我
官船。可不知這船上甚麼物件。正是運去黃金無寶
色。時來瓦礫有雷聲。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三

正法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十八回

吳○月○娘○千○里○尋○兒○

李○嬌○兒○鄰○府○遇○舊○

詩曰

白○楊○風○急○野○飛○塵○
天○地○無○窮○身○易○老○
雨○中○果○落○空○辭○樹○

車○馬○紛○馳○秋○復○春○
山○川○如○舊○恨○常○新○
花○外○鶯○啼○又○送○人○

柳絮何曾知去住。 過江飄曳一沾巾。

單表吳月娘被金兵冲散。不見了玳安孝哥。只領着小玉連夜亂撞。到了箇林子裡。河崖邊。幾間草屋。點着燈。問了問路。却遇個窮老婆。燈下細看。才認的是潘金蓮房裡使的小秋菊。嫁了個庄家。在這裡種田。慌的秋菊連忙刷鍋做飯。宿了一夜。明日月娘起來尋思着。他窮人家不是住處。可往那裡找尋孝哥的信。哭了又哭。又沒个男人領着。只小玉和我往那里去。真是尋思的沒法。住不多時。他女婿王進財回來。

了。也沒找着牛。知道賊趕了那里去。見月娘炕上坐着。才知是大娘也來磕了箇頭。就取了木扒往場後擔草。還要做飯給月娘吃。月娘過意不去。忙取出一根銀梳兒。重三錢。叫他去糴米。道你往城裡去糴米。打聽兵的信。尋個人貼个招子。四下貼着找找。就在這近村裡。咱還不知道哩。秋菊道娘且住二日。等等哥的信。這玉姐又沒出門。小女嫩婦的。自己那裡找去。只怕俺這窮人家。沒甚麼孝順你。這王進財極老實窮。是窮。他還待買个禮去宅裡磕頭去。大娘且在

二日看說。月娘只得依着。也是沒路了。不多時。王進財糴了些米。使箇破布衲子包着。又是一箇大南瓜。買了些鹽。放在炕上。說道。賊裡亂紛紛的。兵沒去。淨那裡有糴米的。這是東村裡熟人家找的。又尋不出個寫招子的來。前村教書的劉先。我今請了來了。他說還要五十個錢去買紙。說着。那訓蒙的劉先進。取了一塊板。在鍋臺上寫。月娘哭着念道。

立招字人清河縣西門吳氏。于本月十三日有家人玳安帶領七歲小兒。乳名孝哥。城外避兵。

失散不知去向。玳安二十七歲，長面無鬚，穿青
裕襖，藍綿布褲，布襪，青鞋。孝哥上穿藍布綿襖，
青布夾褲，青雲頭鞋。如有見者，報信奉謝紋銀
貳兩。收留者紋銀伍兩。在河下村王進財家報
信，決不食言。

招牌寫了二十餘張，叫王進財貼在大路上。那裡有
個影兒。月娘問道：「秋菊這裡到薛姑子毘盧菴多少
路？」秋菊道：「不遠。上大路往西北走，不上三里路，過了
河，一坐林子過去，就望着了。上年隨着會燒香，我也

去了一遭。月娘因在了二日，不耐煩，要換個去處。好打聽信。就和小玉出了那屋，要往大路問毘盧菴的路。秋菊穿起布裙道：「我送娘去。」月娘和小玉秋菊上了大路，走不多時，只見一個賣卦的，瞥者從西走來，拿着那布寫招牌，上是看陰陽吉凶婚葬，知八字六壬奇門。月娘看見是賣卦的，問道：「先生，你會占課麼？」那先生道：「占課是大易，渾天甲子，那有不知的？」月娘道：「請先生在這林子樹下替我占一課，是入口失散的卦。」那先生取出幾個銅錢，就地鋪下一片黃布，念

道。傘。傘。拆。拆。傘。把。錢。搖。了。兩。棍。擺。在。布。上。道。是。不。
睽。卦。睽。者。離。也。一。時。不。能。卽。見。世。應。屬。卯。該。在。東。南。
方。上。討。信。日。神。是。滕。蛇。有。小。人。駁。雜。喜。得。子。孫。官。旺。
相。日。後。還。有。相。會。之。期。又。變。了。一。個。家。人。卦。這。却。好。
了。且。喜。天。月。二。德。到。處。有。救。貴。人。扶。持。到。前。邊。就。有。
信。了。占。課。已。畢。月。娘。沒。帶。着。錢。取。下。一。個。戒。指。有。一。
錢。五。分。重。送。與。先。生。去。了。往。前。走。了。三。四。里。路。過。了。
一。條。小。河。穿。過。林。子。秋。菊。指。道。看。着。那。些。松。樹。就。是。
薛。姑。子。庵。了。說。不。及。話。只。見。一。個。人。穿。着。白。布。直。襪。

白布帽子背着一條小口袋從林子過來看着月娘
 遠遠站下了。往前走不一會小玉道這不是薛師父
 徒弟妙趣麼。走到跟前妙趣往前來迎。大娘那里去
 好些時不見个信。月娘問他因甚麼穿白妙趣道俺
 老師父着土賊火燎殺了庵子裡發了一把火。虧了
 大殿沒有燒。把東西搶的淨光。妙鳳攜了去。三个多
 月纔有个信。如今在東京姑子庵裡。叫我去接他來。
 才去村裡化了這些米來。且捱日子。庵裡通不成過
 活了。大娘進去看看。只央了俺的个親戚來看門。我

才出來走動的。說話中間早到庵前。叫了半日。一个八十多的老聾婆子來開門。月娘一行人進去。但見佛座欹斜。鐘樓傾倒。香案前塵埋貝葉。油燈內光暗琉璃。栴檀佛有頭無足。何曾救祆廟火焚韋馱。神捧杵當胸。無法降修羅。劫難野狐不來翻地藏。山僧何處訪天魔。

月娘只見後邊三間方丈淨燒了。只落了兩間廚房。大殿的門也沒了。栴檀佛也在地下放着。連供桌磬爐都沒了。月娘進得庵來。好不悽慘。先在正殿上燒

起一爐香拜了佛。妙趣讓到廚房炕上坐下。正待去取米做飯。只見龔婆子道。夜來有一個漢子來問道。信說是西門老爹家往東京去了。原來玳安找月娘不着。又來庵裡問信。因西門慶托夢上東京找月娘。那知道月娘還在近處。月娘一聞此信。好似孝哥在眼前的一般。恨不得一時間母子相會。便道。想是孝哥有了信。纔往東京去。又問道。這是幾時的信。婆子道。前日晚上些。他說腿走不動。要往臨清河口裡船上。去。如今纔二日。有人去還趕得上。那妙趣又道。早

知他去。我和他搭着伴。一路接了妙鳳來。削好。月娘道。只怕還在臨清河口裡。顧船也趕上了。說了一會。妙趣安下一張炕桌。請月娘吃飯。兩大碗醃蘿蔔丁。一碗苦瓜瓜羹。共盛着。一大盆小米稀粥。大家守着一盆吃了。月娘心裡有事。只吃了一碗。秋菊吃畢飯。辭月娘回去了。一夜俱宿在廚炕上。月娘和小玉商議。如今孩子沒信。玳安不得個實信。怎肯往東京走。想是金兵擄着往北去了。我如今沒了孩子。也是不過日子。爲甚麼坐的墩着。這裡一頭。那裡一頭的。像個

沒脚蟹一般。不如大家趕到臨溝口河上。找着玳安。和他一路走。強似在家愁的慌。小玉道。沒個男子人。領着。不知東西南北。兵慌馬亂的。知道往那里走。妙趣接過來道。大娘要去找孝哥兒。我陪你走走。也要去接妙鳳。他在京裡。皇姑庵。是有處找。這一路上的。女僧庵。他都有咱接衆去處。不消下那飯店。咱婦道家也甚便宜。幾句話說得。月娘心裡定了。道。明日早起來。咱先到河口上。問問玳安的信。不該遲了。只是我身邊沒有銀子盤纏。小玉腰邊還帶着幾根簪子。

賣着吃罷。妙趣道：我的奶奶俺出門再使錢，不如不
剃這根頭髮。了一個木魚子到了誰家門上化不出
兩碗齋來。你老人家管吃不了。大家咲了。月娘一夜
沒合眼。到天明梳洗淨了手。向佛前頂禮禱祝。暗中
保佑。早母子相逢。妙趣早煮了飯。吃畢。妙趣怕白布
衫不好乞化。依舊穿上舊皂僧衣帶。了一個木魚。月
娘小玉使舊手帕裹了頭。項下掛了一串數珠。恐怕
路途無力。小玉拿了一根拄杖。原是薛姑子的。也像
在家女道一樣。三人打扮已畢。俱向韋馱前拜了出。

門囑付聾婆子用心看守往臨清河口而去可憐月
娘自幼不出深閨母子流離之苦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色年年滿畫樓

曉起倩郎爲傅粉

晚粧呼婢代梳頭

亂離零落如風絮

兒女飄流似水漚

今日關山堪涕淚

一條藜杖過荒丘

不到了幾日早至清河口下船的去處河岸上一個
小小尼庵捨茶認的妙趣是毘盧庵師父忙請進去
吃茶這上船的人來千去萬那裡找玳安去原來亂

後找兒的極多。月娘問了問捨茶的師父道：「這二三日裡內有個長大漢子三十歲的，穿個青布襖，找孩子的，不知過去了沒有？」那道姑不知是那里，帳就胡亂應道：「有這個人過去了，只問上東京的路，只這一句，按着前言，月娘放心趕去，走了二日，路上沒有宿頭，尋了寡婦家住了一夜，妙趣道：『奶奶你一日走不得幾十里路，這幾時到京，不如搭個人載船，賃他個後艙口。』」咱三人坐了，到汴梁打發他，再糴上幾升米，隨着船稍上吃飯，也便易些。月娘道：「隨你怎樣走罷。」

我一些力氣也走不上了。恰有一个小鹽船帶着些人在船頭上。也有拿傘的。拿包裹的。妙趣久走外化緣的。他就知是載人的。連忙上船來和艄公打了問訊。說是一位奶奶上京探親的。只賃你一坐後艙。到京與你一兩銀子。艄婆請進去看了。在廚後船稍上。尿馬子都全妙趣扶月娘進了船艙。稍工問他要錢。糴米妙趣道。按人頭一日兩碗米。筭下船總找錢罷。稍工見是女僧說話在行。也不計較。從此月娘只在船穩坐不題。却說玳安因在黃家村被擄到了賊營。

遇見韓二搗鬼。叫他入夥。細問道。他方纔知道他哥韓道國死了。他嫂子王六兒。姪女韓愛姐。從東京逃回來。遇在村裡。又被金兵擄去。因此流落在賊中。後來叫玳安領着一隊賊去打劫村方。他就丟了鎗走了。又回清河縣各處找問月娘去了。不料金兵來攻這土賊的寨子。殺了个罄淨。把韓二拴去。已是綁了要殺。虧他姪女韓愛姐。就在金元帥幹離不營裡做了夫人。正然吃酒。在傍彈着琵琶。看見韓二綁進來了。有二三十人。見金幹離不分村要殺。愛姐認得是他。

二叔認做了父親連忙跪下求饒。這韓離不就都放了賊們。收在營裡充兵。把韓二賞了個千總。隨營聽用。那一日從臨清上船。要上汴梁去見兀朮四太子。這大船有兩隻。一隻是幹離不座的官船。一隻是家眷船。擄的臨清婦女不計其數。因韓愛姐會彈琵琶。又會奉承。枕蓆上把這金將軍弄的昏了。把他做個小夫人打扮的。明珠翠羽粉粧玉琢。和天仙巫女一般。那王六兒四十五歲了。還梳的水髻長長的。抹上些胭脂。嘴上粧作老太岳母模樣。那韓離不那知他

母子是久在巢窩積年的衍衍後來韓二搗鬼知韓
愛姐得寵也就作腔粧起岳丈來穿着一件半新不
舊的雲緞蟒褶裙束一條金釧透花的花銀鞵帶斜
墜着○一口倭漆鞘○鏡磨光龍吞口的腰刀○頭戴一頂
水獺皮○罩紅纓○寶石頂的番帽○脚穿馬皮綠線滾雲
頭的戰靴○日日在營前搖擺氣勢○那知道是積年的
鑽龜二打六○那一日上了船○放砲扯起大帥字黃緞
旗來○那兩座船前後行開○稍工打號開船○約有幾百
人○船上簫鼓并奏彩鷁輕飄○真如憑虛御風而行○兩

邊人船貨船鹽船都開在兩岸邊去閃開一條河路
誰敢亂走那兩崖上都是連環甲馬夾船而行旗幟
隊伍一連百里不斷月娘小玉在鹽船後艙在外窺
看緊隨他家眷船行走這些光景好不熱鬧過了二
日俱是幫着大船任下只見一個人從大船上走過
來從月娘這鹽船上過要去買燒酒小玉上船取東
西看的甚真道像是牛皮巷韓夥計他兄弟二禰鬼
只是胖了些忪忪和月娘說了月娘不信道他一家
都上東京投蔡太師去了怎麼在這裡原來這官船

上○藕○子○封○皮○糊○着○船○邊○上○婦○人○亂○走○看○的○極○真○忽○見
一○个○中○年○的○婦○人○出○來○但○見

水○鬢○斜○拖○面○皮○黃○白○年○紀○有○四○十○多○歲○唇○上○抹○兩
溜○胭○脂○身○腰○兒○三○尺○多○高○臉○上○搽○一○堆○膩○粉○高○底
雲○頭○鞋○半○村○不○俏○長○眉○涎○瞪○眼○慣○戰○能○搖○久○在○暗
巢○開○狗○洞○更○從○假○道○做○龍○陽

小○玉○看○了○叫○月○娘○出○後○船○來○看○道○這○不○是○韓○道○國○老
婆○王○六○兒○剝○了○皮○我○就○不○認○得○這○淫○婦○了○月○娘○正○自
疑○惑○只○見○船○邊○上○又○走○出○一○个○年○少○的○婦○人○有○二○十

一二歲年紀但見

金絲高髻一半是京樣宮粧油鬢斜梳又像是巾頭娼扮面皮不紅不白疑似芙蓉出水腰肢兒不長不短猶如柳線臨風吞肩蟒袖昭君馬上少琵琶到膝宮靴焉支山下無顏色

月娘看了一會認不出來小玉道倒像韓家那小愛姐咱買了送給翟大爺的只是出落的長大胖了些兒只怕也是他不知幾時回來了說不及話只見兩個盤髻的番婆船頭上叫韓太太韓太太來這裡頑

原來船公拿着網船上打魚哩引的些婦女們都出來看內有一人在衆人背後見月娘小玉出來看這大船上婦女他却回頭先看見月娘那月娘只道在外邊沒人認得他只管露出身子來呆呆的看那知那人早已看得分明高叫一聲大娘你怎麼在這裡這一聲叫的險不把月娘驚回旅夢秋江上疑在放園明月中

雲中孤鴈啣蘆江上遇前羣池畔飛鴛失水沙邊逢舊侶破鏡飛上天湊成團圓明月雙龍會入水

再連紫氣豐城莫道花飛無聚處應知萍散有逢時。

月娘回頭一看說了一驚不是別人乃是他二娘李嬌兒從西門慶死後回了院裡又嫁了張二官人不足三年這遭被擄入營他做了夫人月娘不敢上這官船只到前艙二人相望流淚月娘說不見了孝哥要上東京找尋李嬌兒說城破被擄如今要帶上燕京去了不料這裡又得相逢看見月娘衣衫襤褸滿頭塵土就知道道路艱難連忙頭上拔下一根金簪子

月娘仁
德之報

一雙金戒指悄悄遞與月娘。月娘不肯受。李嬌兒道：「也是咱姊妹們一點心，知道那里再得相會。月娘才袖了，大家拭淚而別。那王六兒看見，明知是月娘，躲進艙裡去了一聲鑼响，婦人各進官艙。見鞦韆不岸上，扎營密層層都是帳房。到了五更，吹角起營。這大船上金鼓齊鳴，放了大砲，就是細樂悠揚，應着水聲吹打，打開船而去。李嬌兒不敢出艙，推開一扇櫺子，遙望月娘垂淚不絕。却說吳月娘在鹽船艙裡，不消半日，早到汴京城門首。這還是張邦昌攝位，金兵

亂走沒人攔阻。先使妙趣下船。當鋪裡把金簪當了。二兩銀子打發了船錢。然後下船往城裡找皇姑寺。六街三巷走了幾處尼庵。俱不對話。又走了一回。見一個老婆婆在那寺前石臺上坐着。妙趣打個問訊。進的二門。一羣貧人正吃粥。問道了一聲當家師父。只見長老過來道。過往的師父請吃些稀粥。結緣。那妙趣也走的飢了。看了看有男女兩席。男子們在廚外地。下坐着。婦女們在房裡。一个大法炕坐着。個老婆婆。但見

髮垂白蒜。面皺黃紗。衣服襤褸。絲破襖露團花。
笑語從容。拄杖蒲席。多道氣高。坐無貧婆之乞相。
舉止有大家之威儀。

這是蔡老夫人在這齋場看大眾吃粥。見妙趣是個
尼僧。打個問訊。忙請上炕。問有甚事。到此妙趣道有
個在家女道。來東京尋兒。還沒箇安身的去處。尋了
幾個尼庵。都不湊巧。現在門外立着。老夫人道。快請
進來。妙趣出來請月娘小玉進去。見了禮。都上炕坐
着。月娘把不見了兒來找。說一路苦楚。不覺淚下。老

夫人便道不消去尋別庵。我這給孤寺留衆捨米。既然沒處去。且在我這院子裡住些時罷。我兒子也要慢慢的探信。那有一到就有了的。月娘也是無可柰何。見老夫人說話忠誠。細問了一遍。纔知是蔡太師之母。老太太人下來謝了。早有貧婆盛上粥來。衆婦女吃完飯。過那邊院子去了。這月娘暫寄給孤寺中。妙趣自去訪問妙鳳和孝哥的信息。不知將來月娘母子何日相逢。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四

戒導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十九回

宋○道○君○隔○帳○琵琶

張○邦○昌○御○林○半○臂

詩曰

萬象紛華一化工

花開偏占上林風

吳姬舞雪春歌急

漢苑題紅夜夢同

舞蝶戀香拋遠塞

野鶯啣片出深宮

此回再
講君臣
大義豈
可作小
說看過

君聽月下胡笳曲

多少園陵白露中

感○應○篇○上○說○賞○罰○不○平○逸○樂○過○節○陰○賊○良○善○暗○侮○君
親○况○這○人○君○爲○天○下○之○主○人○臣○受○君○父○之○恩○豈○無○報
應○却○說○宋○徽○宗○重○和○七○年○童○貫○開○了○邊○霧○密○約○金○人
攻○遼○後○又○背○了○金○人○收○遼○叛○將○張○鼓○金○人○以○此○起○兵
責○宋○敗○盟○童○貫○無○力○遮○擋○只○得○把○張○鼓○殺○了○送○首○級
與○金○人○因○此○邊○將○一○齊○反○叛○大○將○郭○藥○師○降○了○金○人○引○金
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徽○宗○內○禪○欽○宗○改○年○靖
康○不○足○二○年○擄○徽○欽○北○去○皇○后○太○子○皇○妃○宮○主○宗○室

賁袍加
身之報

無一人得免。立了張邦昌爲楚帝。粘沒喝起營大槍。京城一空。這些番兵把民間婦女不留一人。車上的馬上的。那些沒有變色的。趕着空行如羊群。蟻陣一般。也有死的病的。馬踏車碾而過。塵土迷天。朔風打。向那徽宗道君皇帝和欽宗并太子都上了牛車。戴着大青寬簷。氈笠。青絹長衣。父子并車而行。前後番兵圍擁。何止千百。那皇后妃嬪貴人公主有名的官。官另在車後。別有番將押着。兩不見面。只是遙聞哭泣之聲。一時間又隔在千軍萬馬裡邊。夜間各有帳。

房宿臥也不容在一處過了汴河迤邐往北而去兵馬婦女相連千里不斷也不知有多少人烟過了天雄將次白溝界河岸邊扎營時入月中秋那些軍營帳房密密層層四下角聲吹起明月滿天衆番兵過了中原離邊不遠解鞍卸甲也有飲酒彈唱的也有操弄胡琴打緊急鼓的原來徽欽的帳房安在圍中與這金將粘沒喝帳房不遠滿地都是番兵睡臥四面又有柵欄柵欄外又是人馬也不知幾十重入面周圍真是鳥飛不過那上皇在帳中悶坐只見郭藥

師送了一隻牛腿腥臭不堪。一餅酒酸薄如醋。想要對月下少飲一盃解解愁悶。如何喫得下。因賦詞一首。遙憶當年汴中樂地。名曰望江南。

南朝事。回首夢中看。細雨草生金殿冷。小樓人去。玉笙寒。切莫倚危闌。傷心處。汴水幾時還。馬角不生。冰雪窄。烏頭白。斷鴈鴻。天朔塞。夜漫漫。行樂事。歲月幾般般。微服狹邪花爛熳。石山艮岳。玉嶺玩。四海怨傷殘。堪恨處。邊禍起無端。國喪不知。猶信佞身亡。方悔。悞從姦。拋骨黑河灘。

筆不到
處使人
自想乃
西至文

賦詞已畢。道君背手出帳。月下閒行幾步。只有一老
內監相隨。人馬無聲。見番兵俱駢駢而臥。聽隔帳箏
箏胡樂一齊奏起。笑聲不絕。望見紅絨氈銀葫蘆帳。
頂像是粘沒喝。的帳房了。停不多會。聽的琵琶淒淒。
切切緊擗。擗點不是民間指撥。細聽一會。是胎君怨。
兼帶漢官秋。

新水令 上馬嬌

俺本是巴山閩水貌仙姑。受丹青畫工嫉妬。承恩
來禁苑。上馬去穹廡。朔塞馳驅。玉鞭稍指定了鳥。

江路

駢馬聽 望鄉引

勒馬踟躕。蔥海灘頭邊月苦。回頭鄉故。鴈門關外。
鴈聲孤斷。腸蕪武寄邊書消。覓衛律河橋處。遠辭
了舊家墳墓。恨負聲斷。送人歸去。

沉醉東風 第一怨

第一怨。毛延壽徵金縻賦。汗婢娟點紫奪朱。倩着
俺傾國容。明決定君玉。顧到做了。做珊瑚。滄海遺
珠。望斷了。昭陽美女。闌因此上。困長門。梧桐夜雨。

殿前歡 第二怨

第二怨。臣宰掌兵符。把邊庭破壞。細柳稀疎。一任他甘泉獵馬南來牧。一個價束手無謀。弱君王沒箇主。誰堪訴笑。兩班文武。那里有金城方略。只憑着紅粉支吾。

鴈兒落 天山獵

猛聽見傳箭令。獻邊鼓吹。盡角孽。鷹鵠驚起了。滿山頭。雉與鳩。起不盡。四野裡。麀和兔。

得勝令 小點軍

閑氏青
馬支

呀錦擗榆擁定老單于列兩行貂帽閑氏婦密層
層戈甲排番部亂紛紛旗旛聚把都喫着屠酥亂
蓬蓬疆前舞打着番語醉醺醺馬上扶

川撥棹

大合圍

大合圍把軍馬分三部走過了沙磧邊榆雪嶺飛
狐黑海青蒲玄菟伊吾追的那虎迹荒區鴈落平
湖好一似電走霜鑪月映彎弧畫角悲鳴蘆管吹
噓下團營插下了皂鵬旗幟一搭裡炙黃羊傳酪
乳

七兄弟 鴈傳書

見幾行雲鴈影南鋪馬頭前
落下孤鴻侶待寫箇
問平安淒淒切切素帛書
你與俺問君王把嬌嬌
滴滴紅顏悞

梅花酒 琵琶恨

斜撥着鴟絃自語滴檀槽碎玉噴珠
大迓鼓北風吹瀑布小重山
姜女哭城隅風散鴈月啼烏
別鶴怨隻鸞呼鹿失母鳳將雛
鐵指撥玉蟾蜍玉蟾蜍
恰便似楚重瞳趕散了八千義旅
虞夫人馬上血

詞曲宮
調妙合
元人此
書可冠
古今小
說之祖

模糊

收江南
下馬嬌

呀
邊庭秋盡老黃蘆。待畫箇昭君出塞。怨江湖。俺
怎肯卸宮粧去國投沙漠。且趁着單于獵出慢下
了雕鞍。金鐙自嗟呀。

鴛鴦煞
青塚怨

寫書不到黃龍府。節毛落盡白狼渡。沒要緊浣女
投江生美殺。屈父沉魚暢道是漢室姘好女。流規
矩折不了俺中原禮數。黃陵泣血湘妃竹。做一個

青州塚綠裙腰。煞強似北邙山泉下土。

道君聽罷多時。不覺傷心淚下。你道琵琶是誰彈的。原來玉熙宮鄭婕妤。平日精習這一套。昭君怨內有二十四拍。上馬嬌。下馬嬌。思鄉引。出塞引。鴻鴈傳書。大點軍。小點軍。大打圍。都是大套數。彈到月落烏飛。馬嘶人起。那些各帳內。淫聲四起。全不可聞。道君怕。番將知覺。不敢久立。悄悄回帳。連衣而寢。又作詩曰。

東海岸兒拜木公

圍棋常賭鳳凰籠

醉中悞失東南角

輸却蓬萊一室宮

想見如
畫

李卓吾
批曰人
悟性絕
倒

直至天明起營上車遙望見一羣內家俱換了胡姬
打扮錦綉絨裝弓靴窄袖簇擁着順上皇車前而去
遠遠見一柄鏤金螺甸曲柄琵琶才知是鄭婕妤了
又是一羣戰馬雕鞍綉裘銀甲却是南人衣裝輕弓
軟帶遙望着上皇笑嘻嘻而去才認的是降將郭藥
師這上皇父子垂頭長歎才悔那良岳的奢華花石
的荒亂以致今日亡國喪身總用那姦臣之禍不消
一日到了北都金主封徽宗爲昏德公欽宗爲重昏
侯止給皇后一人老醜宮女十人其餘妃子俱分賞

英雄小
愧死
時人
物

各營去訖。牛車一輛。護兵五百。遷往五國城。離遼陽
 三千餘里。金主說待烏頭白了。馬生出角來。召你回
 國。從此喪生沙漠。不題。却說張邦昌受了金人僞命。
 立為楚帝。聞二帝北行。同百姓遙送於汴京南薰門
 外。拜了幾拜。百姓哭聲振天。回了朝。要昇殿。聚文武
 百官。共議登極的大事。有一羽林軍吳革。是無名小
 軍。平日勇力過人。專報不平。能使三百劔銅鎚。見張
 邦昌。受了金人的命。合了城裡二三百好漢。要大朝
 日子。進朝打殺邦昌。往江南獻捷。不料有個錦衣衛

官范瓊先知其謀密哄營軍說是他謀反夜間把吳
華殺了衆人皆散這范瓊自說是有保駕擁戴的功
強搜出城內藏的幾個文官武將排班朝賀那那昌
也不知天高地下從御坐上跌將下來把箇皇帝帽
子倒像着腳踢了十來丈遠從此那昌知天意人心
不順也就不敢升殿在禁中議事一任金兵城裡劫
掠把那昌一個女兒也搶了去不敢言語因此把各
官都加了權字或稱權御史權將軍權平章軍國事
不消說他也是一個權的了却說哲宗朝有正宮孟

一段因
果載通
鑑中帶
出正大

皇后極是正大的。因與劉婕妤爭寵。那姦相章惇串通劉婕妤告孟后詛罵皇上廢了。在冷宮中十有餘年。這是一件大冤事。那知天道暗佑這好人到了靖康。金人把太后美人有名的不留一個都擄了北去。那知道冷宮中還有個皇后。因此單單留下孟娘娘。後來在江南壽九十二歲而終。這却不是箇因果。那時有個大臣呂好問勸着那昌道。這皇帝不是好做的。金人把這箇擔子交付與你。那時節不敢辭。因爲這一城百姓如今金兵退了。你當真要做皇帝行不。

的九王渡江已敗了年號。不去上表請肯人都要起兵來征討你。怎麼了。依我說先請出孟娘娘來。垂簾聽政。一面遣官去南京請康王回汴登極。這是正理。那張邦昌從沒嘗着皇帝的滋味。又愛又怕。沒奈何請出孟娘娘來設朝。滿城官民歡呼踴躍。不題。這張邦昌要看看這宮裡光景。那時官中擄不盡的宮人也還有五七百名。朝廷的牀帳享用也還有不曾搜到的。到了中秋他就叫了幾個殺不盡的內官來呼皇道寡的。裝起來。要幸玉熙宮飲酒賞月。那亂後的

御厨司光祿司官員久都散了。那有太宴。這些太監是慣奉承的。忙傳與宮中老宮官。伺候御宴。張那昌坐了一頂素幔八仙小轎。八個錦衣校尉。擡起進的。後宮果是一日爲君。勝似萬載爲民。但見

金釘朱戶。豈止萬戶千門。璇閣環樓。盡是珠圍翠遶。掖廷曲巷。隱簾櫳。無弄花貌。獸面銅環。封瑣闥。各有宮官。聞駕到。樂奏鈞天。處處列金釵象管。但行幸酒斟醞醖。重重上異果珍盤。龍鬪寶柱。翠鳳月影下。鸞聲鶴舞。瑤階合殿。花喬驚鹿夢。三島路。

迷通艮岳五雲光暗冷乾宮。

那昌進宮神覓不定。如醉中相似。真是看的眼花了。却說這宮中美人名位不同。從來說三宮六院三十。二嬪妃七十一御妻。又有貴人才人。姦好二十四內院。有爵的女官。不知其數。約有千百。住滿了這皇宮內苑。這金兵揀着有名的皇后貴妃去了。官裡不曾細搜。况這些官人怕死。或是藏在天花板上的。水窖裡的。艮岳山洞石縫裡的。那宮中周圍四五十里樓閣穿廊。彎彎曲曲。那里去找。這一時宮女存的還有。

數百人。中有一位夫人。是徽宗幸過。封爲華國李夫人。頗通書畫。原在艮岳道觀中。管司文書。也是有名的了。此人是杭州選來。嬪秀典雅。風流精於吹簫鼓琴。一代絕色。有詞曰：滿庭芳。

典雅安詳。天然丰韵。江南體態。溫柔更能文。知詩。簫管度清謳。隨意鬢鬆釵卸。一笑時紅鞦。嬌羞輕盈步。素裙長帶。羅襪露雙鈎。腰肢常帶弱。尤雲。帶雨善病多愁。抱孤琴自弄。玉墜搔頭。偏喜是薰爐。花墊茗碗。香篝安能。鼓秦樓。一曲同跨鳳凰遊。

野說

該死

這太監要奉承張邦昌歡喜那一時做着皇帝知道
是真是假因有此夫人在內忙忙去傳來接駕其寔
張邦昌原無此意那李夫人見宮中無主二帝北狩
康王過江去了婦人不過求那一時寵幸原無甚麼
氣節這些內外文武大臣尚自苟免求生何況婦女
這李夫人聞邦昌爲帝豈有不求寵幸之理這裡有
徽宗遊艮岳的一套蘓意下程先使宮人擺設齊整
俱是香楠器具素窰玉碗名酒異果山海珍羞擡了
二十盒牙盤美饌自己打扮出舊日宮裝前後美人

抱着樂器坐了藤花小杌。四人檯上玉熙官來。大凡
禁中規矩。上幸一次的賜一錦杌。二人檯上幸二次
的。四人檯。這李夫人常在聖駕左右。自坐着四人錦
杌。真如天上飛瓊玉。霄彩鳳。冉冉從空而下。到了玉
熙宮門首。見張邦昌小輦將到。照舊跪倒接駕。那邦
昌如何當得起。忙叫落輦。輕輕扶起來。不覺肉麻心
跳。玉熙宮是徽宗遊幸之地。都是平臺曲檻。幽閣迴
廊。不比外朝大殿。這李夫人引入一箇小小閣子。都
是白綾糊的香牆。碧紗糊的圓窗。每一窗前俱安就

小李將
筆全碧
宮畫不
如此妙

的御榻黃羅紉幔○遍掛流蘇○那御案上筆墨書畫玉
軸牙籤○宛然如新○轉上平臺高閣○一路暗洞斜通○就
有各樣花石盆景○懸的鸚鵡養的金魚○黃楊翠檜松
盆水石各有欵制○真是玩之不足○到一處就有茶食
小果○細酌薰香○只遊了半日○受用不盡○張邦昌才知
道做皇帝的光景○這等滋味○早已月上平臺○照的畫
閣朱扉○如珠簾玉箔○相似○那李夫人已將檯來御宴○
擺在大理石方几之上○安了一張龍榻○繡墊香墩○侍
女們笙簫奏起○真如天鈞仙樂○一般○這張邦昌就是

一死

永許打
鎮關西
文法

一死

一死吹的魂靈兒從頭頂裡不知走到那天上去了
李夫人奉上西洋貢的三隻琥珀大桃杯斟上江南
惠泉香醞李夫人纔取過一枝紫竹輕吐朱唇吹起
關山調梅花三弄來宮人執牙板相隨真是引鳳招
凰凝雲度曲邦昌又是一死吹的心眼裡從脚跟湧
泉穴不知麻到那國裡去了一曲未盡在傍宮女慣
會逢迎送果送膳斟上一盃又是一盃邦昌原沒酒
量不知天高地下醉眼蒙騰起來小淨就捧過金盆
浴了手又轉入一箇暗暗小閣子去却是圍碁李夫

人擺下碁子與邦昌對着原來夫人是國手看這邦昌碁低故意平了又斟上一大玉杯西域貢的葡萄酒聽了一曲琴這邦昌從來不曾過這一日意足心滿樂極興動不知不覺與夫人握手談心這夫人也就細腰偎近忙取手縫的淡黃半臂來要與邦昌更衣那邦昌不知宮中更衣就是行幸那時月色正中宮女知趣俱在平臺上不敢進閣李夫人早把邦昌外衣解去自己倒入懷中解下那貼肉一件羅衫來替他換上半臂露出雪白的肌膚李夫人上前一把

樓任忙叫親親不迭。那昌只得倒在御榻上邊。原有
 臥枕倚枕大小不同。堆在牀邊。這李夫人脫去底衣。
 透出香肌高懸玉戶。這那昌又是一死。却是連骨酥
 麻。從心倒肺跳在香水池中。不知死在那里去了。原
 來宮中行樂房術甚多。俱是奇方秘藥。李夫人早將
 香藥入爐。暖如春水。香似幽蘭。豈是人間常味。可憐
 那那昌不曾經此。反驚的一泄而盡。把夫人久曠之
 情無可發洩。不覺羅衫透濕。怏怏而起。有一詞減字
 木蘭花。

桃源悞入春在落花流水處洞轉花溪未到春歸
路已迷
亂紅深淺欲聽啼鶯聲更緩暮雨雲橫但聽花間
滴露聲

原來金兵圍汴哄誘徽宗父子入營講和怕那宋家
勤王兵到因此劫着二帝連夜北去只傳了后妃王
子們隨駕那金人大兵到底不曾入宮這宮中陳設
的寶玩還有未動的張邦昌雖僞受金命卽是看家
奴一樣怕金人回汴留作行宮也不敢動大內裡的

小論中
無此正
論此作
書苦心
有盡處
化處

分○毫○若○論○邦○昌○臣○子○盡○忠○的○道○理○不○死○就○該○逃○了○雖
死○也○不○可○受○命○這○是○第○一○着○就○要○全○一○城○百○姓○不○能
逃○躲○暫○時○領○受○待○粘○沒○喝○北○去○了○卽○時○還○歸○臣○職○請
孟○后○臨○朝○自○已○赴○行○在○請○罪○聽○高○宗○遣○大○將○留○守○這
是○第○二○着○爲○人○臣○子○有○死○無○二○除○此○二○着○之○外○再○無
箇○騎○兩○頭○馬○的○道○理○就○如○一○個○寡○婦○被○人○強○逼○成○姦
雖○不○是○本○心○日○後○姦○夫○去○了○還○聽○那○姦○夫○看○守○他○的
門○戶○何○面○目○回○來○見○他○的○丈○夫○自○然○是○該○死○的○如○今
張○邦○昌○乘○機○受○命○便○說○他○是○天○賜○的○皇○帝○私○入○宮○禁

借用嬪妃。分明是臣姦主。后子納父妻。一樣禽獸所
不爲。天地所必誅。見那臣民不順。又無兵馬可守。才
請孟太后臨朝。又歸了臣位。却私自入宮。淫汗御榻。
世上豈有這箇俊狀。豈有不死的理。後來孟娘娘過
了江。奏知高宗。把李夫人用非刑。供出口詞。來火煨
死了李夫人。將張邦昌。明正典刑。剛之於西市。史書
上記了一行。曰張邦昌。伏誅。從古來姦臣不少。王莽
曹操。董卓。朱溫。都是自家取天下。不顧那君臣大義。
止有張邦昌。劉豫。替人做奴才。不免名滅身死。把自

已○毒○女○都○被○金○人○淫○污○了○貽○笑○千○古○怎○及○得○操○莽○姦○
雄○還○成○的○一○箇○事○業○此○是○昏○主○叛○臣○一○段○公○案○却○從○
淫○汙○中○來○所○以○收○入○感○應○篇○中○講○出○這○亡○國○殺○身○的○
因○果○不○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四

遊戲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二十回

李○銀○餅○梅○花○三○弄○

鄭○玉○卿○一○箭○雙○鷗○

鍾離祖詩

生我之門歿我戶

幾個惺惺幾個悟

夜來鐵漢自尋思

長生不歿由人做

呂祖詩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佛經道書先從斷色慾入門我儒家也只講個寡欲

看到屎溺穴中

真是輪迴種子

却說翟員外和一起幫閑子弟在李師師家廳上吃茶。忽然見銀餅掀簾子上花園裏去了。不覺魂飛心蕩。恨不的一時到手。托那侍兒巫雲和師師說要出一百兩銀子梳櫛銀餅。巫雲笑道。我不敢提起怕餅姐知道罵我。你叫幫閑的鄭玉卿來探探太太的口。

氣我總敢說。原來鄭玉卿才十八九歲。一手好琵琶。各樣子弟。六藝無般不會。又慣會偷寒送煖。自幼兒和人磨光。極是在行人物又好。手段兒又高。汴京巢窩裡有名幫閑小官。自從他父母亡過了。千金家事。嫖得精光。人只叫他作小鄭千戶。金兵亂後。又襲不得職。終日和人在巢窩裡鬼混。那日在家。翟員外進來坐下。央他和李師師提那梳櫳銀餅的話。鄭玉卿搖了搖頭道。這件事休看的容易了。倒要費彎曲。才得到手。你休看作是門裡人。指望一說就成。皮狐打。

先小後
入好幾
片

不成。還惹下一身臊。李師師是個見大錢的。把這銀
餅嬌養的比自己女兒還重。十分動不動說是道君
選過的妃嬪。就是一位皇后相似。他心裡還不知安
下箇甚麼網兒。要打一箇餓老鴟。你我如今拿着百
十兩銀子。就要去破天荒。採了鮮花兒。那能得勾他
就依你梳櫛。給銀餅破了瓜。你不成。一兩夜就中毗
開了。就講包月包年。還少不得幾百兩銀子。倒不如
講嫁娶。破着費五七百金。他這等箇大體面。扯大架
子。至少也還騙他三二百兩。陪送的粧奩。你不過淨

費三四百兩。還不勾那包月的錢。說的翟員外滿心歡喜道。玉卿你不枉是個積年子弟。倒底算計的長。咱如今怎麼去開口。玉卿道。終不然這樣空手白去提親。他不笑麼。依我。明後日是李師師的生日。你買一付大大的下程。我替你先去探探。憑着我三寸不爛之舌。管成有幾分准。翟員外與玉卿商量已定。到了正月十三日。是師師的正壽。這東京有名的行戶。誰敢不來進奉他。就是舊日相識官員內監。都有往來。自家常養着兩個長班書辦。答應往來禮帖。倒像

個縉紳家的體面。到了日西禮節將完。鄭玉卿打扮一身蘇款。戴一頂玄紗軟巾。斜嵌着古玉玦兒。穿一領烏綾碎雲宋錦花樣的直裰。又襯着一條水紅花皺紗的褶裙兒。脚下朱紅紗履。白綾細鞞。手裡拿着一箇紅綾鴛鴦汗巾。繫着銀三事兒。又袖籠着出奇的一箇大佛手柑。和一大塊沉香。火埋在一箇壽字紫銅薰爐裏。俱籠在袖中薰的透體異香。要悄悄送與銀餅的。他却要借翟員外的慇錢來賣自己。悄悄這是葉底偷桃手段。畢竟是在行的子弟。安排停當。把

衣衫抖了幾抖。上李師師家來讓客廳廳上坐下。他這院裡規矩。如要回了。就說太太有病久不見客。如要見。就等一會才請到書房。又等一會才出來相見。這是御院裡的規矩。比不的巢窩裡沒內沒外。一把就抱在懷裡。分外還有許多腔調。如不依他。就說是不在行的一世。也不得見他面。所以都要尊他的玉卿。坐在前廳上。只見兩壁排的俱是香楠木椅桌。當面鐵梨木天然几。可間的二丈餘長。上設漢銅大花瓶。插一枝半開的老梅。護餅口。又一枝寶珠大紅茶花。

傍倚着個周紋饜饜古鼎。足有六寸餘高。香烟縷縷。不絕。玉卿坐了一會。出來個蓬頭小京油兒。打着一個蘇州髻。屯絹青衣。拿着雕漆銀鑲盅兒。一盞泡茶。杏仁茶果。吃了。說太太才睡醒了。梳頭哩。就出相見。又等一頓飯時。另有一個侍兒。穿着織金豆綠衫兒。銀紅綾比甲。束着個花綾白汗巾兒。掀着簾子。不進來。笑着說。太太請書房中相見哩。這玉卿又抖抖衣服。進入幾層門戶。彎轉迴廊。俱是一片松竹。太湖石。邊臘梅盛開。又有兩樹紅梅。相映進的五間書房來。

師師還。在綉閣。未出。那得就見玉卿。坐在中間一箇
倭漆大理石小椅兒上。未見佳人。先看陳設。但見
正南設大理石屏二架。天然山水雲烟。居中懸御
筆白鷹一軸。上印着玉章寶璽。左壁掛東坡大字
題文。與可墨竹淋漓。右壁掛米顛淡皴。倣趙大年
遠山蒼老。但見牙床雕鏤龍鳳。懸掛着錦帳流蘇。
盡是內官陳設。香榻高鋪文綺。平墊着隱囊繡簾。
無非御院風流。瑤籤玉軸。多藏着道笈仙函。端硯
紋琴。俱列在朱几素案。又有那床上盆松三寸高。

枝能向畫圖作幹籠中鸚鵡一聲巧語忽傳客到
呼茶紫簫斜掛玉屏風香縷細焚金鴨鼎

讀宋元史有感

亂多治少使心悲

一段須傾酒一卮

元末勝場王保保

宋家敗氣李師師

鄭玉卿看有多時忽然湘簾高揭官扇半遮前後四
個濃粧侍兒簇捧出來的是師師了也有三十歲年
紀身子兒不短不長而龐兒半黃半白顏色也只平
常打扮得十分嬌貴穿一件天藍翡翠漏地鳳穿花

和是是

縐紗衫兒。下襯着絳紅縐羅衲襖。繫一條素羅落蕊
流水八幅湘裙。繫罩着點翠穿珠蓮瓣雲肩宮袖。總
是內家一陣異香。蘭芬桂馥。鄭玉卿雖幫閑到他家
只見了幾個侍女們。那曾見師師一面。見了這等一
箇威儀。如何不心驚骨軟。早不覺磕下頭去。師師用
手攙起。咲容可掬道。這個禮那裡當的起。左右侍兒
安了坐。玉卿取出禮帖兒。早把翟員外名帖換去。是
他鄭玉卿的名字。寫眷晚義男鄭璉頓首祝叩。李母
太夫人千秋。師師看了帖兒。歡喜的當不得。早有從

人擡進兩架新漆篋絲食盒來。揭開擺在階下。是一疋天藍織金萬壽字倭段。一疋陝西姑絨雲褐。俱約有五十餘尺紅紙束的。兩大捲。使硃紅捧盒盛着。才是燒羊二肘。燒鶯二隻。燒肉一方。燒蹄一付。又是壽桃壽麪細果八盤。無非松仁榛栗荔枝龍眼。又是南菜八盤。無非天花香蕈魚翅燕窩。又是兩罌江南金橘酒。師師見禮厚情謙。玉卿年少標致。又會說話。太太長太太短。也就有些肉麻的光景。要收這小官做個門下安祿山的意思。即便分行看酒桌兒小坐坐。

玉卿故意起身。說太太事煩。這些小禮孝順。怎敢就
好取擾。師師笑說。一後是一家了。家常便飯。坐坐何
妨。玉卿只怕扯脫了。如何肯起身。躬着腰。又坐下了。
玉卿看見內外有數十個侍兒。往來答應。俱是濃粧
艷服。珠翠盈頭。只師師高挽宮髻。橫插一枝碧玉龍
頭簪子。單鳳斜挑。幾個大胡珠。却是雅淡。更覺典雅。
不多時。捧出一盞桂露點的松茶來。金鑲的雕磁茶
盃兒。不用茶果。吃茶下去。就拾了一張八仙倭漆桌
來。就是一副螺甸彩漆手盒。內有二十四器。隨方就

作者筆
化飛舞

圓○的○定○窰○磁○碟○兒○俱○是○稀○奇○素○果○橄○欖○鳧○菰○蘋○菱○葡
萄○藥○片○香○橙○山○珍○海○錯○下○酒○之○物○兩○副○金○壽○字○杯○兒
一○隻○銀○壺○才○待○斟○上○鄭○玉○卿○眼○快○卽○忙○接○杯○在○手○先
送○在○師○師○面○前○早○磕○下○頭○去○師○師○全○攙○不○起○來○喜○的
滿○臉○是○笑○然○後○回○敬○玉○卿○安○了○座○才○待○坐○下○只○見○師
師○喚○巫○雲○伏○耳○低○言○不○知○說○句○甚○麼○巫○雲○飛○也○似○去
了○酒○過○三○巡○只○見○後○院○子○一○片○笑○聲○先○是○兩○個○侍○兒
掀○起○簾○子○進○來○一○位○天○仙○險○不○驚○的○襄○王○魄○散○宋○玉
魂○消○但○見

暈紅粉頰。却纔夢醒。扶來淡綠眉彎。恰是晚妝重。
畫偷覷人一點秋波。內藏着許多羞態。洩露出三分春色。外安排無限風流。丁香未破。雨中春。苴惹
初含枝上血。

這鄭玉卿一見骨軟筋麻。忙起來作揖讓坐。李師師才說道。是小女銀餅。坐在師師側首不題。原來師師因玉卿送此大禮拜了。乾兒件件可人意兒。叫出銀餅來陪坐。卽是兄妹之意。不料鄭玉卿前世裡積下欠債。該有此一段風流緣法。銀餅起來另行酒禮。還

不但做
主的那
我看書
的心快活

形容入
微

要替師師磕頭。師師免了。又與玉卿拜了。各安席而
坐。那些家妓們。早箏。箏。笙。笙。管。一齊奏起來。下菜。斟酒。
另有一班小童。是湯。翻。香。雪。肉。膾。銀。絲。俱是內廚
製造。不與外邊相同。我做書的。到此也也。啟。認。乾。娘。替他快活。何
况鄭玉卿。一個方出胎胞的少年。蕩子。見了師師眼
裏。已是出火。又見了銀餅。只是心窩裡亂跳。不是動
了心。倒像見了狼虎來吃他的一般。眼忙心亂。倒弄
成一個木偶人了。這銀餅從來不曾見客。見了鄭玉
卿。生得清秀風流。又打扮的蘇意。雖是嬌羞。把眼睛

不在斜覷見玉卿看他又把頭低了到底在門裡出
身見這些侍兒們接客光景自然會勾情賣俏又況
他年過十八才色絕代豈有不愛風流之理當時彼
此留盼眉目送情只嫌師師碍眼無巧不成話忽然
舊日黃太監來送壽禮師師起身收禮去了落下銀
餅二人才敢放眼相看玉卿扳話就取出袖中紫銅
壽字薰爐併佛手柑來放在桌上說是拙兒的一點
心送賢妹頑耍見此物就如見拙兄一般銀瓶分明
愛只推不受不多時李師師回來銀餅說是鄭哥哥

送我的。我不好受。師師笑道：「一家姊妹們，收了何妨？」
只央你鄭哥替你早尋一家好親，還要謝他哩。只這
一句勾起了玉卿的話來。兩相湊巧。玉卿把翟員外
要求娶銀餅的話才提來說了一遍。道：「論起賢妹才
色，青年就是配一個狀元也稱的。如今大亂以後，大
家都窮了，那得班配。這翟員外也是洛陽有名的大
家，着他多多盡個財禮，許了親，只說要他招贅養母
親的老。日後就是個兒子一般。他也不敢忘了恩。他
今年三十歲了，論人材也中中的心，裡誠實，不是虛。」

花子弟。如今只取他這個心罷了。師師問道。他出多少財禮。我這女兒是上皇選過的。休當作門裏人看。棊棋書畫品竹彈絲。無般不精。就拿金子打這個活人兒。我也不換。少也得三千兩來下聘。珠冠金鐲寶石環珮。衣服插帶在外。也得千兩才出的門。玉卿笑道。娘這話就說的遠了。他一個百姓富戶之家。那得有此。如今叫他竭力湊個財禮。大吹大打的請些官客來下聘。不在銀子多少。只講過完了婚。不許過門去。到底餅姐還是咱的人。刀靶還在咱手裡。東方日

子長着哩。那一時只由着咱擺佈。不怕他。猶兒不上。樹細細嚼他。強似囫圖嚙。講得財禮多了。人上不來到。是一拳的買賣。顯不出咱娘們的做手來。只這幾句話。打動了師師的心。取出一隻漢玉紫鴛鴦杯來。足盛五六盞。斟个十分滿。叫餅姐雙手送給玉卿。以作謝禮。銀餅翠袖高擎。笋芽斜露。玉卿慌忙來接。早用手把銀餅手腕一搯。調了個暗情。兩人笑眼傳心。師師正要他勾扯掙鈔。衍衍人家那管他們嘲笑。吃了幾杯。大家熟狎了。玉卿粧着醉。道我聞的說一座。

理伏後
案

手筆針
線細密

好花園。叫兒子去看看。看到外邊也好說。漸漸心喜。又見玉卿伶俐。就叫侍女們。携着盃酒。去看梅花。擺在園亭石几之上。這條路。要從書房東廂後。串到銀餅卧房前。過去才是園門。師師前行。玉卿銀餅隨後。都有幾分酒了。月色初上。正是燈節。街上遊人鬧熱。師師要上小閣看河上花燈。玉卿步到閣上。才知是銀餅的卧房。存在心裡。閣上香薰綉被。春暖紅綃。是消說的下閣來。到梅花樹下。一方石桌。兩條石燈。俱是花斑石。天然竹葉松梅的磨光如漆。玉卿師師相

對取了錦杭來。銀餅橫在師師下手。却與玉卿相挨。
早已把暖酒斟在三個兒杯中。三人吃得各有春心。
叫玉卿吹簫。師師却用琵琶隨板。叫銀餅歌一套梅
花三弄。隨簫三人湊成一樣好不趣絕。

綿搭絮。繡闌清峭。梅額映輕貂。畫粉銀屏。寶鴨薰
爐對寂寥。爲多嬌探聽春宵。那管得翠幃人老。香
夢無聊。兀自裡暗度年華。怕樓外鶯聲到碧簫。
前腔。睡痕宜笑。微酒暈紅潮。昨夜東風。戶插宜春
勝欲飄。係春朝。微步纖腰。正是弄晴時候。閣雨雲

霄紗窗綵線重添。把淡翠層峰懶去描。

原來師師酒量甚大。風月有名。打動皇上。全在枕席上用工。且有內美。雖夜夜如女子一樣。海內享名人求一面。常費百金。這一向負个大名。不好接客。只偷藏兩個心。知舊人做的不快。這一夜酒興逗的春心津津欲動。看上這個鄭小官。在行留他。做个小閑。又拜成了兒子。穿房入閣的好擋人的眼目。吃着酒在石桌下。把小小金蓮輕輕一勾。這玉卿積年子弟就知道了。連忙粧醉。倒在亭子臺基上。叫着也粧不醒。

只說我走不得了。師師笑道：這小官家吃的老實酒。我見他盃盃乾了，倒不藏量，叫巫雲扶他書房睡去罷。兩三個丫頭才攙扶起來，踉蹌着往書房裡去。師師也到書房，看着他連衣睡倒。教侍兒們取燈出去。各人知趣去訖。玉卿見師師醉興勃勃，淫心已動，扒起來跪在面前，忙叫親娘把師師抱在一張禪椅上。輕解紅綃，早已淺袖玉塵。兩人俱是積年玉卿精強，力壯內材，養得十分豐銳。往師師內外左右斜排，深搗照依嫖經上九淺一深磨按抓揉之法，把這婦人

淫水直流。蓮房高簇。不一次昏迷如醉。兩情相對。貫注不休。師師覺美不可言。忙叫哥哥。哥哥有這等本事。我今生再不離開你了。又把上下底衣脫个淨。馬臥在玉卿身上。自己揣摩。玉卿竭力迎湊。直至三鼓方泄。力倦而寢。正是三春未定。裴航杵一夜先偷。阿母桃不在話下。却說銀餅見師師送玉卿書房去宿。早知其意悄悄上那閣子上。把燈吹滅。在那窗眼映着月光。偷看師師送玉卿而去。心中也有些動情。女兒家沒受這個滋味。只爲玉卿吹簫點板。鈎搭了幾番倒。

叫李媽先收在手裡。就和吃醋的一般。到了房中。連衣而卧。心窩裡亂跳。又不知說的翟員外何等樣人。怎麼得像鄭玉卿一半也罷了。却說師師睡到四更酒醒。力倦起來。淨手見玉卿睡的鼾鼾的。一身雪白皮膚。和個女兒一般。着實愛他。拍拍叫醒道。哥哥你自己睡罷。我到後房裡去。天明了。丫頭們看着不好。看倒是乾娘把乾兒子要了。你往後常來常住着。人那裡知道。連慌取了床上的錦被替他蓋了去。訖不題。誰知道這玉卿積年的乖賊。一心看上銀鏹。倒

不料師師先把我來姦了。雖然有趣。還不如銀餅一
 朶鮮花。又不知是甚麼滋味。聽了聽。正打四更。正月
 裡天短夜長。這小官跳起來。穿了个襖。粧去淨手。角
 門全不曾闔。院子淨悄悄。人都睡熟了。一直楚過東
 廂。那銀餅的小閣子來。原來銀餅思情。花心滴露。只
 把房門輕掩。那知道玉卿走來。輕輕啓戶。露的身子
 光光的。看那月色透過紗窗。照見銀餅解了羅裙。倚
 枕而卧。叫了聲冤家。我爲你費了一場心。怎肯罷手。
 上前一把按在忙解底衣。那銀餅故意星眼朦朧。低

聲問是誰那褲帶早已解開了。玉卿餘勇可賈不敢
猛進。只得加些津液銀餅扭了兩扭也就不言語了。
只見

蝶粉初開鶯黃未褪。顫巍巍花朵何曾經雨打風。
吹密匝匝雲叢略帶些水香。花氣初入桃源溪轉。
峰迴猶認路深探花澗波明石動漸通津。此處自
家知痛癢直教鯁入菱窰到來隨地任浮沉。真似
魚遊春水暮雨乍開三峽夢輕舟已過萬重山。
銀餅初破嬌紅玉卿不敢大戰。只得扶起鬢亂腰鬆。

下床來全立不住。脚玉卿抱起來唇臉相偎十分親。
熱銀餅忽淚下道哥哥你有心。奴有意只怕不得做。
常遠夫妻我又被你採去新紅。日後如何好玉卿笑。
道姐姐放心今日尋的這個主兒。全是個死樁把你。
不要過他家去。只在這裡和包月的一樣你媽媽又。
收了我做他的拐。咱兩個似水如魚。夜去明來叫那。
翟員外打着幌子。咱快活到了幾年。再做商議。這天。
下大亂有了咱一對夫妻。那裡不是過日處。銀餅說。
你既有實心和你月下賭誓。於是推開樓窗。雙雙跪。

願咒布
後

道月光菩薩。我兩人有一个負心的。死于刀劍之
下。賭咒已畢。玉卿還要再幹一度。銀餅護疼不肯許。
下改日另來罷。親唇嚙臂而別。不知後來翟員外與
銀餅結婚如何。有分教。月老檢書。添上幾層離恨。譜
風流續債。還他半世負心。盟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四

正法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二十一回

朱宗澤單騎收東京

張邦昌伏法赴西市

詩曰

髮枯身老任浮沉○
新事向人堪結舌○
汴宮花石成烟雨

更泥秋風好苦吟○
殘書開卷但傷心○
漢伏江山自古今

躍馬臥龍終草草

拍床不渡淚沾襟

單表這君臣父子爲人生五倫的大綱。父母是生養我的。畧有人心。再沒有肯忤逆他的。就不能大孝。到底是天性上一點骨血。生事死葬也還爲自己一箇體面。怕人說他是禽獸。只得勉強去做那孝的模樣。若論這個孝字。除了大舜文王也完不到十分上。只畧有幾分。也就是今之賢者了。只有君臣一倫。比這孝極是難的。因此忠臣義士到了國破君亡。要捨了性命妻子。替那國家出力。又有那強敵在外。我兵微

將寡敵不過外寇也是死。又有那奸黨在內忌我成
功。朝廷信了讒言也是死。做那太平的忠臣不過清
白守法。還是易事。只有那國勢將傾。君孤力弱。把這
一手擎天。不惜身命。明明破着一死報國。往前做去。
這纔是忠臣義士。所以諸葛孔明的出師表。郭子儀
單騎退虜的功。至今凜凜如生也。只爲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自古來史書上紀這盡忠死節的。能有幾人。
却說宋朝靖康之變。金人護二帝北去。高宗渡江。改
元建炎年號。這河北東京百姓。搶劫屠殺去了一半。

受本朝二百年恩養。誰肯順了金人。聽那張邦昌的亂命。或是哨聚山林。保守村落。千百爲羣。與金人對殺。那粘沒喝大軍。撤回止存了一營金兵。往來河上搶掠。這些百姓。立起大砦來。各尊出一箇頭目。遠近相連。不下幾百營。一先遣怕金兵的連環甲馬。如今一味野戰。只用大木棍棒。連盔帶甲。打下馬來。或用大斧專砍馬腿。使水濕透綿襖。爲甲箭不能傷。使長鈎勾住。拖下馬來。打個稀爛。弄的金兵不敢過河。這些百姓。膽越大了。從東京沿河一帶。都扎了寨。陷馬

此回爲
忠臣義
士說法
可補忠
經

坑和鹿角排滿了。因不聽張邦昌的號令。俱扯起大
宋建炎年號的旗來。又有山東梁山泊。招安後散了
的嘍囉。河北王慶舊日的草寇。湊成了一百餘萬的
人馬。豪傑響應。只不得一箇主將。無所統一。那時高
宗在建康。都御史趙鼎。特上一本。薦了副元帥宗澤。
因屢屢戰敗金人。連奏了七捷。手下名將強兵。還有
三萬餘人。使他留守東京。給張邦昌一道旨意。迎請
孟太后入朝。見駕。這宗澤自金人圍汴。同康王統兵
入衛。久負重名。一片忠心。也就是宋朝的孔明。唐朝

的郭汾陽了。建炎二年七月奉了旨，卽日上路把前軍分遣各路防守。自己只落得老弱軍不上一萬。這汴梁城大，如何戰守？何況這汴河遠近城堡有百十處，盡被金人拆毀。從前整頓無兵無餉，民逃地荒，真是無可措手。高宗又被江黃二人嚇的往南遷到浙江，還要下海，也是個孤注。分明把汴梁棄于度外，就是請兵請餉，也是無米之炊。當日同事有都統制曲端是個名將，與宗元帥一力同心，誓要報國復讐，迎回二帝。兩人商議說：東京搜括已空，城外人民逃盡。

畧有身家的。俱投入土賊結寨。俱從着河北太行山的大寇王善。不下一百餘萬。又不能征服他。如今外防金兵。內防山寇。孤立一城在衆圍之中。又少糧草。又無救援。此兵法所忌。怎敢輕進。宗元帥沉吟一會。忽然大喜。向曲統制說我的兵餉俱有了。煩將軍領軍先到汴梁。宣了旨意。使張邦昌奉孟娘娘回朝。我只要一百匹人馬相隨。自有調度。那曲端再問宗元帥笑而不言。屯營下帳。次日曲統制領兵去了。不題。這宗元帥見一帶河邊立的屯堡甚是堅壯。各有旗

○藩○上○寫○建○炎○年○號○就○知○人○心○不○肯○忘○宋○各○懷○忠○義○之○
心○只○此○百○萬○土○寇○若○肯○降○服○就○是○百○萬○精○兵○立○下○屯○
田○各○有○汛○地○不○強○我○另○去○招○兵○買○馬○心○中○計○策○已○定○
作○招○兵○檄○書○一○道○先○使○人○四○下○飛○傳○把○那○東○京○留○守○
元○帥○的○大○旗○使○一○人○前○導○只○使○百○騎○後○隨○俱○是○輕○裘○
軟○帶○不○用○兵○甲○往○太○行○山○一○路○穿○營○而○去○但○見○山○勢○
好○凶○

連○燕○帶○趙○接○岱○分○嵩○居○天○下○之○中○央○控○四○方○之○要○
地○山○勢○蜿○蜒○走○游○龍○峯○巒○出○沒○林○麓○彎○環○如○伏○蟒○

草樹陰深。千重紫翠。藏的劊子手吃膽剗心。百里
烟雲。隱着吃人鬼青頭紅髮。但尋常春碓油鎚。打
人爲糧。全似剗生的朱粲。但行動刀山劍樹。嬰兒
貫槩。不讓赤地麻胡。逍遙亂世惡魔君。掃蕩乾坤
真太歲。

却說這太行山大寇王善原係秀士出身。因欠蔡京
小總管李安的債。被他扯衣面辱。後來他把李安殺
了。投上梁山泊。因宋江受了招安。他却同着些嘍囉
不願去的。來河北和王慶一夥。坐第二把交椅。占了

太行山大寨。這時王慶死了。他見金人圍汴。二帝北狩。因此連合河北山東豪傑。四方響應。有二百萬人。馬各府有一大頭目。州縣村鎮俱有小頭目。立了烽燧。傳箭爲號。把金兵殺的全不敢過河。這王善常有報國忠心。只不得個道路。那日營中正坐。見有報來說。宗元帥親自招安。先送上檄文一看。

大宋建炎二年七月。欽差提調山東河北軍馬宣撫防禦知開封府事兼留守東京大元帥宗 爲
普天同憤。合力勦賊。乘時建功。立膺爵賞事。切照

可比駢
劉王檄

金人肆虐。蹂我社稷。二帝北轅。萬姓切齒。此臣子
不共戴天之讐。實英雄一舉封侯之會也。本鎮三
戰河北。王彥挫其前鋒。再進河東。劉衍擒其酋長。
敵之虛實已在目中。當國家之再造。非一木之能
支。今見兩河三晉。山東山西。雖寇騎紛紜。豪傑聯
絡。衆心成城。不下百萬。尚念我祖宗之櫛沐。不
忘天地之同讐。或據田橫之島。各懷魯連之憤。義
旗所指。何敵不摧。同心所攻。何怨不雪。本鎮親奉
俞旨。面賜虛銜。凡屬首領之大小。各安品級之尊。

形全刊有
卑○倘○有○奇○材○擢○以○不○次○前○所○迫○勒○一○槩○赦○謫○猶○恐○
徬○徨○岐○路○坐○失○事○機○本○鎮○單○騎○入○營○面○頒○賞○典○瀝○
血○披○誠○各○宜○鼓○勵○特○檄○

王善看畢。傳令大小頭目人人奮激。卽時忠義堂鳴起聚衆的鼓來。披掛整齊。迎接宗老爺。不多時只見宗元帥的帥字旗先到營前。下了馬。這王善率領營將二百餘員。俱盔甲鮮明。在路旁跪接。只見宗元帥綸巾野服。率領的家將。俱是輕裘短劍。緩緩而來。將到面前。宗元帥下馬。把王善扶起。說有勞將軍遠接。

真英雄也。叫王善上馬緊挨馬尾而行。到了大寨。三善把交椅公案安在正中。納頭便拜。說山野小人一時犯法。不敢下山屯聚。多年又不能替朝廷出力。致令金人內犯。擄了二帝。不能救援。在此苟延性命。不料今日得見天日。言畢放聲大哭。宗元帥說道。我國家因朝中用六賊。致的民不安業。失身爲盜。原不得已。今日將軍肯同心殺賊。以此百萬之師。可以直掃北庭。救回二帝。成了千秋名節。又受了封侯之賞。因何把這等一個英雄。付之草野。總因國家不能用人。

以致流落說畢。涕泣不絕。這營中大小頭目。并這些土賊們。人人淚下。個個思忠。都說道。早有宗老爺這
樣好人。我們不替朝廷出力。誰肯做這草寇。俱一齊
投順。受了招安。把王善面給金牌印。受了統制之
職。以下都監團練千百戶不等。就分了有五百張印
劄。銀牌五百餘面。一時間衆軍歡聲如雷。大開筵宴
。大吹大擂。留宗元帥三日。打點行裝。王善領十萬人
馬。隨宗元帥同上東京留守。宗元帥細看王善的冊
籍。遠近不一。足有百萬。還有山東河北三一二團營。

八十五小砦不在其內就發了幾路文書使王善家將各給令箭俱歸東京標下分守汛地各營屯種收糧充餉上本與朝廷免徵把這山寨所積金銀卽以養兵望汴梁進發不題且說曲端已到東京張邦昌接了旨次日一隻大座船請孟娘娘半朝鑾駕把宮人俱送上江南百十餘船邦昌說他讓了皇帝不肯僭位是古來頭一個忠臣定是封王封公揚揚得意一路上鼓樂喧天而去那日曲端差人打探元帥上太行山的信息有說道士賊不可招的勢大人多招

庸人之
見如此
多多

安了那有錢糧養他。有說道不該親入虎穴。恐賊心
難測。就是降了日後還要反叛。紛紛之說不一。待不
二日只見十萬人馬扎着大營。遮天映日的旗旛。漫
山募嶺的隊伍。來的好不雄壯。當初金兵圍汴。終日
求和。那有這一箇好漢來也不枉了前哨離汴。梁不
遠。扎下大營。選了五千精兵。和王善一班首領。前後
扎隊。隨宗老爺進城。那些百姓們。簞食壺漿。在路旁
觀看。纔知道宗元帥不費一兵一餉。單騎上太行山。
收了雄兵百萬。把那金人諛的離河退了。三百里後。

人有詩贊宗澤好處。

出師二表悲諸葛。

退敵單騎說令公。

國亂始知支厦力。

疆殘方見挽天功。

全身果可稱明哲。

授命何嘗盡暗庸。

自是頭顱人愛惜。

千秋頑懦笑孤忠。

這裏宗元帥上了疏薦了曲端爲大將。築壇拜了印綬。王彥劉錡岳飛楊進等一班名將俱在麾下。立了二十四箇連珠大寨。一千二百輛戰車。沿河兩岸俱是旌旗。一面開屯。一面戰守。把失去城池漸漸恢復。

殺的金人遠避不敢窺河。屢屢上本請高宗回汴。雖被奸臣所沮。這山東河北豪傑專等渡河大舉。指日可復中原。却說張邦昌同孟太后面了高宗。陞邦昌爲侍郎。後來李綱上本考劾順賊三案。把邦昌貶往潭州。因中秋入宮僭臥龍床。與華國夫人姦事。早被孟娘娘奏知。高宗大怒。先把李夫人詔送官獄勘問。那李夫人怎受的刑罰。又有當日在旁的官人面証。只得實實說出。因供了半臂通姦口詞。官中法嚴。不此外邊有許多刑罰。把一箇嬌滴滴美人用鑊釜火。

烘炙成了一段香灰。可憐明眸皓齒。今安在。暮雨朝雲。何處歸。有詩爲証。

玉面桃花粉黛香

當時錯認楚襄王

一朝骨燼塵灰冷

雲雨巫山枉斷腸

張邦昌已貶潭州。卽時差錦衣衛官用木籠盛了。杻械而來。原是實事。不用六問三招。只把當初伏事的官人一對。邦昌供了口詞。推上西市。釘上木椿。問了凌遲之罪。這百姓們恨邦昌受金人僞命。都來爭割他肉吃。這纔是奸臣的結果。正是三窟徒存。不救圍

堵之禍。鄙塢喪盡。難免噬臍之災。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四

淨行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二十二回

瞿雲峯義送月娘

韓搗毘路濟玳安

詩曰

十年多難與君同
白○首○相○逢○征○戰○後
行○人○杳○杳○看○西○月

幾處移家逐轉蓬
青○春○已○過○亂○離○中
歸○馬○蕭○蕭○向○北○風

汴水楚雲千萬里

天涯此別恨何窮

却說吳月娘小玉因尋孝哥到了東京寄養在給孤寺與蔡太夫人爲伴吃那些寺中米粥不覺一年有餘妙趣打聽着他師兄妙鳳已還俗嫁人去了自己又回清河只落得月娘在京各處打探竝不見孝哥踪影月娘幾番要死又怕孝哥還在因此柔腸牽掛待要回家那得盤纏況且沒有妙趣領着路上如何行走因此愁成一病偶感瘟疫大行東京之人十死七八倒虧小玉捧湯捧水過了一月纔得平復那蔡

夫人又病了、八十餘歲的人、又没人服事、月娘終日替他煎湯捧飯、到像服事公婆一般、可奈老人命壽已盡、到了半月以上、嗚呼哀哉、這夫人生經宦地多榮貴、老死空門、少子孫、一時間忙的個寺裏長老心焦、沙彌步急、說道這夫人又無子女親戚、棺槨衣衾從何而來、忽然想起他家總管翟雲峰、先同蔡太師流貶在江西、後來把他取回正法、翟雲峰替他收葬一畢、因金人亂了東京、就投在張邦昌衙門裏、做了個書辦官、依舊體面起來、決不知他家太太在寺中。

快使人傳與他知。必然來此照管。卽時使小和尚找到府前。問了他家。叫開門。雲峰見個和尚。只說是化緣的。纔待問他。只見他說。蔡老爺家太太。在寺裏故了。這翟雲峰。雖久在權門。也還有些人心。卽忙取出幾兩銀子。在身邊。往寺裏走去。長老接着。細說一遍。纔知道太夫人。在已年餘。到了延壽堂中。老夫人。停在床頭。穿着破布百衲的皂直裰。項下一串菩提子。數珠。面色如生。如坐化的一樣。不覺悲啼。落淚焚香。叩拜已畢。取出十兩銀子。買口松板壽器。怵了二日。

把太夫人送葬於寺後。待太平再回舊家墳墓。到了送葬之時。見有婦女二人。扶棺甚痛。翟雲峰身披重孝。不及細問。喪事已畢。細問長老。蔡宅經此抄籍。全沒親戚在京。此是何人。哭得哀痛的好不急切。長老細說道。是前年有一清河縣人。說是他夫舊日做過提刑千戶。來此找尋兒子。不能回家。和老夫人在此作伴。已近二年了。因此悲痛。這翟雲峯一聽說清河縣提刑千戶。就想到西門親家。是我好友。莫非有些來歷。又不知大亂以後。他家消息何如。因請月娘出

來要面謝送喪之情。月娘原不知是翟雲峰。只得出來相見。雲峰行禮拜謝相還。因問月娘何事到此。月娘眼淚雙垂。因說係清河千戶西門慶妻吳氏。自先夫死後。止有一子。因遇亂分離。聞說在東京一路尋來。得遇老夫人收留作伴。就如母子相似。同居年餘。今日他老人家拋撇去了。怎麼不痛。如今夫人既去世。我是個外路婦人。也不好在此久住。只得別尋去路。又沒個男人如何回的去。說着淚落如雨。雲峰聞言已畢。上前深深一揖。道老盟嫂。不知我就是翟

雲峰當初西門親家在世。俺兩人親如兄弟。義比雷
陳。怎麼知道今日老嫂你流落到此地。既然相遇。一
切事俱是小弟身上照管。今晚便使人接過去。那邊
住着。月娘也就如久旱逢甘雨一般。上前又謝了雲
峰。一揖而去。到了家中。和老婆說了一遍。也甚是悽
慘。說這等一箇富家。如今妻離子散。在個寺裡吃粥。
你使迎兒先去看。了。再自己去迎他來家住。幾日。送
他回去。得個伴纔好。只找不出這個伴來。翟雲峰極
有道理。打掃一個院子。一口淨房。安置月娘不題。却

說月娘見了雲峯。不免喜出望外。和小玉商議說道。只怕他是京師人。做個虛體面。如肯來照顧就好了。小玉道。如今人有良心的少。一個應二花子。日日受咱的恩。到了難中。還不肯借出一個錢。買個饅饅給孝哥吃。休說人生面不熟的一個京裡人。當初爲韓道國家閨女。結的是乾親家。如今小愛姐回去。另嫁了。和咱甚麼着急的親。一言未盡。只見一個盤頭的丫頭。捧着一盒子大米。又是一盤點心。一盤豆腐乾。進來給月娘磕下頭去。道。俺奶奶待來看大奶奶。天

晚了。明日來使轎子接過去。月娘忙忙的收了賞了。他五十個錢說多多拜上了頭去了。明日雲峯的娘子坐了一頂小轎。又抬了一頂空轎來接月娘進的寺來。先使了頭來說月娘迎出去。見翟雲峯娘子四十餘歲。白淨面皮。腰粗臂厚。胖大身體。上穿着天藍云段衫子。下繫白綾拖地錦裙子。兩隻小小鞋兒。說的一口京話。滿面和氣。進來討毡。要行禮。月娘不肯。平拜了。小玉前頭問長老討了茶來吃了。卽時請月娘同行。親家長親家短。一似熟了幾年的一般。月娘

只得去謝了長老。同小玉上轎往翟雲峯家來。雲峯在門首迎候。進去作了揖道。親家只管放心住。我一邊去找公子的信。一邊打探有上臨清的舡。好送你回去。只要個伴去。我才放心。不然我就使人送也不打緊。月娘千恩萬謝。雲峯不好相陪。辭別出外而去。有詩贊雲峯義氣。

莫道長林霜雪深
平原好客知誰是

一枝猶有歲寒心
多半悠悠行路金

翟大娘和月娘吃了茶。就炕前放下八仙卓子。知道

月娘吃齋。兩碟甜食。冰糖粘的茶葉。兩碟細果龍眼。核桃。大娘子使筯送過來。月娘也沒動。就是四大碗素菜。一碟油醋燒的白菜。一碟醬炮麵筋。一碟油燻的水茄。一碟炒香椿。兩盤油饅餛子。又是兩大碗蒸的粳米飯。一道粉湯。月娘吃飯。小玉自去厨燒上。吃了飯。畢。大娘子讓月娘過東屋後。一個獨院子。三間正房。一個葡萄架。好不清雅。鋪設的桌椅床褥。件件俱有。月娘看看。翟雲峯家光景。

宅院兒不大不小。還有富貴家風。器皿兒有舊有

新多是亂離置買。水山雖倒。門前車馬尚嘒。綿
力猶存。眼底人情多朴厚。雖然僕役。權門使。猶勝
衣冠陌路人。

月娘每日與翟大娘說些閑話。纔問道。韓家孩子爲
甚麼着他回去了。翟大娘笑道。親家你還不知道。這
丫頭一家沒個有良心的。他爹因沒兒。尋妾托着親
家送將來。抬舉他的金燈樓環子。四季衣服。大皮箱
盛着。因他老子來京投他爹。連忙拿出五百銀子來。
着他開個銀舖。不想因宅裡老爺有了本。叅着貶了。

他知道俺家有了事。就拐銀子和女兒連夜去了。那件待他不好來。月娘說遇見他在金兵的船上。和他娘在一處。翟大娘道。這人終不得好。一處無恩百處無恩。就是金兵也是個人。將來還作下了這裡閑話不題。却說翟雲峯忽聞的宗元帥文書到京。要張邦昌上江南。請孟太后和這大小宮人。并宮中器具。都要上船。大船以外。少說也得百十隻中號船。翟雲峯想了想。和船家講了。艙口不拘那個船上。送到月娘臨清。離家百餘里。就是他家清河縣了。又是官船婦

女極有體面。再沒有這個機會好了。忙來和月娘商議。月娘恨不得一步到家。找尋孝哥的信。悵悵謝了。翟雲峯原有體面。又歷練事體。就和管船的太監說明。在第十二隻宮人船上。給了一個艙。連米都是稍公的。做了五兩銀子。月娘還有幾根簪子。這一向也盤費了許多。取出兩個金戒指。重五錢。金頂簪二枝。重九錢。叫翟雲峯去打發船錢。翟雲峯那里肯收。道小弟就窮了。也還顧的起箇艙。着你使錢。不如我不管了。月娘只得收回。到了臨行之日。擺了一卓素菜。

與月娘換了一身細絹素衣。小玉換了布襖。送上了十兩雪花紋銀。翟大娘子親送到月娘船上。千恩萬謝。洒淚而別。宮人上完了船。等太后的座船到了。纔隨後次第而行。如魚貫相似。張邦昌的大官船。吹打放砲。押後緊隨。月娘去了半月。離臨清三百餘里。忽然來報。金兵從山東濟南破城了。來臨清要截取太后宮人的船。說的小公不敢前進。就從小河口有一條湖水通淮河。改了路。不走臨清。上宿遷沐陽一路而去。這月娘又不敢下船。怕遇金兵。只得隨船南去。

義僕着
眼

再作商議。正是風飄蓬轉隨南北。人似鴻飛少信音。
按下月娘南去不題。却說玳安因西門慶托夢。說是
月娘在東京給孤寺。要來京找尋。又到薛姑庵裡問
信。留了話。那龔婆子聽了。只說玳安起了身。其實玳
安各處探問。還沒起身。及至月娘行後。又到庵裡去
找龔婆子。又說月娘妙趣一路去東京找你去了。這
玳安纔往東京一路而來。茫茫大路。密密人烟。那裡
去問玳安。真是個義僕。若是別人。有了那宅子裡五
百兩銀子。那里成不的人家。還來尋那主母做甚麼。

是官是賊

離臨清去了幾日。正行間忽見金兵在河上攔入。玳安走的又困又乏。那里去躲。說不及話。被番兵赶上。叫他跟馬。不敢不跟。原心裡安排到夜間走了罷。不料夜間和拿的這些蠻子。一條鎖拴着。交給一個鎖頭上的。去了一人。那十人俱死。因此走不脫。到了天明。只見一員番將。坐在帳點名。打扮的好不齊整。玳安看了。看不是別人。這不是韓二。搗鬼麼。他做了賊。幾時又投了金兵。做了將官。心裡又喜又怕。喜的是撞着熟人。不肯护了我去。說的他心軟了。必然放我。

怕的是前番叫我入夥。和他做賊。我半路裡走了。他又撞着我。一時怒了。殺我。可怎麼處。正自尋思。把頭扭着。只推看不見。那韓二早認的他了。笑道。你不是玳振寰麼。玳安忙陪笑。跪下道。我又來。及你了。我因俺家主子沒有信。我怕你留我。纔偷走了。如今俺主子在東京。要去接他去。你千萬看些舊情。韓二故意道。我好好留你入夥。要依我說。如今已做官了。你自去了。今日又落在我手裡。把牙咬着道。拿了去殺了罷。唬的玳安磕頭沒命。只叫韓爺饒命罷。千萬看

俺韓大嬖子面上。他老人家從來待的我好。只這一
句韓二忍不住唾的笑了。跳起來道。你道不害怕。怎
麼就這麼個嘴臉。一把拉起來道。我哄你哩。說的玳
安只管哭起來了。韓二拿了一壺酒。一塊羊肉。給他
吃。那里吃下去。玳安纔和韓二說。他因月娘孝哥不
見了。找了一年。才有了信。在東京給孤寺裡。如今要
去接他去。不爲這主人家的舊恩。那里不是吃飯處。
我還求不出你這引進來。韓二點了點頭。說你還是
個好人。這也不枉了西門官人家養你一塲。我擁撮

你去罷。卽向荷包裡取出一定銀子來。有四兩。送與玳安道。你往東南上去。怕明日打圍。別人撞着你。再不能勾脫手了。玳安纔謝了他。把半酒吃畢。如遊魚脫網抱頭而去。不一日到了東京。問了給孤寺長老。說月娘在翟雲峯家接了去。及到雲峯家。問信他認的玳安。連忙待了酒飯。才說月娘去了一月有餘。上臨清下船。你快去趕。這玳安長嘆了一聲。只得再出東京。遶回舊路。正是北斗星稀。水底連天。十四點南風雁。杳月中帶影。一雙飛。未知玳安走上月娘何處。

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通
了
弄
清

續金瓶梅後集卷四

遊戲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二十三回

翟員外大撒買花錢

鄭玉卿穩吃新紅酒

呂祖沁園春詞

火宅牽纏夜去明來。早晚無休。奈今日不知明日
事。波波劫劫有甚來由。人世風燈。草頭珠露。幾見
傷心眼淚流。不堅久似石中迸火。水上浮漚。休

休聞早回頭。把往日風流一筆勾。但麤衣淡飯。隨緣度日。任人笑我。我又何求。限到頭來。不論貧富。着甚干忙。日夜憂勸少年。把家園棄了。海上來遊。單表人世上。一點情根。從無始生來。化成色界人。從這裡生。還從這裡滅。生生死死。總從這一點紅白輪。迴不斷。要依佛法說來。盡該滅除。是把造物生人的路絕了。那如來還有摩耶夫人。老子豈是李樹下生的。仲尼聖人也不該生下伯魚來。這段大道理。自聖聖相傳。原不曾說絕欲。只說個寡欲。所以老子說有。

天人三
教無此
直截

欲以觀其竅。伏羲的易經。乾坤二卦爲首。一陰一陽
之謂道。那關雎首章。講那淑女好逑。寤寐琴瑟。豈不
是段色心。大學誠意先講好色。豈不是箇人道。依佛
經上說。忉利諸天人。以目成胎。還有欲界。何況凡夫。
生化的源頭。乾坤的正位。須從夫婦男女中造端。人
人色心。豈不是天上帶下來的。從魂魄中生精髓。又
從精髓中生出魂魄。乃成人道。把精髓弄竭了。魂魄
沒有根基。又把魂魄弄竭了。精髓沒有存留。乃成鬼
道。精髓化爲魂魄。魂魄化成精髓。乃成仙道。魂魄化

到無魂魄處。却處處是魂魄。精髓化到無精髓處。却處處是精髓。乃是佛道。魂魄不離了精髓。隨他消息。精髓日守其魂魄。全了性命。可生可死。是吾儒家聖道。只此道理。不着大聖大賢。叅不透玄關。凡夫無知。憑着那一時快樂。兩物交合。從一竅至膀胱。從膀胱至命門。傍有一小孔。透入夾脊關。直接玄元精腦之府。搖蕩鼓摩。相火燒動。一身精腦。直貫尾閭。不覺真水浸淫。自上而下。精出眼閉。火烈水騰。分明是箇死界。只說是人世上第一樂。不論甚麼樂事。比不得這。

個滋味。把這男女媾精。造出許多罪孽。因此盜色偷情。姦殺貼騙。變做淫殺輪迴。地獄中第一大案。如蜂偷花。如蠅鑽糞。但見香羨。那知元陽真性。漸漸枯竭。多有中年不壽。未老先衰的。回頭年少風流。真成一夢。看我這心愛的。美人也變做了雞皮鶴髮。真可哀歎。如今講金瓶梅公案。說李瓶兒化生報應因果。只得粧點出淫樂光景。引誘世人參悟。恐又落了導欲的淫書。反添口孽。因此講出一段道學。雖然爲少年所笑。他到了六十歲。腎枯陽痿。自然要說我講的不

迂閑話閣起。且說鄭玉卿因來替翟員外提親送禮。和李師師勾搭上了。月夜去到銀瓶卧房偷採新花。二人誓結同心。無人知覺。依舊宿在書房。天明洗面。整衣悄悄而去。回復翟員外的話。到了他家。還不會起來。在前廳坐着。翟員外忙披衣而出。道你來的恁早。是在巢窩裡表子家宿來。玉卿搖頭道。我如今還幹這營生。也不是人了。來替你報喜信兒。你先說把甚麼謝我。翟員外笑道。那事有幾分了。等我家去梳了頭來。一面分付小廝安排早飯和你鄭大爺吃。笑

着進去了。待不多時。翟員外打扮新服。搖擺出來。甚是鮮明。穿一套荔枝色漏地皺紗直裰。玉色線羅銀紅京絹的襯衣。頭上烏紗方幘。漏出那赤金龍頭簪兒。巾上斜簪個琥珀漢玦。薰的香風撲鼻。與玉卿作揖謝了。小廝排下八仙卓兒。吃過一盃松子仁茶。就是小金鍾牙筯兒。一副手盒。無非南果糖食。鷄纂鴨卵。鱸魚海鱔。件件精緻。酒過數巡。就問起往李師師家送禮的事來。玉卿道。你且吃一大盃。我纔肯說哩。卽取過一個茶盃。滿滿斟了一杯麻姑酒。那酒又香。

又辣翟員外一飲而盡笑着道你可說了罷玉卿道
昨日送禮原說探探口氣誰知這等順溜也是哥的
喜事臨門該是姻緣撮湊就留我在書房裡吃了便
飯我才把哥的門第家道人材名望件件誇贊了一
遍李師師起初全不吐口又是五千兩三千兩一味
海說依他說的也有些正理他道我如今四十的人
了沒兒沒女只這一個女兒比我親生不同招個好
人家就是我養老的一般名說是嫁了女兒講些財
禮只是傍人體面好看論起情來有甚麼多少原不

餓秦之
声

比那娶嫁孤老表子的。日後我老了。這幾個丫頭都
嫁了。我就隨着銀餅過日子。連我的身子和這些家
事。還待那里去不成。我如今因皇上曾親幸過幾番。
天下人誰不知道。我是嫁不得人的人。也不敢娶我。
就終來老在這個門裡。我也不肯低了我的門面。這
銀餅又經皇上選過一番。雖沒進宮。也是有名器的。
女兒比不得泛常梳攏人家箇粉頭。只我這個女兒。
姿色才貌。文墨絲絃。件件精通。就是蕪杭兩京。娶這
個瘦馬。也得一二千金。休說我這一分家事。不要說

穿戴的金珠寶石。只這古董玩器。還值三五萬金。送的財禮。將來還是他的。只好替他收收。叫人好看罷了。說道此處。玉卿不言了。使眼看翟員外。只見他好似一似酒醉的。螳螂全動不的了。只把眼兒瞪着。沉吟了半晌。道他說的也有理。如今可怎麼樣。玉卿把嘴啞了兩啞。道依小弟說。如今這件事。不是小可。這李媽媽身子和家事。連銀餅。他要揔尋一個好主。就要土上土下。全全的交付給這個人。少說也置幾萬銀子。一棒打着兩個鴛鴦。那李媽。看中了纔許親。連

他○都○嫁○在○裡○頭○只○是○不○好○說○出○來○罷○了○除○了○哥○那○有
這○個○好○主○如○今○咱○拿○着○他○的○拳○頭○打○他○的○眼○雖○把○銀
子○幌○上○眼○少○不○得○還○是○咱○的○他○見○小○弟○說○哥○十○分○忠
誠○比○不○的○串○巢○窩○的○浪○蕩○子○弟○他○就○喜○的○極○了○看○着
小○弟○眼○裡○酸○酸○的○說○道○遭○這○樣○亂○世○也○要○早○尋○安○身
的○個○去○處○當○初○朝○廷○在○日○還○有○些○體○面○今○日○不○知○明
日○事○但○得○小○女○成○了○親○我○也○就○全○家○要○去○過○日○子○圖
下○半○世○的○快○樂○只○這○幾○句○就○是○他○實○心○了○他○不○十○分
要○嫁○還○不○肯○說○出○這○話○來○哥○你○再○自○己○酌○量○小○弟○不

好開目

過騙你的喜酒吃。難道你那快活時。一箇傾城的絕色。和一箇半老的佳人。肯着小弟打個頭兒。也就勾了說着跳起。這翟員外着實打了一下。玉卿故意的跑說不多時。翟員外催飯來。撤了手盒。就是一碟炖的稀爛猪蹄。一碗蘑菇小炒的笋雞。一碗醬燒的大方東坡肉。一碗炖的雞子膏。又是一碗汴河裏大鱔魚。一碗生斫小炒大螃蟹。兩盤蒸酥果餡。俱用大官窩五色御膳碗。是新出宮的。各人一碗上白米粥兒。兩個家童不住添換飯罷茶漱了口。這翟員外一似

着了

三回
走妙絕
筆法

蛇鑽了五竅。心裏又癢。又悶。不住的在廳臺上來回。亂走。玉卿又道。你定了主意。應承不應承。咱好回他。話去。人家一箇黃花女兒。是輕提的。咱回不對也。教他笑。咱不是行家了。說着。翟員外也不答應。遶院子亂走。住一回。翟員外道。畢竟得多少財禮。纔完的事。玉卿道。哥你嫖了一世。還等人說你風月兒。那件不在行。來問道。小弟只估估他這家人家。可是輕開口的。到不如就推件事。早早辭了。罷員外笑了。笑。搖頭往院了。裏又亂走。全不言語了。玉卿故意要去。

下臺子來。翟員外又拉回去了。把玉卿拉在一箇小
小書房裏。道依他口氣。實指望多少。玉卿笑道。小弟
愚見。這樣大眼的科子。騙過朝廷的人。你我些小如
何動得他。就極省費。也得二千上下。使用他也得千
金的陪送。咱就費了些。我還尋出個法來。叫他倒貼
出來。不難。翟員外忙道。怎麼樣倒貼出來。玉卿道。等
下了禮成了親。你說要娶回家去。他定然不肯。你就
依着他說。放在他家裏。少不得你是女婿。他是丈母。
一家大小。那個敢不來服事你的。你這些飲食茶水。

余是自
為之地
以便倫
情

跟隨的人役少不得他應承管待。就小弟們到了，少不得他供給。一半年和銀瓶熟了，他家裏古董玩器，你那件取不了來。這李師師錯笑了，枉是個積年，若是小弟情願不肯娶過門來，我只在他家和招贅的一般，弄犯了這老鴇，隨着我手轉，他連身子都屬了我的。甚麼一千二千兩都要貼出來纔罷。幾句話說的翟員外眉花眼喜，怪肉麻起來。道你說的中聽，只怕小弟沒有這個造化。玉卿又道：世上有福的事，偏尋上門來。平白的得人三五萬家事，和兩箇美人。這

是件小可的麼。玉卿見翟員外有幾分依從的意思。又催促道。李媽媽昨日使我午間回話。常言道。提姻親如救火。只一歇手。他前後打筭。不得咱的便宜。就不依了。如今只講就財禮。立了婚單。一筭盤秤過去。再改不的口。翟員外道。小弟這里也沒有這許多。若是一千銀子。別的金珠尺頭。打筭個千五之數。還勉強的來。玉卿搖頭道。成不上來。還要添些好。一面說着。往外又走。翟員外又拉下了玉卿道。我替他笑來。你去下禮完婚謝親。還有他家的親眷。添箱的。進喜。

的也得十數席酒。這些賞錢喜錢也得一二百兩銀子。再替他全包了。添上二百兩。共湊一千二百兩之數。他若不依。小弟跪着央也。央他允了。咱破着花這些銀子。到底有回來的日子。說的翟員外依了。就叫取曆頭。定個下禮的吉日。一總去說成了罷。恐怕更改了。取了曆頭。看的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禮。二月十五日完婚。花朝大吉。不寒不煖的。玉卿還道日子近了。說着話往外走道。我去探探。還怕不依。大踏步去了。不題。却說李師師自那日收用鄭玉卿。見他伶

刺垂滑。又在子弟行裏透熟。風月頑耍。無一不妙。因他天明早去。不等梳頭。免了外人看破。十分在行。那半夜裏入花園偷了銀瓶。他那裏想的。到過午以後。纔梳洗停當。鄭玉卿早在客位坐下了。頭來說。鄭二哥來回話了。喜的師師。忙叫請進書房來罷。自家人還傳甚麼。玉卿抖抖衣裳。忙作揖謝。昨日大擾。費娘的情。說着兩個涎眼。看着師師。只管笑。師師也着袖子掩着口笑道。二哥你嘗着滋味了。來的好勤。不一時吃了茶。玉卿挨近前來道。銀姐的事。有幾分成了。

把翟員外許了一千兩銀子。五百兩的穿戴說了一遍。又說道。娘若嫌輕。兒子再使他包席面。添上二百兩。也是我的一點窮心。借花獻佛。不枉娘抬舉我。咱如今沒有肱臂往外折的。說的師師喜了道。這箇不許過門的話。講過了。不曾玉卿道。娘你不消先說。兒子和他說過。着他來求着咱。還要扯硬弓哩。師師喜道。多累哥哥。還叫過銀瓶來。說他知道。即使了鬢。叫姑娘去。說道。鄭二哥來提親了。却說銀瓶昨夜破瓜。睡到午後才起來梳粧。聽見叫是鄭玉卿來了。又喜。

五二借字
教着考
的後人着

又羞。怵怵勻了臉。下樓來書房相見已畢。坐下了。師先說道。你謝謝鄭二哥提了親。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禮。二月十五日過門。銀瓶害羞把臉扭着笑了。笑不言語了。師師又要留玉卿吃飯。不肯住下道。我回他話去。師師送至外廳。銀瓶回去不提。話不絮煩。到了正月二十八日。翟員外安排僕馬齊整。衣服華麗。請的官客是張都監。吳春元。及一班兒幫閑子弟。鄭玉卿。王三官。孫寡嘴。張斜眼。都借的鮮明衣服。叫了兩班吹手。將着食盒。羊酒茶食。細果。一樣簪花結彩。

大吹大打。上門兒去。師師家大廳備了六席。請了李武舉奉陪。取過禮帖。拾過食盒來。一看却是二十個大元寶。金釵金鐲。裙帶攢領。珠箍環珮。一件不少。外有散銀二百兩。用一書匣捧着。爲席面之費。衆人也自心驚。誇員外揮金如土。這才是個子弟。師師把盞安座已畢。去收禮。這鄭玉卿賣弄他的慇懃不住的。往後亂走。替銀瓶收簪環。抱几頭上來。下去往閣上亂走。俱送在銀瓶櫃箱裡。故使師師不疑。以便來往。師師安席而去。這些來客。見此大禮。原要盡歡。先是

家樂巫雲見六人唱畢又有四個小優兒唱了一

套錦堂月。

綉幕紅牽門楣綠繞春色舊家庭院烟霧香濛笑
出乘鸞低扇似朝陽障袂初來向洛浦凌波試展
合神仙眷看取千里紅絲百年歡燕

幸然王母池邊上元燈半縹緲銀鸞光現一飲瓊
漿藍橋試結良緣吹簫侶天借雲迎飛瓊珮月高
風轉

合前

兩下笙歌簇湧。衆侍女扶出銀瓶來。席前鋪上紅絨大氍毹。朝上拜了四拜。打扮的天仙相似。不消說金釵玉珮。銀瓶拜畢回去。員外捧出一對大紅麒麟金緞。紅絨繫着。白銀二十兩。做了拜錢。前廳唱鬧飲酒。點起滿堂燈燭。把個翟員外醉的似泥人一般。衆人們替他簪花打喜。鬧成一塊。天至二更。那里肯散。那鄭玉卿知道東角門一條衚衕。直至花園推去淨手。悄悄推開銀瓶閣子。正然夢卧。把兩脚高擎。就着床褥。這一次比前番不同。情實已開。排闥而入。銀瓶知

道此味也不做客。

春水溶溶月一塘。

中含荳蔻似蓮房。

溫泉欲漱玲瓏玉。

瑤柱中分細碎香。

絳蘂難容雙蛺蝶。

白波時泛兩鴛鴦。

也應細柳風前怯。

無奈嬌鶯喚阮郎。

玉卿洩過一次。忙忙楚至前廳。衆客歡鬧不休。師師出來送了大杯。方才起席。翟員外又費了許多賞賜。正是歌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不覺到二月初旬。李師師着鄭玉卿過來。要講過在京師買下宅子。才許。

過門。一時無宅。且在師師家住。翟員外俱依了。師師家也打造了許多珠翠。裁剪了半月衣粧。書房東邊。原有一座退廳。中間打上木壁子。安床糊壁。十分潔淨。翟員外做了臥房。二門外邊開个角門。使他家人出入。俱不許進師師內宅來。那園中小閣子。原是銀瓶內室。依舊自己住着。外人不得到的。一一安排停當。到十五日。翟員外自己催粧。打扮錦上添花。坐着轎子。吹打燈籠。抬着酒禮。和親迎一樣。還是一起幫閑的陪着來。李師師家依舊設的大席。鼓樂喧天。吃

到天晚客散才扶出銀瓶來入帳。這些幫客怎肯早散。鬧至初更。拿起燭來。玉卿推淨手。往後直走到師房中。假說翟員外明日謝親。問問娘要甚麼禮節。他好治辦。看見銀瓶穿着大紅縐紗底衣兒。銀紅比甲。緊緊抹胸。坐在床上。使巫雲一班丫頭。那裡開面修眉。見了玉卿進來。忙躲不迭。師師笑道。眼前就做新人了。還胭脂甚麼。玉卿說完了話兒。師師手忙脚亂的收拾箱子。取頭面看首飾。他就丟了个眼色與銀瓶。銀瓶早知見玉卿去了。不一會粧去閣下洗浴。

洗浴已畢。自己把園內角門開了。却開外廳的角門。嗽了一聲。玉卿有心聽着。趁衆人鬧裡。走過角門。用手牢關。這銀瓶方才浴畢。穿着抹胸。繫着紅紗褲兒。兩人熟了。也不打話。依舊弄起來。這番已是三偷。阿母仙桃。不比桃源初入。漸近自然。不敢久貪。一洩而出。已替翟員外掃開鳥道。三千里。先到巫山十二層。銀瓶道。今夜沒有新紅。如何是好。只見玉卿笑嘻嘻。袖中拿出個白綾汗巾來。是用新雞冠血染了三四塊。上邊叫聲姐姐。我已預備多時了。銀瓶喜之不

盡。玉卿怵怵入席去了。到了前廳。大叫道。這些人通不在行。再不起身。各人罰一碗涼水。那有這些酒。明日來驗紅吃酒罷才去了。單表這銀瓶開了角門。自己去到師師房中。打扮已畢。穿一件大紅金麒麟紵絲袍。繫一條錦欄邊荳綠花綾裙。腰束着玉玲瓏嵌寶石瑪瑙金鑲女帶。下垂着金耍孩倒垂蓮的裙鈴。橫領披肩。宮粧錦綉。頭上鳳釵高髻。足下鳧舄輕挑。真是姑射仙人。飛瓊青女。這些十個女樂。濃粧艷服。各執簫管篪篴。吹打擁至。與翟員外交拜了天地。才

送到東書房。擺設的錦帳紅紗。燈燭瑩煌。銀瓶上床。端坐。燈下細看翟員外。見他寬額凹鼻。鬚鬚大口。生的腹如垂瓠。面如黑棗。可憐我怎麼嫁到他手裡。虧了鄭玉卿哥哥和我成了親事。把這廝當做個外人流罷了。只今夜怎樣和我同寢。思想起來。不覺淚下如雨。那翟員外見銀瓶落淚。只說是個新人怕羞。那知他三過其門。別有正主。員外上前溫存。用手一攬。被銀瓶一推。險不跌倒。員外見他不喜。勉強替他解衣。還要細看。被銀瓶把燈吹滅。連衣而寢。銀瓶生怕。

覺撒待員外纏到四更。略一放手。被他按住。勇往難當。原來老翟陽物原大。就是少婦常不能容。况銀瓶天分緊縮。玉卿原不敢狂放。此番幸有殘瀝在中。可以少寬。那員外情濃意渴。直入重門。那得不痛叫起來。員外只道是金珠真實。那知已是破確子。吃了些殘盤。做個玉卿長班罷了。到了天明。這些幫客早已到門。大喊要喜酒吃。師師也差人討喜。只見銀瓶藏着一方汗巾在袖中。再不肯放。被巫雲來奪了去。大家婦女笑成一塊。那裡知道這等巧事。翟員外出來。

妙絕

讓李師師行禮。受了他一拜。前廳擺酒。留衆客驗紅。酒至三巡。只見巫雲姐用一個螺甸漆盤。捧出紅來。員外來奪。已被玉卿搶在手裡。衆人觀看。但見

海棠着雨新紅亂點胭脂。杜鵑隨風夜月啼殘口。
血燕語聲嬌。假意兒粧成門面。罵啼舌怯。真情兒
另有相思吃。殘蝴蝶麵。借你羅篩。醉倒杏花村。勞
君賣酒。

衆客驗紅已畢。把翟員外罰了三大碗。說他無情太甚。員外又封了二兩銀子。賞了巫雲。這里連住了三

辭

宿銀瓶只推來了。月水就退入內閣。再不出來。等鄭玉卿去了。正是東園。取酒西園醉。摘盡枇杷一樹金。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四

淨行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二十四回

留○高○僧○善○士○叅○禪○

逢○故○主○義○僕○得○信○

詩曰

休○話○誼○譁○事○事○難○

山○翁○只○合○住○深○山○

數○聲○清○磬○是○非○外○

一○個○閑○人○天○地○間○

雲○破○月○來○花○簇○簇○

草○香○花○發○水○潺潺○

無人肯與羣公道。岩桂高枝正好攀。

前說衆生色界痴貪淫妄。流轉輪迴。因是凡根邪種。自然墮落苦海。若是脩行人。自然聖有聖根。仙有仙骨。從生天下界。已有幾分出世的因緣。在那骨性裡。就如那蓮花生在泥裡。到底是染污不了的。單表那吳月娘因好佛法。懷胎時就講經聽道。後來生下孝哥。就有些胎教。因此天戒不吃葷腥。時常敬奉菩薩。從四五歲。偏要買箇泥佛來燒香。也學着和尚們行。那五體投地的拜佛。閑常去把土泥做箇寶塔。頑耍。

偷把月娘的數珠帶着念佛。月娘小玉常笑他道是
個和尚托生的。那知他實實的做了和尚。在觀音堂
出家。雖是大亂。母子拆散。被應伯爵掠賣。原是他命
該成道。不遇了大難。誰肯把兒子送入空門。單表他
八歲爲僧。遇着長老收爲徒弟。起了法名。了空。這長
老不是別人。就是吳月娘那一年上泰山燒香。遇見
的雪澗禪師。曾蕙眼觀見孝哥。是羅漢一轉。後日該
主持正覺。化他出家。月娘曾許口爲願。因此雪澗禪
師乞化到此菴中。接引孝哥。一住了五年。纔得遇合。

這○是○西○來○大○事○因○緣○不○同○小○可○自○那○日○收○了○空○為○僧○
就○教○他○念○經○識○字○拜○佛○焚○香○到○了○三○年○以○外○了○空○經○
法○俱○解○教○典○全○通○教○他○習○學○戒○行○或○是○村○市○乞○化○挑○
柴○掃○糞○灌○菜○汲○水○開○地○鋤○田○了○空○年○紀○雖○小○隨○力○苦○
行○歡○喜○受○教○這○雪○澗○禪○師○就○知○他○是○內○外○圓○通○戒○慧○
具○足○的○一○個○羅○漢○善○果○後○因○金○兵○劫○殺○觀○音○堂○在○大○
路○旁○不○得○習○靜○就○領○着○了○空○習○學○行○脚○且○說○這○行○脚○
二○字○如○何○參○解○有○東○山○演○禪○師○語○錄○
大○凡○行○脚○須○以○道○心○為○重○不○可○受○現○成○供○養○等○閑○

過日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頭額上。每日十二時中
裂轉面皮自己討箇分曉。若只隨行逐隊打關過
日。閻羅老子打筭飯錢不是耍處。要時時檢點。那
是得力處。那是打失處。走遍天涯自有到家時候。
不可向蒲團死坐。雜念紛飛。轉起轉興。須要猛着
精采。提起一箇無字。晝夜叅詳。此處解免不下。悞
了一生。纔有煩惱。卽是煩惱。意入心。纔有歡喜。卽
是歡喜。魔入心。種種禪病說之不盡。偈曰

瞻風撥草離家時
細雨長途好護持

着眼

一鉢千家飽飯後
脚頭到處着便宜

方丈前頭掛草鞋
流行坎止任安排

老僧脚底無南北
肯把骷髏在此埋

行脚一年了空因念母親月娘沒有信息未知亂後
生死存亡雖是出家不可忘母要拜別師父回清河
縣來探信就如目連救母一般不盡人倫怎能成道
雪澗禪師因了空年幼今年纔十二歲如何出得門
只得再回錫杖使了空擔負衣鉢一路又到本菴那
知大兵屢過燒得大殿皆空把一尊大士風雨淋浸

蓬蒿二尺餘深。成了一片荒地。可憐。

瓦礫堆殘。香爐欹倒。大佛頭燕子。脚泥好似雪。山
巢。灌頂菩薩面。野鳥啄粉。誰言紫竹。任逍遙。路傍
野菊綻空花。牆下葛藤盤夜露。

那城東有一善居士王杏菴。專好行善濟人。脩橋建
寺。他因捨了地與薛姑子。建毗盧菴。梅檀佛的。功果
未成。經着大亂。這些尼僧支持不住。薛姑子死後。妙
趣妙鳳俱各處散了。香火全無。又招不出個僧來。那
日雪澗禪師。和了空挑着衣鉢。到他門首化齋。王杏

菴正在門首見禪師雙眉垂雪一頂光圓領着個小頭陀赤脚挑着經擔蒲團衣鉢來得有些道氣就請進客廳備齋問道禪師自何方來禪師說無來無去不定何方王杏菴見長老說話不俗有些來歷家童捧出一盆白米蒸飯兩箇大油餅四碟小菜甚是精潔禪師盤膝坐於蒲團之上二人用畢又是苦茶淨口正待問訊作別王杏菴請問佛法從何入門雪澗長老合掌當胸而說法曰凡學佛者先叅戒定慧二學

一受持戒法。迷心爲惑。動慮成業。由業感報。生死無窮。

二受持定法。欲除苦果。先除苦因。業分善惡。功無起滅。

三受持慧法。塵去鏡明。天空月照。業盡惑除。情恣性顯。

長老說三學已畢。居士又問何爲四變。雪澗禪師又爲合掌而說法曰。釋氏之門。以衆生廣度爲報佛恩。而說四變。

一佛之慈悲變衆生之暴惡
一佛之喜捨變衆生之貪吝
一佛之平等變衆生之冤親
一佛之忍辱變衆生之嗔害

長老說四變已畢居士又問何爲漸次。長老答曰。從
漸入頓。從頓入圓。功到自成。瓜熟蒂落。又問何爲四
斷。答曰。

不去淫。斷一切清淨種。
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

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
不去殺○斷一切慈悲種○

長老說四斷已畢○居士又問何爲坐禪○長老合掌而
說偈曰

心光虛映○體絕偏圓○金波匝匝○動寂常禪○念起念
滅○不用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旣無○現大
迦葉坐卧經行○未嘗間歇○禪何○不○坐○坐○何○不○禪○了
得如是是號坐禪○

長老說坐禪已畢○居士又問何爲坐觀○長老合掌而

說心觀曰

楞嚴云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
因○心○成○體○欲○言○心○有○如○筌○篲○聲○求○不○可○見○欲○言○心
無○如○筌○篲○聲○彈○之○卽○响○不○有○不○無○妙○在○其○中○又○說

偈曰

諸佛從心得解脫○心者清淨名無垢○五道鮮潔不
受色○有解此者成大道○

長老說佛法已畢○居士五體投地○願拜弟子受羅漢
戒○因說此處有一毗盧菴○自經兵火無人居住○情願

留師供養。就在村前大樹林邊。請老禪師隨喜。這雲
澗長老仗錫前行了空後。隨出了村。不上半里地。果
然一座草菴。但見山門倒鎖。有雲封。香積荒殘。無月
照。王杏菴居士取鑰匙開了門。只見前殿韋馱中殿
毗盧佛檀香像還沒完工。前廚後園菜畦井水十分
方便。雖方丈燒毀。尚可整理。王杏菴說。如果弟子有
緣。老師肯住。情願把家財捨了。修完佛事。那長老方
肯住。錫向佛前。韋馱灶神。叅拜了。居士又替長老問
訊皈依。也是了空的舊愿。月娘捨了那一百八顆胡

珠在此該了此善緣自然佛力護持常馱接引還來
毘盧菴修行這王杏菴傳起舊日檀越衆善信男女
知道招了一位有道的高僧在此那舊日住的妙趣
因菴上無人往城裡王姑子菴去了正愁無人看守
佛事一聞此言大家送米麵油薪又招了一個道人
做火頭這長老和了空不消三日打掃得前後潔淨
如新開園種菜掃地焚香閑來和了空講法傳宗有
華嚴綸貫詩借咏

一百由旬摩頂歸
片心思見普賢師

堂堂現在紅蓮座。落落分明白象兒。

沙劫智悲方滿目。微塵行願正圓時。

佛功德海重宣說。愁見波濤轉淼瀾。

却說這玳安自東京尋月娘不見回來了。又到臨清
關上問這汴梁來的官船。全沒有信。過了一日。纔知
是金兵從山東下來。要截船搶這官人。因此改了路。
上小河口。由湖蕩上淮安去了。想是大娘在船上不
得下船。又隨着官船上了南京。又沒箇音信。往那里
找。等幾時。問問這官船的信。幾時到淮安。好往南一

路找將去。且在宅子裡打混着。東也問。西也問。再不
得箇真信。那日要尋妙趣。去問問大娘。幾時和他分
手。走到毘盧菴來。進的山門。只見個老和尚在地下
晒些乾菜。一個小沙尼殿上掃地。收拾得光光淨淨。
一根亂草也沒有。纔知道這菴上另招了和尚。不知
妙趣那里去了。見了長老。問訊了。問道：這菴上原是
尼姑。如今那里去了。長老回道：俺是新到的。沒見甚
麼尼姑。只是個空菴子。說着晒菜。全不理他。玳安走
得乏了。在前殿臺基上坐着。要口涼水吃。長老叫了

空取碗水來與走路的居士。那了空用盤子捧着碗水送到玳安面前。玳安接來吃了。了空着眼上下看玳安像有些認得。玳安也看這小和尚子有些熟認不出來。問道：「老師父原是哪裏人？」這小師父說話到像俺這里人聲音。長老說道：「貧僧是西川人。在泰山後石洞住了四十年來。這城東五十里外觀音堂捨茶。俺這徒弟就是這里招的。」玳安又問道：「他是哪裏人？」了空在旁笑着道：「你管他做甚麼？」長老道：「他也是你縣里人。從前年金兵搶城和他母親失散了。着個

人○送○到○我○菴○上○來○再○不○記○那○個○人○是○誰○他○年○紀○纔○七
歲○那○里○記○得○去○常○說○他○母○親○姓○吳○父○親○是○個○千○戶○官
不○在○了○是○大○人○家○今○年○十○一○歲○常○要○去○找○他○娘○去○只
這○一○句○話○纔○提○起○西○門○家○官○職○失○散○的○原○由○玳○安○上
前○一○看○道○你○不○是○孝○哥○麼○了○空○失○散○時○七○歲○玳○安○日
日○背○他○也○還○畧○記○得○模○樣○上○前○一○看○道○你○不○是○玳○安
麼○兩○人○抱○頭○而○哭○這○纔○是○主○僕○相○逢○佛○力○大○亂○離○重
遇○世○間○稀○有○詩○記○之

世間萬事似風箏

乍斷還連亦有情

自有暗中來湊巧。機緣無處用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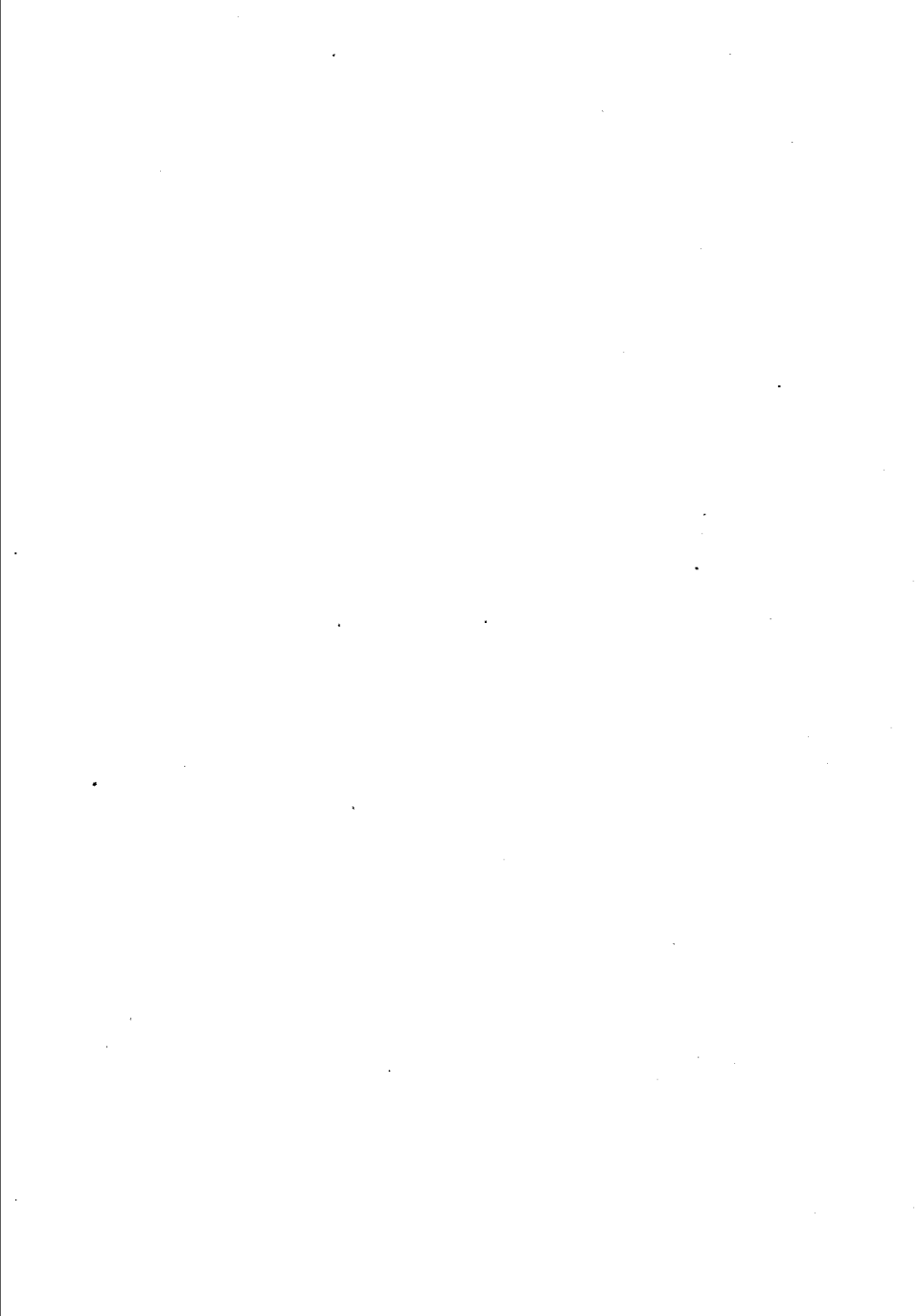
長老見他主僕悲泣。甚是慈悲。喜他骨肉重逢。高聲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替他焚了一炷香。了空玳安拜佛已畢。就問母親小玉的信。玳安細說一遍。說往東京去找你不見。又回不得家鄉。在給孤寺住了二年。幸遇翟大爺送了盤費。搭着送太后的船上來。不料金兵要截船。不敢到臨清。只半路上就上小河。口進淮河往南京去了。這又是半年。打探不出箇信。來我正來問信。這是薛姑子家。你就沒在這方丈住。

了。一。月。那。了。空。道。俱。不。記。得。了。只。記。得。你。背。着。我。躲。
兵。和。那。走。路。的。人。不。知。姓。甚。麼。你。不。見。了。他。就。把。我。
送。在。菴。上。這。里。各。訴。衷。情。悲。而。且。喜。不。題。天。色。已。晚。
忽。然。狗。叫。有。兩。個。人。來。投。宿。都。是。背。着。襌。囊。雨。傘。遠。
行。的。光。景。長。老。問。他。是。那。里。來。的。原。來。是。兩。個。南。兵。
的。打。扮。從。南。京。下。文。書。要。上。山。東。去。因。來。村。裡。訪。朋。
友。不。在。了。天。晚。沒。處。去。來。菴。裡。尋。箇。宿。處。長。老。道。俺。
新。到。的。不。敢。留。衆。沒。有。甚。麼。款。待。權。在。這。常。馱。殿。裡。
罷。兩。人。說。道。俺。自。有。乾。糧。只。吃。口。熱。水。這。裡。宿。極。好。

就住下了。玳安和他坐着閑問道：這皇帝在南京不
回汴京了。那人道：如今還嫌南京近，怕金人過江，要
上杭州建都哩。還敢回東京哩。玳安又問道：東京孟
太后不知幾時到南京。這里金人立的皇帝張邦昌，
還回東京來麼。那人道：一到就貶了，押解着往江西
去。還怕不得乾淨。將來有拿問的意思。我們就是張
老爺座船上的兵。如今俱發在鎮江水營裡。是都統
制韓世忠老爺鎮守。好不利害。如今奉將爺的令來
山東下文書，又聽得金兵有過江的信，不知虛實。這

玳安纔想起月娘的信。此人必定知些去向。忙問道：那東京送太后的船上官人們極多。還有許多帶載的婦女們。後來到南京麼？那人道：只到了清江浦關上。把官船上官人們點了名冊。一切關人俱趕下了船。怕帶過奸細去。那里肯容他上南。多是在淮安府各人另寫載船罷了。只這幾句。玳安和孝哥喜之不盡。道：這是實信麼？那人道：我們奉將爺的令。親上船。把這些搭載男女們都趕下來的。怎麼不真？兩人各自宿去了。這里玳安孝哥商議。要上淮安府探信。不

過一千里的路。如今哥又出了家。我帶起箇道士包
巾來。和你帶木魚那里不化了去。只化着飯吃。就找
出信來了。大家歡歡喜喜都道。今日天賜相逢。又有
了真信。要稟辭長老。定日南行。不知將來母子何日
相見。正是世亂年荒。有路但來憑夢寐。蓬飄梗斷無
家何處問庭幃。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五

戒導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二十五回

美○償○美○兩○塲○大○棍○

債○還○債○一○葉○扁○舟○

詩曰

秦淮明月楚江秋

往事空悲碧水流

啼○鳩○自○鳴○三○月○柳○

飛○花○常○送○五○湖○舟○

誰○家○羌○管○梅○先○落○

何○處○秦○箏○鳳○不○留○

忍向鍾情桃葉渡 香風片片過溪頭

單表這翟員外因迷戀銀瓶姿色不惜千金結歡了
李師師招在家中每日花攢錦簇醉舞嬌歌常言道
佳人有意郎君俏紅粉無情子弟村這子弟行中錫
兒愛的是鈔粉頭愛的是情假如潘驢鄧小開一件
不全也不是嫖客何況這翟員外只有了兩箇字那
銀瓶少年喜的是風流乖巧翟員外幾箇愁錢那里
看得上雖是勉強陪他來坐坐不住的往後園裡走
或是過夜到了床上就推是心疼把臉回的朝裡睡

去了常是這等睡到夜半就走進去不出來了要是
別家巢窩裡就好罵鴛鴦打粉頭做些硬勢好使他
怕這李師師是有名花魁養就的門面誰敢往下看
他○况○這○翟○員○外○使○過○千○金○財○物○偏○要○在○人○面○前○支○架
賣○弄○是○銀○瓶○怎○樣○和○他○抓○打○拿○情○就○死○也○不○肯○說○是
嫌○他○的○話○常○言○道○子○弟○使○了○昧○心○錢○又○道○年○久○子○弟
變○成○龜○他○就○明○看○出○幾○分○破○綻○和○鄭○玉○卿○勾○搭○也○只
道○是○幫○閑○的○來○襯○趣○先○拜○認○的○姊○妹○一○字○也○不○疑○只
落○得○別○人○吃○饅○頭○他○管○燒○火○後○來○鄭○玉○卿○見○銀○瓶○辭

的。他。不。像。體。面。到。了。後。園。閣。子。上。勸。銀。瓶。道。你。還。俯。就。他。箇。體。面。咱。好。行。走。弄。得。他。淡。了。生。起。疑。心。醋。起。來。咱。到。不。便。那。銀。瓶。是。沒。壞。心。的。女。兒。那。知。窩。巢。裡。拿。犯。孤。老。的。手。段。他。蹙。着。眉。兒。道。看。他。那。個。臉。彈。子。生。硠。礮。煞。人。一。個。嘴。唇。不。知。多。大。常。來。人。臉。上。怪。毛。瞪。瞪。的。一。口。蒜。氣。到。着。人。惡。心。半。日。隨。他。怎。麼。我。去。睡。不。成。到。了。七。月。初。八。日。是。翟。員。外。生。日。李。師。師。家。設。了。四。席。酒。叫。了。一。班。小。優。兒。請。的。是。這。些。幫。閑。子。第。叫。了。頭。們。先。陪。着。斟。了。酒。到。了。月。出。時。候。李。師。師。

絕 掃科妙

大金世 界張邦 昌世界 那容得 有此極 樂世界

和銀瓶打扮得如素娥相似。纔出來把盞入席。把大
門鎖了。把桌面移在堂前。另有添換的酒果。先是銀
瓶送了客的酒。到了翟員外的酒。他偏不送。就送師
師的酒。玉卿一齊插口道。這纔是兩口兒。偏俺們是
外客。師師笑道。熟不講禮。姑娘到房裡下箇私禮兒。
罷。大家笑了。那小優兒一個是箏。一個是胡琴。唱了
一套綉帶兒。

綉帶兒 金盞小把侬大閑愁。向此消。多情常似無

聊。暗香飛何處。青樓歌韻遠。一聲蘇小含笑倚風

無力還自嬌。好些時吹不去。彩雲停着。

白練序

虛囂。那年少曾赴金釵會。幾宵如天杳。江

南一夢迢迢。酒醒後思量着。折莫搖斷了銀鞭碧

玉。稍從誰道兀的是渭水西風殘照。

絳黃龍

心焦難聽他綠慘紅消。爲他半倚雕闌恨

妬花風。早倩盈盈衫袖。倩盈盈衫袖洒洒臨風。按

住了英雄淚。落還勞。你把玉山扶倒。恁多情似伊

風。流年少暮雲飄。寸心何處。一曲醉紅綃。

直吃到三鼓衆客方散。翟員外餘興未盡。指望移席

到他臥房。和銀瓶挨肩疊膝。倚着。偎着。一盞一口兒。
親近頑耍。也不枉了我費了這些鈔。誰想銀瓶陪完
了。席。只想着鄭玉卿。沒得和他叙舊情。心裡悶悶不
足。一直的走了。後園閣子。開放月牕。拿起琵琶來唱
一套憶阮郎。

玉交枝。燭花無賴。背銀缸。暗擘瑤釵。待玉郎。回抱
相偎。愛顰娥。掩袖低回。到花月三更。一笑回春宵。
一刻千金債。挽流蘇。羅幃顫開。結連環。紅襦襖解。
前腔。鸞驚鳳駭。悞春纖。搵着香腮。護丁香。怕折新

蓓蕾道得箇荳蔻含胎。他犯玉侵香怎放開。俺尤
雲殢雨權耽待。吃紫處花香幾回。斷送人腰肢幾
擺。

翟員外獨坐燈下。長嘆一聲。覺得好沒滋味。因房裡
没人伏侍。師師撥了櫻桃來伺候姑爺。就來替他鋪
床。翟員外問道你姑娘那去了。櫻桃道姑娘身上不
淨。向後房裡洗浴了纔出來。這員外慾火燒身。淫心
四溢。看見櫻桃雖沒甚姿色。打着個髻兒。頭髮剛到
口角兒。穿着青羅衫兒。月白縐紗裙兒。小小紅鞋兒。

一時興動。把櫻桃按住。那丫頭又不肯依。當不過那翟員外粗大有力。掙不起來。就剝下底衣。分開玉跨。直擣中間。那櫻桃原被銀瓶擁撮上着。玉卿偷了二次。不曾經大創。不覺哀痛告饒。怎禁得他恣情抽送。弄得暈了半日方洩。櫻桃怕銀瓶知道。又不敢說。只得抹了血迹。一溜烟走了。正是張生不得鶯娘意。借着紅娘且解饒。原來鄭玉卿和銀瓶約下。叫他在後園等他。因此銀瓶不肯出去陪翟員外。彈着琵琶。逼箇信兒。玉卿伏在河崖柳樹下。聽那琵琶聲。知道銀

瓶在閣子上等他。趕到園邊。有箇短牆兒。跳過來。悄悄到閣子上。見銀瓶還沒睡哩。上得胡梯。就咳嗽了。一聲銀瓶知道。忙把燈吹滅了。上得樓來。二人同心密約。再沒別話。把銀瓶抱起。自後而入。覺鬆美異常。知道深夜無人。因此慢送。輕迎。各人盡興不止。却說櫻桃被翟員外弄怕了。走到師師院子裡。還沒睡哩。師師問道。你姑娘在前頭。和姑爺吃酒哩。櫻桃把嘴骨突着道。沒在前頭。往閣子上去。這一會了。他不出來。叫人家麻犯我。師師道。一箇大生日。下不陪他前。

恨
實實可

邊○却○來○自○已○睡○不○惹○得○姑○爺○怪○麼○說○着○話○往○園○子○裡○
走○到○閣○子○邊○見○把○門○掩○着○有○人○在○上○面○說○話○哩○師○師○
站○住○了○脚○只○聽○見○銀○瓶○道○咱○兩○個○的○事○休○教○媽○知○道○
要○知○道○你○就○不○好○進○來○了○你○也○來○得○勤○了○些○鄭○玉○卿○
道○你○放○心○不○妨○事○他○老○人○家○已○是○先○收○了○我○的○投○狀○
了○那○一○夜○在○他○書○房○裡○把○他○弄○了○箇○死○哄○得○他○進○去○
了○我○纔○來○你○閣○子○上○來○他○就○知○道○也○不○相○干○又○誇○師○
師○的○床○上○好○風○月○怎○麼○樣○頑○耍○師○師○聽○到○此○處○不○覺○
傷○心○大○恨○心○裡○想○道○這○小○廝○把○銀○瓶○耍○了○還○拿○着○我○

天理人情報應
因果俱
少不得
此一頓
棍棒打
得妙

賣風就悄悄的回來。叫起七八個女人。拿着大棍門
拴藏在園裡。纔大叫閣子上是誰說話。說得玉卿穿
衣往外走不迭。纔待扒牆。被這些女人們上去一頓
棍棒沒頭沒臉打箇鼻青眼腫。方放條路越牆去了。
從此分付家人再不許鄭玉卿進宅子了。師師纔上
的閣子來。把銀瓶大罵了一頓。還要拿鞭子來打。說
得銀瓶跪在地下不敢言語。一聲。師師道我這樣擡
舉你一場。還背地偷漢子。拿着我墊舌頭兒好不好。
我剥了你的衣裳。叫你和巫雲一班兒去跼門子。不

拘甚麼漢子給我掙錢養漢。銀瓶只是哭道：「娘教我知道了。師師罵到四更時候，纔下閣子去使兩個丫頭守着銀瓶睡。不題到了天明，嚷得滿院子知道。說是園裡有賊，虧了知覺，趕散了。翟員外雖不做聲，也放在心裡。從來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爲。這玉卿和銀瓶勾搭了一年，這些粉頭們也都看破幾分。玉卿和師師有些連手，誰敢說他。又見銀瓶把頭上赤金簪子和珠子成包家給他裝在合包裡，也都不平。那日合該有事，翟員外八月十五日又請他幫閑的。」

弟兄吃酒見鄭玉卿淨手一箇紅葫蘆兒金線結的
 原在銀瓶抹胸前的怎麼在他腰裡十分疑惑翟員
 外因銀瓶不奉承他也久有不快掀起玉卿裙子粧
 看合包輕輕的一手揪下來只吊了根繩兒在裙帶
 上玉卿忙來奪只是不放手玉卿怕翟員外心疑就
 放了手道哥你明日不還我管情拿你件好東西來
 准了大家散了員外回到卧房見銀瓶不在使櫻桃
 叫兩三遍不出來員外十分不快着櫻桃去稟媽媽
 去這銀瓶從犯事以後也不敢十分拒絕翟員外自

知自愧出來幾遭。只是勉強全無實意。那翟員外得
了紅葫蘆。在燈下看着銀瓶道。我一件東西。是一個
人送你的。銀瓶不知道。只道是好話。問是甚麼物。翟
員外取出紅葫蘆來。道你的物兒。怎生送了鄭玉卿。
你家拿着我粧幌子。你可養漢。把那紅葫蘆照臉一
摔。銀瓶道。一件東西。就沒有一模一樣的。怎麼就執
着是我的。翟員外惱了。把抹胸掀起來。道這不是繫
這箇的去處。因甚麼沒了。把銀瓶打了兩箇巴掌。險
不跌倒。地下拿起一根拴門小棍子。一把採倒。打了

百十下。虧了櫻桃。拉開銀瓶。哭着往後房去了。翟員
外。怒冲冲的叫開大門。和小厮往他家睡去了。不題。
從來說樂極生悲。甜中生苦。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
紅。世間都是這等變化不常的。月明到了十五。還要
漸漸缺了半邊兒。何況這世事人心。那有吃沙糖到
底的。世上有三件美事。偷情。療肉。臨明睡。怎麼講。這
五更天。將明了。多是睡的甜甜兒。怕人驚醒。肉在火
上炙的。香香兒的。在旁看着。定是流涎。恨不得一時
到口。只有偷情更美。拿着別人的老婆。動自己的興。

或是佳人遇着才子曠婦遇着鰥夫兩意相投。奏在那星前月下。比那自己妻妾自己的丈夫偏是有趣。只有一件到頭來終不常久。不是着本夫殺了。就是中間另續了別人。爭姦害命。告到官都是斬罪大禍。自此起。所以說賸生盜賊姦生殺。有詩奉勸世人。叅透偷情二字禪。好姻緣是惡姻緣。既傷天理還傷命。壞了聲名又使錢。樂久到頭終有散。情濃畢竟結成冤。何如借老梁鴻婦。舉案齊眉到百年。

却說這翟員外走到他宅子裡，尋思着惱了一夜。纔知道鄭玉卿串過揚子，着我使熬錢他做了隣客。這不是俺賣酒他先醉了，次日請了孫寡嘴來告訴，要着他上李師師家說話。我陪着一二千銀子，不得和老婆睡一夜，到貼了別人，我當着個不要宿錢的。忘八不如看了日子，撞了我家裡來，罷再不容見客了。如今弄得又不像樣子，又不像良家，到不如我明明教他接客了一面去說。李師師因漏出馬脚來，也沒話說。只推道：姑娘年幼不知好，反着姑爺生氣等漫。

漫的你京裡修起箇宅子來。齊齊整整的。有些體面。人也好看。孫寡嘴回了翟員外。李師師這里又請將鄭玉卿要央他和員外說話。玉卿使性子不來。請了兩次。玉卿有心要看銀瓶。怕扯脫了。忙忙來到客廳內坐下。只見櫻桃來掀簾子道。姑娘有句話叫你到二更天過來說。聽着我喚猫就過來。一言未了。巫雲出來驚得櫻桃走了。李師師請進玉卿去書房說話。道你好個人兒。小小的年紀。粧風撒漫的。一句話也藏不住。和這些孩子們。驢囉狗嗅的。有一點老成氣。

兒○俺○這○門○戶○裡○好○客○易○性○得○體○面○你○件○件○不○細○密○如
今○着○人○看○破○了○甚○麼○道○理○當○初○說○過○銀○瓶○不○許○過○門
是○你○講○的○有○寫○的○婚○單○今○日○翟○員○外○着○孫○寡○嘴○來○要
使○轎○擡○過○銀○瓶○家○裡○住○去○也○要○講○過○口○亮○不○着○些○大
大○的○財○禮○也○難○道○就○使○頂○轎○白○擡○了○去○罷○好○個○鄭○玉
卿○見○李○師○師○又○動○了○財○心○就○順○口○道○這○箇○不○大○緊○翟
員○外○當○初○的○禮○物○不○過○是○包○身○的○光○景○今○日○要○一○手
兩○開○的○營○生○他○也○惜○不○得○費○娘○這○里○甚○麼○口○氣○兒○子
好○去○說○他○昨○日○從○洛○陽○販○了○五○千○箇○青○白○布○來○營○裡

官兵們出不上價。還沒賣哩。一時無錢。就兌過貨來。也罷。說得李師師喜了。纔問道。這紅荷包的事。他把銀瓶打了幾下。都是你惹的。我看你甚麼臉兒。見他說着笑了。玉卿道。我們小人家好頑。那日問銀瓶討了這箇樣子。要家裡照樣去做。誰想他動起這箇疑心來。一向不來。也就爲這箇嫌疑。常常遠着些人。沒的說。師師道。這風月機關上。說道。章臺路不是容易走的。偷寒送煖。全要把口兒放穩些。到處裡就容得。了。說着話。拿茶來吃了。着玉卿晚上來回話。玉卿謝

了茶起身去了。原來光棍巧嘴只哄得人一遭。今日翟員外吃了橄欖曉得回味了。那有還聽鄭玉卿話的理。他因李師師動了財心。順水推船哄他箇笑臉好來走動。那翟員外就十分呆了。那有驚魚還來上釣的。因此玉卿出了門不尋翟員外。到了自己家屋裡算計。如今翟員外看破了。決不肯把銀瓶放在他家。裡我又有這一番破綻。連翟員外家不便行走。可惜一段好姻緣。半路裡做了個露水夫妻。又想起銀瓶的情來。生死難開。兩下難捨。不如尋箇機會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好箇妙計。只今夜就與銀瓶算計定。
了。趁此機會。李師師求我說話。不隄防這一着。教他。
終日打雀兒。被老鴉賺了眼。等到黃昏。捱到二更時。
候。換了黑衣裳。趕到河邊。在李師師後園牆下。伏在。
柳樹影裡。只聽見櫻桃在牆上露出臉來。喚貓哩。當。
初。李瓶兒接引西門慶成姦。原是喚貓為號。今日又。
犯了前病。有貓兒山坡羊一首。

貓兒貓兒你生得十分甚妙。幾日不見葷腥。就嬌。
聲浪叫。你生得掛玉金鈎。雪裡送炭。實實的稀罕。

又會那上樹扒牆輕身的一跳。老鼠洞裡你慣使。
眼瞧祇被裡親近了我幾遭。你有些毛病兒好。
往人家亂走。怕的是忘了俺的家門。錯走了路道。
昨日裡喂得飽了。不知往誰家去也。你休去竊肉。
偷鷄惹得王婆子家。吵吵猶猶。你口裡念佛。偏喜。
這點腥臊。猶猶你。早早來家。怕撞着那剥皮的。去。
賣了。

這玉卿聽見喚猶。順着柳樹往牆上。下來牆原不高。
櫻桃使箇杌子。接着銀瓶。半卸殘妝。倚門而候。這一

細筆

幾個哥

哥哥可

法之妙

從出師

表連用

先帝二

字變來

時把角門關了。櫻桃原是一路的。又梯已賞了他些。花粉戒指兒。買的不言語了。只落得兩個人放心說話。上得關子把牆上兩搭兒。下了望不見燈光。銀瓶倒在玉卿懷裡。眼淚簌簌。只不敢高聲啼哭。玉卿也自傷情。流淚銀瓶道。如今翟家要擡過門去。我的哥哥。咱就再不得一面了。我當初原爲你纔許了他。既然咱兩人拆散了我。死也不肯嫁他。我的哥哥。今夜見你一面。辭了你。我明日一條帶子就吊殺了我的哥哥。你還來送我送兒。他這巢窩裡有甚麼情。不知

給口棺材那沒有說到這里和玉卿二人抱頭痛哭。連櫻桃也在旁揩淚。玉卿看着櫻桃道。我的姐姐。及你下樓去替我聽着些動靜。怕那院子狗咬我好早走。休再做了那一夜險不打殺了。哄得櫻桃下去了。玉卿道。姐姐你且休哭。我有箇心腹話兒單來和你商議。如今咱在這里已是做不成夫妻了。你花朵的人兒。難道就死了罷。如今只有一計。這後園就是汴梁河南船極多。賃下一隻小船。來這河裡接了你去。我又沒有爺娘家事。沒有妻子。戀着甚麼。咱往南

京去投遞我的姑夫。在鎮江水營做把總。有了咱兩口。那里掙不出飯來吃。肯在這里干死了罷。銀瓶聽說把淚揩乾道。哥哥。你這箇法兒十分的好。只怕你没錢那里去湊去。我這臥房有五箇大箱。都是盛的翟家來下的金子。釵兒。珠子。挑鳳。纓絡。單面兒。翟員外的大元寶。李媽收去。還有他包席的銀子。封在這箱裡。還有好些整尺頭。不曾剪的。也還值八九百兩銀子。你早早安排停當。我這里度日如年。知道那廝幾時來擡我。只得這二三日裡。顧下船。趁月黑頭好。

接這東西連衣服被褥我的鏡架銅盆好少兒哩。你平日打得好彈弓把箇彈子打在我這樓上來。是箇信我好安排。連櫻桃都拐了去。路上好服事說完了。話二人如何肯罷。就在床沿上勉強相親一度而別。銀瓶取出金鐺二付。零銀一大包。交與玉卿。依舊過牆去了。到了明日玉卿叫家人進喜。同到汴河口賃了一隻渡船。是蘓州來的。因送人的家眷。坐下來。急要回南。只使了十五兩銀子。顧到揚州。立下契。交了五兩銀子買神符。說是家眷船。他把家下心愛的物。

件隨身被褥先下了船。分付進喜在船上守着。他挨到日晚到那河邊。粧打雀兒。照着銀瓶閣子。不過數十步。一箇彈子輕輕打在橫板上。內有一條紙兒裹着。不敢多字。只寫了三更二字。銀瓶時刻在房等信。久已把箱籠包裹停當。見了泥彈。不勝之喜。和櫻桃久已說通。要出去。從良在這巢窩裡。終不是箇常法。講成一路。等到二更夜靜。玉卿早把船泊在後園柳陰下。叫得艖公睡下。叫進喜園外。接看。亂是熟路。進得園來。櫻桃已把皮箱物件。搬在箱根。使一張桌。

子關得高高的。玉卿件件運過牆去。纔扶銀瓶過牆。把櫻桃抱在牆上。小進喜接下去了。俱進了船。那船家是個蠻子。只道是夜裡繞廠了家眷。到了正是順風。一夜就走了八九十里。到了天明。不見櫻桃過。子來取洗面水。李師師起來得又晚。等到日午。角門還不曾開。叫了半日。没人答應。把門掇開看了。看那里是個人影。樓上拾掇得空空的一地。都是紙連琵琶。箏都拿去了。只撇下一箇馬桶。西牆根下一張桌子。報與師師知道。嚇了箇立睜。這纔是強盜的東西。

被竊盜剗去。卽忙使人往旱路上四下跟尋。報與翟員外騎馬去趕。貼帖子說報信的五十兩。那知他風高水路三千里。帆掛揚州幾日程。不說氣睜了翟員外。活惱殺李師師。要告狀打官司不題。却說這玉卿一路長行。過了淮安高郵湖。順風到揚州關上。泊下船。銀瓶甚喜。見了些山水人烟。一路上鮮魚美酒。手邊不少銀錢。大吃大弄。強似那汴梁風景。或是玉卿吹笛。銀瓶吹簫。櫻桃管頓茶酒。到夜來一床而寢。好不快活。正是從來好事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不

知將來作何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五

正法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二十六回

薄倖郎貼金易色

痴心婦喪命償冤

詩曰

汴水隋堤柳線長
鳥因舌巧多移樹
洞外白猿常盜女

繁華勝地閱興亾
花為心多少定香
溝邊紅葉悞逢郎

隔江日暮行人遠 紅蓼白蘋易感傷

單表這揚州城有一鹽商姓苗名青。家資有十萬之富。當年夥了水賊曾劫殺主人苗曾。以成巨富。揚州人稱他爲苗員外。爲人心高好勝。吝財重色。在這揚州鈔關上專做鹽過引。新娶了一個妓者董玉嬌兒。在他船上。日日香浮醞醪。醉擁鮫鮓。自誇他的富豪無人可比。那一日鄭玉卿和銀瓶到了揚州。把船繫幫在他大船邊。這玉卿從幼年沒出外的後生。見了這繁華烟火。卽時下船沽了一罈三白泉酒。和些鮮

世上無
此快事
可當之
理

事
更弄生

魚。螃。螯。葦。菹。風。菱。之。類。使。船。家。整。了。一。席。酒。和。銀。瓶。
行。樂。到。了。入。夜。各。船。上。燈。火。輝。煌。笙。歌。齊。奏。銀。瓶。沒。
見。這。光。景。出。到。船。頭。看。見。水。天。一。色。綠。柳。垂。堤。那。畫。
橋。上。簫。聲。不。斷。喜。得。個。銀。瓶。忙。把。紫。簫。取。來。和。着。鄭。
玉。卿。唱。曲。相。隨。無。數。的。客。人。倚。舟。而。聽。這。苗。員。外。和。
董。玉。嬌。彈。唱。了。一。會。怎。比。得。銀。瓶。清。楚。如。鳳。泣。龍。吟。
遊。魚。出。聽。待。不。一。會。鄭。玉。卿。吹。笛。銀。瓶。琵琶。相。隨。到。
了。三。更。二。人。猜。枚。行。令。抓。打。拿。情。人。就。知。道。不。是。良。
家。了。那。船。上。董。玉。嬌。道。這。一。套。吹。彈。不。像。揚。州。一。似。

京師來的。但沒見這個人甚麼樣兒。苗員外道。明日我先拿帖去拜他。問他箇來歷。看他這光景。不像個良家。要是表子。就見見何妨。一箇鄰船。左右没人看見。你過去訪他。訪兒看是個甚樣人兒。過了一夜。苗員外寫箇通家侍教弟帖子。着福童過船來。說道。俺員外聽得相公吹得好簫。着實仰慕。特要過來相訪。鄭玉卿初到江湖。要賣弄他的絲絃。聽見朋友如何不喜道。快請來相會。那苗員外從大船上走過來。匾巾盛服。生得凹目黃鬚。鷹鼻蛙口。富態中帶些凶像。

富有心誇

玉卿使銀瓶迴避請在前艙。銀瓶忙着櫻桃送過一
蓋松仁泡茶來。員外接茶先看見捧茶侍女。得清
雅打扮得內家腔調。就知主人是個大方家了。員外
問玉卿道。老兄從何處來。玉卿答道。小弟自東京來。
因舍親在鎮江有字相招。昨日到此。這艙公講過到
這裏換船。明日還有一日住。天幸遇兄。先蒙在顧。員
外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因兄爲人高雅有趣。天涯
相會。也是有緣。還要拔教說畢去了。鄭玉卿卽時也
就回了拜。見船上拿着兩三架天平兌銀子。纔知是

個鹽商。玉卿越發感仰他下交之意。待不多時。那蘇州艖公替玉卿另賃了一隻大浪船。越發齊整。玉卿這里先使櫻桃過去。把皮箱行李一一運過。那苗員外見玉卿移船。料銀瓶出來。要從大船邊過去。把船牕半開。睜睛久等。見銀瓶從小船上過來。扶着跳板上。那浪船好不嫵娜。

花有嬌香玉有情

溪描輕染自盈盈

世間多物皆堪畫

止有風流畫不成

苗員外一看。纔知道曾經大海難爲水。看過巫山不

才人着
眼

是雲。這不枉了是個美人。空自搽脂抹粉。亂唱胡彈。
堆下積萬只好替這人提鞋罷了。回到艙中尋思了
一會。我看看這人來得古怪。就是巢窩裡也沒有這
樣絕色。敢是在那王侯府拐出來的。也不可。知。卽寫
請柬。是翌午奉板雅會。過了船投與玉卿謝了。明
日赴席。玉卿恃着手藝。要在揚州子弟行中奪萃。又
見朋友敬奉他。如何不喜。到了次日穿了一套新衣。
過這鹽船上來赴席。苗員外早已筵開錦繡。褥列芙蓉。
船上好不齊整。揚州繁華所在。何物不有。擺的响。

處歎

糖八仙。甘蔗獅鹿。果面杯盤。行了安席禮兒。苗員外見玉卿年小面嫩。漸漸逗他。說這簫和琵琶。不是這里傳授。玉卿誇道。汴京王一娘。是大內裡樂師。小弟學了十年。還趕不上他的指撥。家房下是李師師府裡的傳授。記的大套數。多些。玉卿又吃了幾杯。心裡發痒。就討琵琶彈了一套。那苗員外贊之不絕道。小弟從不曾見此妙彈。如老兄不棄。肯同一拜。卽兄弟一樣。小弟出妻獻子。還替兄做得些事。不枉今日一會。鄭玉卿那知是局。見他是鹽商。結得這個朋友也。

不枉了我江南的事業。就起身來道：小弟極有此意。只不敢高扳。既蒙不棄，小弟執鞭隨鐙，亦所甘心。卽斟過一鍾酒來，放在苗員外面前。納頭便拜。問了年紀。苗員外三十八歲了。玉卿十九歲。理當爲弟。受了一拜。卽叫船上小郎二十多人俱來，給玉卿磕頭。玉卿感激甚不過意。苗員外又傳董玉嬌來，叔嫂行禮。這玉嬌纔二十一歲，打扮得艷粧花面。從後艚出來。玉卿忙忙下禮。苗員外攙手扶起。兩人平拜了。卽取椅來橫頭而坐。玉卿偷眸一看，好色心邪，偏看着別

人碗裡饅頭是大的。心裡算道。銀瓶到如今和良家
一樣兒。不會奉承。怎麼比得此人。一雙秋波斜視。定
是風月高強。又不好正看。只得彼此送情。原來董玉
嬌故意要勾搭鄭玉卿。好看他的老婆。苗員外叫玉
嬌讓一盃酒。取琵琶來領領鄭賢弟的教。他東京是
官院裡傳授。着他點撥點撥。這玉嬌先滿滿奉了一
大銀鼎杯。取了琵琶唱了一套。

江兒水則道是淡黃昏素影斜。原來是燕參差簪
掛在梅梢。月眼看見那人兒。這搭遊還歌把紗燈

半倚籠還揭。紅妝掩映前還怯。手撚玉梅低說。偏
咱相逢。是這上元時節。

前腔。止不過紅圍擁。翠陣遮。偏這瘦梅梢把咱相
攔拽。喜迴廊轉月陰相借。怕長廊轉燭光相射。怪
檀郎轉眼偷相撇。

六犯清音。他飛瓊伴侶。上元班輩。迴廊月射幽暉。
千金一刻。天教釵掛寒枝。咱拾翠。他含羞啓。盈盈
笑語微。嬌波送翠眉低。就中憐取。則俺兩心知。少
甚麼紗籠映月歌濃李。偏似他翠袖迎風。糝落梅。

恨的是花燈斷續。恨的是人影參差。恨不得香街縮緊。恨不得玉漏敲遲。把墜釵與兩下爲盟。記夢初回。笙歌影裡。人向月中歸。

入教了
唱畢玉卿誇之不盡。因說道小弟旣蒙不棄。先來取擾。容次日具一箇薄酌。請二位兄嫂到了小舟。也是天假良緣。使弟婦拜見。苗員外費了這場心。原求這句話兒。忙道老弟客邊厨下。未必有人。到是小弟携一席過去。領教玉卿。笑道老兄看得小弟就不成人了。叫包席的安置。停當奉候。只是褻尊些。說畢又讓

了幾盃。玉卿有酒了。取過簫來賣弄他本事。吹了一
套關山秋月。真有穿雲裂石之聲。董玉嬌兒也贊不
絕口。苗員外使了個眼色。董玉嬌兒已知其意。把脚輕
輕一勾。玉卿瞧着苗員外回頭。燭影裡也就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董玉嬌把一箇三事汗巾兒。挽着同心
結。香囊悄悄送與玉卿。袖中苗員外故意推醉。任憑
他二人猜拳飲酒。玉卿飲至三鼓。纔過船來。銀瓶還
點燈相待。斟了茶給他吃了。誇這苗員外義氣。拜交
兄弟。使他令夫人出來相陪。原來也是個妙人兒。咱

明日也備一席酒回他。少不得你出來也。回他箇禮。兒銀瓶道。人生面不熟的。怎好出去。玉卿道。他江南的風俗不同。咱北方多少做生意的。都是堂客掌櫃。大等子。和人秤銀子。極大方的。那似我北方縮頭縮腦的。到叫他笑。咱不老成。說畢。宿了一夜。乘着酒興。又在艙裡。床上。床下。都是平地板。玉卿儘着滾上滾下。三人魚貫而寢。只因得了董玉嬌的汗巾。借着銀瓶發的興。在董玉嬌身上。纔覺有味。到了天明。忙去叫厨子。備了一桌整齊的席面。自己上大船上來請。

苗員外夫婦。日色平西。苗員外意在夜飲燈燭之下。好玩弄銀瓶。因此晚晚的過來。先使一個丫頭送一紅帖。上寫忝照妹苗門董氏。歛衽拜。說道俺奶奶先過來拜了鄭大娘。另來赴席。這都是苗青定下拋磚引玉的計。待不多會。只見董玉嬌從大船頭搭着跳板。過鄭玉卿小船上來。原來是積年揚州瘦馬。又在門戶裡出身。苗員外使四百兩銀子包他。一年甚麼事不精乖。不消說衣裳人物。只這幾步走。顯出那一點金蓮。就是柳下惠也要開懷的。上穿一件月下白。

透地春羅。襯底是桃紅縐紗女襖。繫一條素白秋羅。湘裙剛露那絳瓣弓鞋。一點凌波。扶着跳板。做出那
 一種嬌態。輕輕過去。銀瓶迎進前艙。也換得鬆鬢平
 頭。一身淡色衣服。不消二日學成了揚州打扮。這玉
 嬌一看。真是渾身是俏。世上無雙。彼此相讓。都平拜
 了。讓到後艙。櫻桃捧上茶來吃了。董玉嬌問道。姐姐
 貴庚。幾時生。銀瓶道。妹子今年十八歲了。七月十六
 日生。又問。姐姐貴庚。玉嬌道。我今一十一歲了。十二
 月初四日生。比姐姐痴長了三歲。那件比得姐姐。又

問道爲甚麼事兒上江南來。都一對小小的年紀。鄭叔叔就是個老江湖。吹彈絲竹。滿揚州也找不出個對來。銀瓶老實。不曾出門。那裡答應得來。東一句西一句。說是隨着玉卿探親。問道是甚麼親。又荅不來說。是從小兒定的親。問道公婆幾時不在。又荅不來。鄭玉卿在外艙聽着。生怕決撒。連忙進來作揖。替銀瓶接話。待不多時。只見苗員外換了一套新衣。把臉上肥皂洗得光光的。玉卿迎入前艙。彼此又平拜行了酒禮。安坐一畢。掛起那琉璃羊角一枝。蠟燈照得

浪船上紅紗亮橋一片硃紅。玉卿怕船在關口上。不
好頑耍。忙叫艚公將浪船放出西岍柳陰之下。繫了
纜。東方月出。玉卿纔請董玉嬌來入席。銀瓶後隨鋪
毯讓員外行禮。苗員外已是酥麻了半邊。那里肯受。
玉卿不依。只得二人平拜已畢。俱安坐入席。董玉嬌
在苗員外肩下挨坐。銀瓶和玉卿相挨。櫻桃斟酒。却
是四箇小金蓮蓬鍾兒。李師師箱中之物。苗青見此
就知來路不明。把眼燈下細看銀瓶。又比白日不同。
看官聽說。大凡世間尤物美人。俱是天上的光彩生。

談色入
微人不
善道

下來就如名花異卉有一種寶光在面上綽約閃爍
忽然○是○紅○又○忽然○是○白○的○他○如○不○笑○時○還○好○只○一○笑
之○間○非○紅○非○白○就○如○菩○薩○放○光○一○樣○實○實○的○認○不○真
他○所○以○唐○明○皇○沉○香○亭○一○枝○牡○丹○變○成○五○彩○青○黃○紅
紫○一○時○變○化○不○定○謂○之○花○妖○應○在○楊○貴○妃○亡○國○上○大
凡○尤○物○不○妖○其○身○定○然○妖○人○這○銀○瓶○才○色○絕○代○那○有
箇○平○平○過○到○一○世○的○理○苗○員○外○一○見○銀○瓶○看○了○箇○飽
纔○知○世○上○的○人○不○曾○見○女○色○抖○起○他○這○垂○鈎○下○餌○神
奸○計○打○虎○拋○羊○絕○戶○心○有○詩○單○說○這○美○色○不○可○輕○見

淫人不但女色。就是古董字畫多有取禍處。

物因奇怪皆成害。色有嬋娟易作妖。

不向人前爭巧艷。免教他日恨餘桃。

那時飲酒添換將畢。明月初上照得滿船如水。揚州
關上絲竹誼譁。那銀瓶聽得吹彈不在行。把口侮着
微笑。玉卿道等我吹吹笛和他們船上比比。叫銀瓶
取出一隻西洋老血兕。是皇上賜李師師的物。滿滿
斟上送與苗員外。他却取箏來安在小几上。彈起真
是鴈唳長空。龍吟秋水。驚得那些船上人都不彈唱。

有愁

了員外飲畢也斟了一杯回敬玉卿却取出一面鑊
金螺甸琵琶來那是民間之物又叫銀瓶彈銀瓶因
没人合着不去接苗員外使箇眼色董玉嬌知道了
早接過琵琶來彈了一套清商也是揚州有名的清
彈銀瓶又要奪勝早接過來叫櫻桃斟酒勸大娘一
盃彈了一套漢宮秋員外說起江湖上事艸公不可
輕信你小小年紀一對夫妻又有這些行李該到店
裡另寫大些的船萬一這艸公不小心哄得你們睡
了撐到湖蕩裡還不知是那里說得鄭玉卿害怕苗

藥
真方假

員外道小弟有一隻浪船○正要鎮江去○自家的艄公○叫他服事也○便些到像骨肉關切的話○玉卿謝了○又謝許着明日移船○飲至三更把船依舊回到關上泊了○如此你來我去○不止一日○那日苗員外進城和衆商人見鹽院去了一些小郎都跟去了○玉嬌兒將船總取開兩扇橈子○故意把手一招○玉卿積年子弟勾搭熟了○踰牆而入○閉上艙門○忙把玉嬌樓定求歡○那玉嬌受了苗青秘計○十分奉承○卽說嫌苗員外粗醜○一見你這樣知趣○不得和你同生同死○說到熱處○兩

該死

人幹勾多時。果然玉嬌風月狂淫。水氣交湊。弄得玉
卿快不可言。就說銀瓶。雖美年小。不知滋味。但得咱
兩人長遠相交。我情願把銀瓶嫁了。玉嬌道。你要肯
時。我管漫漫和員外說。你休改了口。玉卿道。我有假
話。就吊在楊子江裏。說畢。話仍舊過船來。把桶子閉
了。銀瓶那得知道。至晚。苗員外回來。董玉嬌如此說
了一遍。不勝之喜。另治了一席。請過鄭玉卿來。道。老
弟。你我同盟生死的人。不該說假話。你這表子。是那
里拐了來的。那有良家女兒。這樣一手絲絃。賢弟不

說入無
痕

知○這○揚○州○番○捕○拿○賊○的○公○人○極○多○這○二○日○來○我○這○船○
上○打○探○得○好○不○緊○急○一○把○套○住○你○到○官○就○完○不○得○事○
如○今○這○金○兵○大○亂○東○京○來○的○人○不○許○收○留○好○不○嚴○謹○
說○得○鄭○玉○卿○沒○有○主○意○了○道○隨○哥○怎○麼○樣○小○弟○敢○不○
從○命○苗○青○道○你○實○說○這○女○子○是○那○里○來○的○我○替○你○安○
排○那○鄭○玉○卿○只○得○畧○露○出○幾○分○說○是○東○京○娶○過○的○表○
子○原○不○是○良○家○苗○青○道○既○是○表○子○何○妨○明○說○小○弟○這○
董○玉○嬌○也○不○過○是○娶○的○門○裏○人○我○們○風○月○中○的○浪○子○
不○過○是○興○箇○新○鮮○那○個○是○三○媒○六○証○娶○的○老○婆○不○成○

詩
獄
子
中

說到中間叫董玉嬌出來和鄭玉卿猜枚豁拳故意
頑成一塊玉卿還不敢放膽的頑這苗青叫他輸了
的叫誰親娘親爹一味皮混他也要如此如此飲到
樂處董玉嬌要請過銀瓶來吃酒請了二次推說睡
了兩句話激得鄭玉卿跑過艙去也不管他殘粧半
卸一把扯着往大船上來銀瓶掙着不肯險不吊下
水裏這里重整杯盤說破是表子了行了一箇令大
家講就誰輸了把表子送到誰懷裡苗青故意先輸
了董玉嬌斟上滿滿一盃酒倒在玉卿懷裏一遞一

可憐良
心不壞

口吃了。第二擲鄭玉卿輸了。該銀瓶送酒。他却不肯去。近前只遠遠送了一盃。又回來坐在玉卿身邊。董玉嬌惱了道。鄭叔叔全沒有男子氣。難道人家的是表子奉承了你。你家就是自家老婆。也要送過去。激得玉卿把銀瓶一把抱起。輕輕送入苗青懷中。苗青要他口口相還。銀瓶羞容滿面。只不好哭起來。從此大家混鬧不題。那日董玉嬌和鄭玉卿說。我和你這等相厚。離不開了。夜裏哄苗員外說。是你要嫁銀瓶。他說情願出一千銀子。要多添財禮。他也依了。如今

咱兩下定箇計。你只說是換表子。再貼上一千銀子。你只去了一個銀瓶。有我頂着他的窩兒。咱還白得。了一千銀子。有了咱兩人。那里去不得。你要肯了。我好再哄苗員外。這鄭玉卿原是蕩子。有甚正經。看着銀瓶舊了。又要新鮮。新鮮滿口許了。道早說定了一面兌銀子。一面過船。我自箇法兒。教他不覺。到了次日。苗青請過玉卿來。道。闕客換表子。也是常事。老弟。你教我添多少。明說了罷。依着玉卿要二千兩。董玉嬌把臉揚着道。要換就不消爭多爭少。俺們那個。

是牛是驢說着哭去了。講了一會。苗員外添上一千之數。彼此不許帶箱籠。明日只說移船。午後各人開船。銀瓶那里知道。飲到月下三更。苗員外取出二十錠元寶。放在一箇箱裏。擡過玉卿船上來。只說盛的家伙。要往南帶了去。到了明日。有一隻大浪船。另一個艄公來。把船上箱籠物件俱搬下船去。可憐銀瓶全不疑心。只道是換船。那知是換人。將船搬畢。先使櫻桃過來看行李。玉卿到船上。和銀瓶說你不過去。謝謝他。苗大娘和咱頑了這幾日。親姊熱妹的還不

該死

得如此他苗大爺又不在船上。你們說兩句話兒就來接你。那知道董玉嬌先已上了浪船。粧是先看銀瓶。他却使銀瓶去看玉嬌。兩不照面。哄得上了大船。丫頭接進後艙。不見了玉嬌。丫頭道俺奶奶纔去望大娘去。想就來了。哄得銀瓶坐等。全不見到玉卿。又不來接。早已割開皮肉。消前債。又抱琵琶過別船。

花香曾借錦纏頭。轉眼花飛樂已休。
白壁擲來因賤售。黃金散去爲輕投。
酒闌月落羞瑤瑟。水盡魚空冷釣舟。

自是情緣容易斷
堪憐棄婦泣篋篋

看官聽說這段因果當初李瓶兒盜了花子虛半萬家財貼了身子給西門慶今日花子虛又托生做鄭玉卿索他的情債那銀瓶欠他情債一一還完還不足原數因此又添上一千兩買身的錢完了債花子虛因氣而亡尚欠他一死却說銀瓶在苗員外鹽船上邊許久不見玉卿來接好生疑惑待不多時只見苗員外進來朝着銀瓶作揖道我的冤家你怎麼也到了我手裏纔把鄭玉卿受了一千銀子換了董玉

當初你
也負心
如此

趣

嬌說了一遍。這銀瓶纔如冷水澆臂，毒火燒心，放聲
大哭，連罵負心賊不絕。這里苗員外忙排花燭擺上
家宴。那銀瓶哭箇不休，採頭髮抓臉，又要跳江。把苗
員外慌了。那時金兵信急，兩岸俱有巡兵。他怕銀瓶
喊叫弄出事來，不敢留在鹽船上，忙使一頂小轎哭
哭啼啼送往城內鹽店去了。原來苗青老婆極是妬
的。他家妓妾常是打死一兩個。苗青做不下主來，一
向知道苗青包占董玉嬌，久在船裡見轎子進來，只
道是董玉嬌忙忙走出，拿一根鐵火杖一把採着頭。

髮好打。那銀瓶正不知是那裏的帳。一面啼哭。碰頭
撞額。渾身是血。打畢了纔知不是先包的那老婆。纔
住了手。可憐銀瓶受屈。不過到了半夜。解了白綾。脚
帶自縊。而亡。這纔完了李瓶兒情債。直到了無情完
了李瓶兒財債。直到了財盡。不知這鄭玉卿得了財
又得了色。這一夜過了瓜州。船上開宴合歡。兩情已
熟。何等快樂。不知將來作何結果。有分教。鴛鴦陣中
倒鳳顛鸞。千種美。虎狼隊裏人離財。散一場空。且聽

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五

妙悟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二十七回

淮○安○城○月○娘○問○渡

清○江○浦○婺○婦○同○舟

詞曰滿庭芳

世○事○浮○雲○行○踪○飛○絮○天○南○地○北○悠○悠○似○春○花○秋
燕○落○葉○與○孤○舟○任○造○化○顛○來○倒○去○一○憑○他○行○止
沉○浮○江○湖○杳○歸○期○難○定○白○了○少○年○頭○韶○華○能

幾日山長水遠到處牽愁看白蘋岸上紅蓼磯
頭垂楊外數聲橫笛驚起沙鷗何處問三閭漁
父盡付與東流

單表那世上離合悲歡人生不定到了亂世越發是
飄蓬斷梗一樣忽然而聚忽然而散偏是想不到處
又有機緣卽如月娘原爲尋孝哥悞聽了信上東京
流落在給孤寺中幸虧翟雲峰念舊資助盤費又與
他搭了大船上的艙口順路到臨清馬頭上回清河
縣來算得是極停妥的那知這金兵從山東搶下來

要截船上的官人。只得改路由黃河口上淮安去了。月娘在那大船上。如何敢下來。只得隨船而去。真是由不的人。一個寡婦領着一個使女。雖是還有翟雲。嚙送的幾兩銀子在身邊。知上那里去好。獨自沉吟。在船上不多二日。過了黃河。是淮安地方。到了關口。只見江南一道旨意下來。說是金兵有信。南犯恐有奸細。過河。只將東京送的官人。點名上船。一應帶的閑人。不論男婦。俱趕下船。不許放過一人。使官兵過船。把月娘一起搭載。男女一齊趕逐。幸虧那管船的。

太監認得翟雲峰。把月娘包袱都送下來。其餘別人還有空身趕下來的好不苦楚。這月娘和小玉下了官船。守着箇包袱。孤孤恹恹。却往那里去好。又沒個熟人問問路。如何往山東回臨清去。母子二人河上坐了一回。天色漸晚。那些大小船隻上人都坐滿了。月娘羞慚不敢近前去問。使小玉你去河岸邊問。有小漁船。咱賃一隻罷。小玉走到河口。要包一隻船上。山東那有去的。只見河稍頭停着一隻小浪船。一個七十歲的老船婆。在船頭上補破襖。小玉問道。你這

船可上山東去麼。婆子道這船上有人顧下了。淮安李衙裡奶奶顧下。上東海燒香的。你要那裡去。小玉道俺也是兩個女人上山東的。婆子道沒有男子人麼。小玉道沒有。只我娘兩個兒。要有艙口多多的。謝你些船錢。不拘是誰家顧下的。就在後艙裡也罷。原來小玉隨着姑子妙趣。上東京坐了一遭船。外邊走了二年。也就有些江湖的老氣。道就是糴米都講在一處罷。婆子道我家老公上城裡去接李奶奶去了。等他來商議。說不多時。只見一個老船家領着一個

後生挑着一擔行李望船上來了。近前見小玉和婆子答話。問是做甚麼的。婆子道是顧船的。我說李衙裡顧下了。他說是兩個婦人要順路回山東去。好不帶在船梢上也多換幾錢銀子。添着好糴飯米。老艚公又問小玉道。你只有兩個人。帶在後艙。做三兩銀子罷。還添上一斗米。小玉道。多了。帶米做二兩銀子罷。說了半日。小玉怕天晚了。道添上五錢銀子。到那里下船。艚公道。過了海州。是青口地方。起旱是顧脚水路有船去的小玉回來。和月娘說道。是一個奶

奶顧下燒香上東海去的。又沒個男客。咱一路搭着他好不方便。只講了二兩五錢銀子。咱今夜就宿在船上。老艍公兩口兒倒老實哩。月娘歡喜。卽同小玉攜着包袱被囊上了船來。原來一箇席棚搭着四艍後面是鍋竈。艍公白日在岸上拉絳。黑夜在船頭上睡。這小後生守着行李收拾了後艍。給月娘小玉安置包裹。一宿晚景不題。却說孟玉樓從那年嫁了李衙內。陞在嚴州府。後來陳經濟去拐騙他。被李通判將衙內趕回原籍。真定府因遇金兵大亂。不敢北回。

後來李通判故了。只得在淮安府典了一處宅子住。下一亂三四年。孟玉樓生了一子叫做安郎。不幸衙內去歲感了時症五日而亡。止撇下玉樓和安郎。年已五歲。因許下海州清風頂三官殿去還愿。賃了船在清江浦等候。那知天緣相湊。月娘在此相遇。也是月娘平生賢惠待衆。妾有恩該受此一番接濟。這都是他的積德絕處逢生。到了次日天晚。只見一頂小轎一個丫環騎着驢兒。孟二舅抱着安郎從舡上來。這小後生接着下了轎。搬上行李。玉樓進艙下了前

船○的○簾○子○天○已○昏○黑○後○船○使○蘆○席○隔○斷○彼○此○不○得○見○
這○月○娘○只○道○是○秋○水○片○帆○孤○鴈○宿○那○知○道○月○明○千○里○
故○人○來○到○了○第○二○日○這○小○後○生○纜○和○玉○樓○說○這○船○上○
艄○公○又○搭○了○兩○個○婦○人○在○船○後○不○知○是○那○里○人○也○要○
往○山○東○去○玉○樓○也○沒○言○語○這○船○由○清○江○浦○開○口○到○了○
安○東○縣○水○又○寬○風○又○大○拉○不○得○纜○到○夜○裡○大○雨○如○盆○
傾○一○般○上○邊○蘆○席○濕○透○了○下○邊○船○板○透○水○把○墊○船○的○
草○都○濕○了○到○了○三○更○點○起○燈○來○婦○女○忙○成○一○塊○只○管○
往○外○盪○水○這○月○娘○後○艙○高○叫○小○玉○起○來○看○看○包○袱○休○

筆力如

數人淚

新金瓶梅

要漏濕了玉樓半夜聞聲叫小玉好像大娘的聲音
早已把艙後的蘆席搗起方纔見面忙叫大姐姐你
怎麼來到這裡月娘說了一驚細問方纔認得是孟
三姐不覺抱頭大哭正是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
處不相逢

世亂年荒逐亂蓬
佳人流落思無窮
繁華過眼容全改
兒女牽腸恨不同
海畔難期帆影外
天涯重聚雨聲中
誰言岐路愁歸處
猶有孤雲伴塞鴻

我○也○要○哭○
哭○者○也○

淚○來○
我○看○道○
此○處○真○
哭○士○一○

玉樓和月娘哭罷多時，纔問道：「怎麼沒有孝哥？」月娘聽說，放聲大哭，纔把金兵進城，母子拆散，上東京，找了二年，不見翟雲峰家，送我回臨清。不料官船又不走，臨清由黃河進了淮安，因此要趁船回山東去。姊妹們得遇着一處，這也是天幸了。月娘又問道：「玉樓因何穿孝？」玉樓纔把李衙內父子俱亡的話說了一遍，叫了安郎來，給月娘磕頭。月娘一見，想起孝哥，淚如泉湧，想道：「有兒的沒兒了，沒兒的到有了兒，世上的事那里想去？」這里姊妹同艙而宿，不則一日，到了

海○州○板○浦○口○月○娘○要○顧○船○上○山○東○去○玉○樓○苦○留○不○肯○
住○恨○不○得○一○步○到○了○家○找○兒○子○的○信○那○顧○得○荒○亂○使○
孟○二○舅○先○上○囉○去○問○問○山○東○的○路○那○店○家○說○如○今○金○
兵○得○了○濟○南○府○立○了○劉○豫○爲○王○不○日○大○兵○南○侵○休○說○
是○兩○個○婦○人○就○是○一○隊○軍○也○不○敢○走○說○得○月○娘○面○面○
厮○覷○一○聲○兒○不○敢○言○語○只○是○揩○淚○這○孟○二○舅○也○在○傍○
力○勸○說○道○姐○姐○休○錯○了○主○意○如○今○人○家○還○往○南○躲○亂○
你○兩○個○小○女○嫩○婦○的○孤○另○另○要○走○一○二○千○路○兵○慌○馬○
亂○的○把○身○子○保○不○住○今○日○遇○見○就○是○一○家○了○回○去○淮○

飄。伏。

安城裡兩個寡婦一處做伴。南北大路上少不有了。東平府的人來往。稍信給玳安來接。你在這里。還只怕孝哥和玳安不知在那里找你哩。正是遠的隔一千近的隔一磚。將來母子相逢。和今日一樣。一箇船上不着下兩。還認不出來哩。玉樓也勸月娘道。他二舅說的是。不如咱一路進了香回淮安去。等等安穩了。常有山東人來往。先稍箇信去也好。月娘萬萬無奈。只得依言道。只是打攪了你。你如今也是一灣死水了。玉樓道。姐姐說那里話。想着那時同起同坐。一

箇鍋吃飯從來不會錯待了我就是到了李家也沒
忘了姐姐的恩今日天叫相逢着咱姊妹們做伴這
淮安湖嘴上還有幾間房子每月討着租銀公公和
他爹的靈柩寄在湖心寺還有兩頃水田勾咱姊妹
們用的只這等還尋不出個伴來說着把船灣在黑
風口裡過了海州城一路上雲臺山清風頂來顧了
兩乘小轎幾箇腳驢孟二舅抱着安郎早望見雲臺
山三官大殿好不巍峩但見

高峰突兀巨海汪洋黑風口浪捲千層雪人度孤

帆白石渡潮湧幾家村。僧歸古寺。倒座嵯觀音名刹。延福觀元始天官。蒼松古栢掩映金闕銀臺。瑤草琪花恍惚蓬萊。闔苑南北磊古洞幽深。十八村賢人隱迹。四面靈山福地外。千家烟火蜃樓中。

原來三元大帝。天官主福祿官位財星。地官主壽夭功罪幽冥生死。水官主四瀆五嶽風雨雷電之事。解厄消災。增福懺禍。叫得相應。上元中元下元。爲他降生之日。原是兄弟三人。在此出家成道。得了天仙之位。因此四海九州來進香火不絕。這玉樓和月娘上

得山來先。黎了伽藍。討了脚力。上得南天門。只見密
層層松竹雲烟。仙人採藥。老衲翻經。鐘聲香氣。飄出
林外。真是洞天福地上的大殿高臺。俱是白石玉柱。
雕作盤龍。法身高大。有二丈餘高。前後兩層迴廊圍
繞。經樓香閣。高出雲霄。二人不敢擡頭。拜畢。焚了香。
怨玉樓道請姐姐。姐姐討籤。月娘捧籤筒在手。暗暗祝誦。
若是母子再得相逢。求箇上上。跪下纔搖一搖。早有
一籤跳在地下。小玉拾起來。是上上。第十一籤。

君是人間最吉人。由來陰德可通神。

明珠會合終須有。紫竹灘頭一問津。

玉樓也跪下討一籤。是中吉。八十二籤。

月冷霜寒楚水涯。飛花已過五侯家。

平生積善無人見。一炷心香對法華。

兩人謝了籤。就有道人請去雲堂齋飯已畢。捧過緣簿。求二位娘子布施。玉樓留了二兩香資。不肯叫月娘另費。月娘不肯。留下了五錢銀子。下得山來。買了幾箇鬼頭兒。紅棒槌兒。貨郎鼓兒。給安郎耍。又買了兩張雲臺山十八村出賢人的圖兒。那鋸樹留鄰耕。

牛護主的故事。件件俱有。依舊上了原船。回淮城來。不則一日。到了清江浦。因閘口不開。船走得慢。換上兩乘小轎。飛也似到了淮安。原來住在竹巷一帶河邊。進去五間門面。三層房子。後面住房。傍一箇小小閣子。上供着觀音菩薩。月娘進去。和小玉拜了佛像。卽收拾了閣子。下一間給月娘宿卧。姊妹二人同心一氣。過其日月。孟二舅自去湖上做小買賣。討租錢不題。不知將來月娘母子何日相見。正是天長地遠。誰能盡。明月蘆花無處尋。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五

戒導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二十八回

蔣竹山官星妙藥

苗員外賣富投誠

詩曰

盡○道○該○休○不○肯○休○
饑○鳥○飽○肉○貪○猶○啄○
適○口○味○多○因○作○疾○

能○消○幾○日○下○場○頭○
浪○蝶○尋○花○舞○更○稠○
快○心○事○過○漸○成○憂○

三○迴○九○折○瞿○塘○險○
安○得○灘○灘○遍○歷○遊○

前表過感應篇所說苟富而驕不外箇貪字又說見
人美色起心私之不外箇淫字且講這苟富二字俗
說無故而得千金謂之不祥多有暴富暴亡的一似
鬼神愚弄人一般到了那擁着厚資踞着高位財大
勢大只覺天上地下獨有他尊誰看在他眼裡忽然
冰山崩倒如雪點洪爐那鄙鄙金谷之富一霎冰消
求○做○一○個○平○安○乞○丐○也○不○可○得○總○因○氣○高○膽○大○福○過
灾○生○因○此○這○君○子○不○輕○受○不○義○之○財○不○肯○食○無○功○之

祿不但沽名也。爲遠避些禍患。那小人如何捨得。所以個個不得長久。單說這蔣竹山一個草頭庸醫。原因死裡逃生。忽然遇見金兵擄住要殺。全無生路。因搜出賣藥的鐵响虎撐來。知道是賣藥醫人。饒了不殺。先治好了幹離不的愛妾。又治好了金兀朮四太子。一時封了韃官四品之職。卽如中國武職遊擊將軍一樣。因此得寵不離左右。替揚州鹽商說情。又賞了一船鹽。約有八百包。那時金兵初入中國。只道是官鹽。没人去賣。賞了蔣蠻子做賣藥的資本罷。那知

是話可以
通妙

續金瓶梅

那鹽商汴梁行鹽。遇着大亂要逃回揚州。把本銀暗
打在鹽包裡。約有十萬金銀。那兀术那得知道。蔣竹
山平白地得此天大財寶。那裡想起。從來說福。從此
起禍也。從此起。當時蔣竹山因賞了鹽船。就在營裡
開了一座鹽店。叫人發賣。先賣了頭一層鹽包。足得
了四五百兩銀子。也是合該發跡。那日因家下沒鹽
吃。擡下一包來。要倒在磁缸裡。只聽响了一聲。險不
把箇磁缸兒打破了。原來鹽裡埋的都是五十兩一
錠的太元寶。每包裡十箇。疾忙報與蔣竹山知道。又

連夜取出幾包來都是一樣把元寶堆了兩大梁。說得箇蔣蠻子又驚又喜就放在船上不敢動了。若論正理蔣竹山一個窮醫生要有些正道就該想起這等大財日後享受不起照舊進奉與兀木太子必然厚賞還把他做個好人從此得幸加到大官也是有。的這蔣竹山一個賣藥的窮光棍如何有此見識喜得沒天沒地便認做他是一個大財神合該得此橫財白日黑夜算計着要享用這十萬銀子把舊表子韓金釧兒聽見擄在營裡使了三百兩銀子贖將來。

做了渾家。又聽的臨清關上兩個粉頭彈唱得好。一個叫做李翠。一個叫做月娥。在藍旗營裡。也使了六百兩銀子。買了來。一時間好馬好鞍。前呼後擁。在家中吹彈歌舞。鬧箇不了。每日價大酒大肉。吹打做戲。賭的嫖的。都來幫他。滿營裡只道他賣了鹽得的官錢。那曉得這暗中一股大財。正是

人生禍福在機緣。命也無憑數也偏。

誰信衛青還尙主。安知石崇送空船。

鷄蟲得失原成幻。魚鳥飛潛各自然。

喚醒塞翁成一夢
始終生死只空拳

看官聽說這箇財字。具傍邊加箇才字。分明是有才的人。纔享用得他。似那等窮人。只爲無才。所以替那財主使喚勞苦。了一日。纔掙得那兩餐飽飯。這箇利字。禾傍邊加箇卓刀。分明是有利的所在。就有人執刀。伏在傍邊。一般似那等貪心害理。有利不能享受。多有傾家喪命的。也是爲箇利字。錢字。金傍加兩箇戈字。分明是有錢的人。就有兩層干戈。在側人所必爭的一般。似那等小人。爭長較短。打官司。傷天理也。

說法

只爲箇錢不肯捨。所以說有萬金之福。必有萬金之才。纔享得來。纔保得住。如今小戶人家。有上幾貫浮財。不肯學好。就要心高膽大。不消幾年。官司人命。盜賊水火。必到破家。纔住也。只因他没這福量。或是得之不義水裡來。還要水裡去了。或是福量限定三升的鍋。容不下四升的米。也要滾將出來。因此這箇銀錢。有命是貪不來的。只是有這君子賢人。纔曉得知命省了多少心機。那小人行險。冒死求將利來。到底守不住。只落得一場好笑。那蔣竹山如何享得這等。

一箇富貴就是十萬金銀。叫他尋這一塊樂地去享。受如今兵慌馬亂到處裡賊打火燒也沒有安身的去處。那官室妻妾衣服飲食能用得多少。可見這件東西少也少不得多也沒處用。只有勤生儉用。安命樂天極是便宜的。却說蔣竹山自得了十萬金銀。一時用不盡。又不敢搬下船來。晝夜憂思。反添上了三件大病。第一件怕日久隨管沒處安頓。被人知覺。稟到四太子營裡。從前追出來不是福。到是禍。第二件太子爺原說只賞這鹽。還要這船載兵。不久要來封。

船這些銀子可在那里堆垛。第三件這些營裡鞦官們個個知道蔣蠻子賞了許多官鹽。大家要來擡幾包去用。幾番來取蔣蠻子自己知道鹽中有物不敢送人的。這些金兵只道他慳吝。白白得了許多官鹽。一包也不肯捨。常發銀要來平搶些去。難道是你蔣蠻子用錢買的不成。因有此三件憂愁。弄出一件怪病來。像是氣蠱。又像是酒脹。其腹彭彭虛脹起來。又有三個相厚的嬌滴滴青樓。晝夜盤弄。那蔣蠻子有一件春方。是金鎗不倒。夜戰十女的。只求一箇海狗

瀾忽起波

腎○要○進○與○四○太○子○是○無○價○之○寶○那○日○就○有○一○個○醫○人○
找○將○來○要○騙○他○的○你○道○是○甚○麼○東○西○

草○本○名○稱○膾○臍○一○雄○能○御○一○羣○妻○

纔○來○水○底○同○魚○戲○又○到○沙○邊○似○犬○栖○

性○本○發○陽○能○下○壯○力○堪○縱○慾○使○陰○迷○

只○因○好○色○心○無○厭○借○狗○爲○人○亦○可○悲○

原○來○這○海○狗○腎○出○在○東○海○文○登○膠○萊○地○方○一○雄○能○屨○
百○箇○雌○的○因○此○在○羣○母○狗○中○打○不○出○箇○雄○的○來○况○他○
靈○怪○多○力○只○在○海○島○中○石○上○眠○臥○再○不○肯○上○岬○來○的○

如何○拿○得○他○。因此○那○捕○他○的○漁○人○。看○那○島○中○有○狗○的○踪○跡○。卽○便○撒○下○密○網○。長○繩○套○住○他○的○脚○手○。便○釘○鈎○鈎○住○先○儘○他○走○箇○極○力○。我○這○繩○上○倒○鬚○鈎○。越○扯○越○緊○。漸○漸○扯○到○皮○裡○。疼○痛○起○來○。然○後○用○力○一○收○。海○狗○護○疼○。慢○慢○攏○將○來○。扯○到○岸○上○。那○些○百○十○箇○狗○子○。都○走○下○海○裡○。去○了○。所○以○打○的○真○狗○。斷○斷○得○不○着○箇○雄○的○。只○好○將○女○粧○男○。以○真○作○假○。騙○他○百○十○兩○銀○子○。使○油○浸○透○。那○裡○認○去○。又○有○兩○件○假○東○西○。可○以○當○做○真○的○一○樣○。是○海○猫○。比○狗○一○樣○。只○是○嘴○畧○平○些○。一○樣○是○海○豹○子○。比○狗○一○樣○。只

是皮上有些花斑。此二物極易得的。雖是真髻髮。却又不如狗的中用。總是有真髻髮的。偏是假狗。有真狗的。又是假髻髮。那醫者急於取利。只得把那些陽起石海馬蛤蚧肉蓯蓉一般發陽熱藥。齊齊做起。奉承那眠陽的老先生。畧一舉陽。就說是海上仙方。從此再不軟了。那知此一服熱藥。便做西門慶的胡僧春方。久久力盡精竭。陽枯火虛。無不立死之理。今日蔣蠻子得了這箇假狗。如異寶一般。慌忙走入營來。見四太子在營裡踢球。站在一邊。不敢驚動。四太子

見蔣蠻子進來。拿着一箇黃油絹紙包着箇甚麼東西。打着番語問道甚麼物件。蔣蠻子跪下道是海狗腎。前番王爺要找來合藥的。今日纔尋得來。原來金兵取了東京。得的婦女萬千。恣情行樂。只要這箇春藥。今日見此至寶。如何不喜。就賞了一箇大元寶。留他飲宴。打着緊急鼓兒。頑耍。因說不日要往南攻打揚州。過了鎮江。直取江南。聞說揚州富庶繁華。怕兵一到。發火燒壞了城池。先發一枝大兵去招撫那些鹽商們。恐怕驚走過江去。没人助我的兵餉。只這一

句把個蔣竹山提醒。也是他官星有助。卽跪稟說王爺如要招撫鹽商。醫官有一個絕好的相知。是鹽商苗員外。有百萬之富。但得前去叫他爲內應。可省十萬大兵。但小人不知用兵。只好做的文官。須得一大將同往鎮守。催辦糧草。接濟江南。纔可進兵。兀术大喜。卽時申請金主。先把蔣竹山使領揚州都督之印。明日卽發你同阿里海牙領兵三萬。從旱路同行。兀术自和幹離不一路。攻打淮安。到瓜州會齊。遇江蔣竹山起來磕頭如搗蒜。謝了又謝。那鹽船上十萬銀

子纔有了着落。這些憂愁病腫。被喜氣一冲。就如吃了一貼大黃湯。一時消散了。一出營來。傳聞他陞了揚州督撫。誰不尊敬。早有營中的南兵們投見的手本。不下幾千。那蔣竹山真是富貴一齊來。想了想。這十萬金銀隨營南去。何等妥當。一到揚州。不知還得鹽商的多少珠寶。如此潑天之富。豈不是天送將來。正是人心如此。天意不然。總是造化。愚人無所不至。這蔣竹山一面大弄起來。做的二品服色。蟒袍金帶。執事旌旗。每日家吃賀酒。大吹大擂。金鼓喧天。淮條

詞○天○亦○無○

點○兵○南○下○那○營○中○原○有○揚○州○兵○丁○發○了○百○十○人○先○做○
奸○細○去○勾○引○鹽○商○爲○內○應○不○題○

每○笑○天○公○罔○善○民○
常○將○財○色○賺○惡○人○

蛾○因○投○火○偏○張○焰○
魚○爲○貪○鈎○更○設○綸○

惡○貫○滿○盈○仍○迷○惡○
身○名○奢○泰○始○亾○身○

明○明○慈○母○客○驕○子○
暗○使○功○曹○報○鬼○神○

這○蔣○竹○山○潑○天○富○貴○不○求○自○至○安○排○南○伐○不○題○原○來○
當○日○替○汴○梁○鹽○商○說○情○時○有○一○人○姓○王○名○敬○宇○是○徽○
州○人○自○失○了○鹽○船○迷○回○揚○州○還○有○些○帳○目○在○汴○梁○使○

他親爺王二官人改名王文舉。在水營裡充一兵丁。聽得蔣竹山陞了揚州督撫。不日過江。情願來投一細作。上揚州傳與哥哥王敬宇。勾搭衆鹽商們。內應希圖保守身家。還望得些衆人的外財。卽時寫手本見了竹山。細說揚州城還有百十家大鹽商。金銀財寶如山之積。小人先到城裡。通知這起鹽商們。張見得南兵軟弱。敵不過金朝兵馬。誰敢不降。先把投誠的名冊彙報上來。也免得殺害性命。說得蔣竹山大喜。就賞了一張把總。劄付不一日。候阿里海牙整兵。

狀
圖
出
奸

前○進○却○說○這○王○文○舉○率○領○衆○細○作○扮○作○逃○難○南○人○從○
清○江○浦○由○淮○安○去○一○半○從○汴○梁○由○河○路○上○揚○州○去○一○
半○王○文○舉○先○從○水○路○到○了○揚○州○見○了○哥○哥○王○敬○字○找○
尋○苗○青○員○外○隆○說○詳○細○苗○青○喜○之○不○盡○自○已○心○裡○想○
道○這○富○貴○出○在○這○里○揚○州○城○多○少○富○商○今○日○俱○在○我○
手○裡○生○死○這○幾○年○多○少○嫌○疑○多○少○仇○恨○今○日○都○要○在○
這○件○事○上○報○復○尋○思○了○一○夜○怕○開○報○不○明○白○請○了○一○
個○爲○行○檢○革○退○的○生○員○緯○號○王○起○事○因○他○平○日○好○告○
人○打○官○司○慣○於○開○單○捏○款○賴○債○典○詞○人○家○有○爭○訟○的○

就是他的買賣專一兩下挑唆。只有弄起事來再沒
有消滅下的。又且書東四六都是明白。自從革退衣
巾奪了衙門前的飯碗。全靠着苗員外鹽店裡作箇
記室。因苗青筆下不明時常代筆做了門下晚學生。
早晚和店裡小郎們串通得些小利糊口。因此苗青
想起來忙請王起事相公來。又怕他走漏風聲。許他
五十兩銀子。也使他列上一個名字。日後金兵下了
揚州。俱有陞賞。那夜至二更悄悄商議彙名具冊。先
使人在路上金兵營裡報了定箇日子以何爲號。好

做內應。這王起事。又是個害人利己的。兩意相投。喜箇不了。連日將揚州富戶行家大小舖面金帛子女。併養瘦馬。開雜貨。走蘇杭之家。姓氏門面坐落處所。分作上中下。和報審戶冊一樣三本。又把城中兵馬錢糧。將官姓名。虛實強弱。各造一冊。城上梁口門兵。某處有備無備。各造一冊。密計箇暗號。在城上准備接應。背了衆人。使一的當心腹。同王文舉打扮作客商。把冊子打在貨裡。没人知覺。沿路迎將來。不日阿里海牙同蔣竹山率領三萬人馬。由汴梁水旱兩路。

進發但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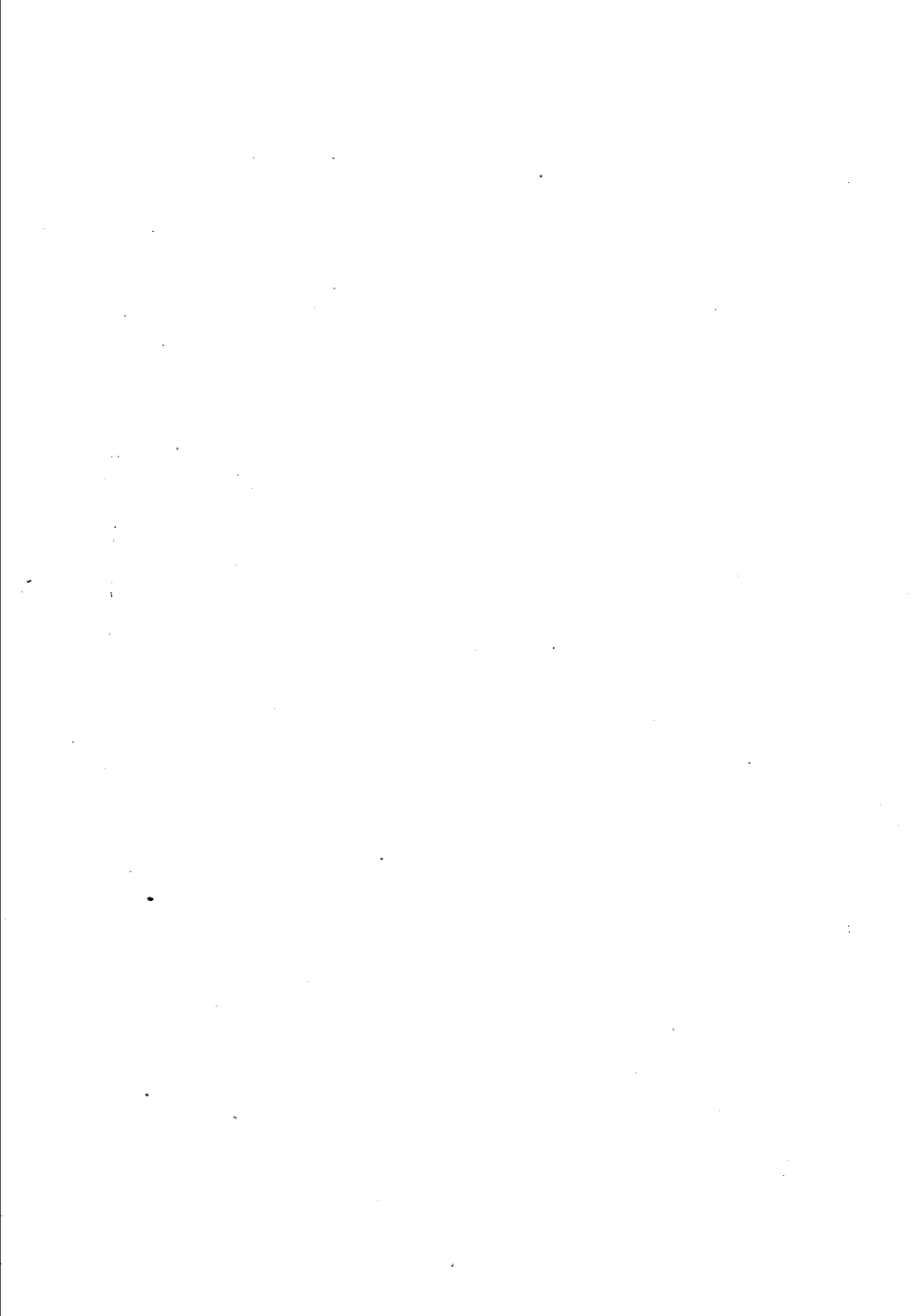
毳幕重重。帳房密密。弓刀簇簇。駝馬紛紛。黃沙漫起。邊塵黑氣。層層迷日月。但行處。角聲振地。下營時。部落遮天。旗分五色。千里鳥雀投林。陣按八方。萬戶人烟。屏迹打草。搶糧。哨馬先行。百里外。殺人放火。屠城常在一時間。

前軍行至睢州地方。王文舉認得蔣竹山旗號。跪在路傍。早被哨馬捉住。口稱是報揚州的機密軍情。傳至營中。見了元帥阿里海牙。和蔣督撫。呈上册籍。

了大喜賞了酒飯。使他帶回空頭劄付一百張。任憑苗員外分散。又給一枝番字白旗。藏在身邊。使他插在城頭。卽在此處攻城。又怕他有間諜。使來人先回。將王文舉留在營裡。以防有詐。那苗青的奸細和原差去南兵。依舊扮作逃難的客人。潛行去訖。這一路先取了天長六合。清河桃源不戰而降。直殺到淮安地方。那時南宋高宗正在南京。商議戰守之策。每日與汪黃二相商議。怕金兵南犯。要建都杭州。又被那一起南渡功臣苦留。要提兵江北。以便恢復汴京。那

一時李綱趙鼎張浚張所久已謫貶在外。要與金人講和。情願納弊稱侄求還二帝。因此那些名將岳飛劉錡吳玠吳玠俱分守各方。止有淮安是一個文官。同一個叅將鎮守。兵分汛地。一時城內空虛。聞金兵三十萬直到淮揚。百姓先逃了一半。那些殘兵敗將原是汴梁殺破膽的那個敢出戰。因此直至揚州。如入無人之境。那苗青在城真如望穿餓眼。恨不得一刻。卽到他便做起大官來。指望封侯封王一似把箇揚州城就是他家送的一件大禮一般。好不重人得。

緊。但不知兵到揚州。蔣竹山的富貴和苗員外的身
家。果然如何。正是金山冲北斗。愚人無福也。難消泥
佛。上西天。呆漢有心。終不到。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五

妙悟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二十九回

董○玉○嬌○明○月○一○帆○風○

鄭○玉○卿○吹○簫○千○里○夢○

詩曰

江南自古鬪妖嬈

無數烟花上翠翹

百寶不辭粧舞帶

千金何惜買春宵

海棠過雨胭脂冷

坼柳經風睂黛搖

東去伯勞西去燕
玉人何處憶吹簫

單表這人生世上都爲這箇情字生出恩愛牽纏百
般苦樂就是聖賢英雄打不破這箇牢籠如何脫得
輪迴生死卽如來佛的大弟子阿難被摩登淫女所
迷幾乎破了戒體幸虧如來天眼解救度他成佛那
道家以女色叫做革囊說是血布袋裏的一堆白骨
雖是這等說古來求佛求仙的人不知被箇色字壞
了多少許旌陽祖師見弟子大道將成不知何人可
傳真丹將爐中煉丹的炭化作美婦十餘人夜間遍

無法

仙道

試弟子。無一人不被點污的。至今江西有一地名炭
婦鎮。可見一點情根原是難破的。大學講正心誠意。
開首頭一章。就講了箇如好好色。從色字說起。纔到
了自慊的地位。可見色字是箇誠意之根。仙凡聖賢
這一念是假不得的。卽如倩女離魂。尾生同死。纔滿
得箇誠字。與忠臣孝子的力量一樣。滿足只分了邪
正兩途。因此講理學的不可把色字抹倒。如今做小
說。忽然講理學起來。分明可笑。只爲好色的人。還把
良心壞了。併好色也沒有點實心。豈不可恨。卽如鄭

其正可
恨亦不要

玉卿一個浪子。初時與銀瓶如魚似水。生死難開。只
爲兩人情厚。把千萬金粧奩寶玩。捨死從他。連夜逃
上揚州。誰料玉卿見了董玉嬌。變了初心。又貪財負
義。得了苗員外千金。把銀瓶輕輕棄了。以致銀瓶自
縊而死。天下負心人到此。你說可恨不可恨。他便說
有了董玉嬌一個名妓。又騙了銀瓶櫻桃。一切粧資。
財色俱足了。可知道他能享不能享。那日換上苗員
外家浪船。移過箱籠物件。把銀瓶哄上苗青大船。說
去別董玉嬌。却使玉嬌從後艙上了自己浪船。一篙

點開順風南去。也不管銀瓶死活。捧擁着玉嬌船上。作樂。早已備下完親喜酒。那櫻桃不解其意。還想是銀瓶在苗員外船上。一定後面趕來。又只見董玉嬌坐着要茶要酒。不似個生客。叫了幾聲櫻桃。便奴才長。奴才短。罵起來。似家主婆管家的光景。好不疑惑。聽了半日。見他二人相偎相抱。說是兩下換了。那櫻桃纔知道。楊花風送無歸處。燕子巢空。少主人。大叫一聲。也不斟酒。也不煎茶。倒在船艙裡。有哭山坡羊爲証。

痴心冤家一場好笑。大睜着兩眼往火坑裡就跳。實指望說誓拈香同生同死。誰承望負義絕情。把恩將仇報。嬌滴滴身子空貼戀了幾遭。沉甸甸的金銀。乾送了他幾包。轉葫蘆子心腸。誰知道口甜心苦。蜜甜般舌頭。藏着殺人的毒藥。蹊蹺纔見了新人。把舊人丟了。聽着只怕那舊人的樣子。新人還要遭着。

那鄭玉卿。纔方發興。要與董玉嬌盡歡。叫着櫻桃不應。又被玉嬌激了兩句。道你家的奴才也沒見這樣。

大的鄭玉卿跑到後艙。搽出來一頓拳脚打得可憐。
沒奈何艄公叫個後生送酒來。兩個人勉強成歡。一
夜順風直過了瓜州。泊舟金山之下。鄭玉卿從不曾
見金山光景。但見

長江萬里。天風浩蕩。接青霄。高塔九重。海日蒼茫。
開翠壁。突兀是佛頭。一片粉牆。籠竹樹。周圍如螺
髻。千家金碧。出烟波。江間隱現。遙聽兩岬鐘聲。石
勢參差。依稀中流樹影。郭璞墓前碑不沒。伍胥關
上月常圓。

又來了。

玉卿觀之不盡。正要上舫一遊。艚公說妙高臺中冷泉許多妙處。恰好有一個浪船先在舫邊繫在寺門石邊松根之上。內有少婦二人。不上十八九歲。艷粧對坐在船上圍棋。見了玉卿。偷目掩口而笑。全不迴避。玉卿舊病又發。上得舫來。有一少年領着一個家僮。早在寺門相候。深深一躬。問老兄要上金山。畢竟是有趣的。可以同往。玉卿喜之不盡。携手而行。早有僧人接住。讓到經樓後面一座方丈。甚是精潔。經卷繩床古爐名畫。清雅異常。方纔坐下。就是一盞泡的。

吟茶。隨後便是小菜。十香豆豉。斟上三白泉酒。入口
異香撲鼻。早已辦齋留飯。齊整非常。玉卿一看少年。
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不上二十一二歲。戴一頂
片玉羅巾。紗袍朱履。一團和氣。見了玉卿。好似同胞
模樣。十分親熱。玉卿忙問仁兄貴姓。尊表鄉貫何處。
少年便道。小翁姓吳。名友字虛舟。本府京口居住。家
君是前朝蔡太師門生。官至開封府尹。止生小第一
人。因好頑耍。略曉些音律。以此教了這一般女戲。費
有萬金。每日只與江湖上朋友飲酒做戲。傾家結客。

小○弟○又○性○好○揮○霍○一○時○興○發○就○是○千○金○一○擲○而○盡○這○
些○心○愛○的○家○樂○們○也○常○常○贈○與○朋○友○一○邊○贈○人○一○邊○
又○去○揚○州○買○幾○個○瘦○馬○來○頂○補○不○消○半○年○還○教○唱○的○
一○樣○以○此○人○起○做○小○弟○一○箇○諱○名○叫○做○吳○猷○子○又○號○
做○撒○漫○公○子○小○弟○其○實○不○猷○看○的○這○些○金○銀○美○色○不○
過○是○供○我○們○行○樂○的○何○必○認○作○已○有○的○物○件○今○日○船○
上○兩○個○女○子○是○粧○正○旦○的○兄○如○有○興○可○呼○來○侑○酒○這○
僧○房○中○不○便○咱○將○氈○移○在○妙○高○臺○上○使○他○酒○家○送○上○
酒○餚○來○看○這○江○天○一○色○萬○里○風○帆○到○是○助○興○說○到○妙○

處把個鄭玉卿弄得骨軟心麻。暗中尋思我小鄭這一路風光好不助興得緊。這兩個美人又有幾分了。看這個憨公子比苗員外又是傻的。休說是白白送人如肯再換就貼上這董玉嬌。我情願捨一得二。口中不言。心裡喜得沒縫。那寺門前酒家早已移上席來擺在紗高臺上。四而牕開。江流在底。望見焦山北固江南一帶城郭烟雲往來舟楫。真是画图看之。不盡。吳公子斟上一盃酒。送在玉卿面前。方纔問仁兄姓字。下次好約到寒家住。上一年半載。結箇生死之。

交也不枉了今日相遇。玉卿答道：小爺姓鄭，賤字玉卿。汴梁人氏。因到鎮江訪親，不期今日相遇。容小爺明日登門奉叩，說的入港。家僮斟酒數巡。那酒家上來送酒，問道：今日是要席要飯？那位相公作主？小人好送上來。吳公子便道：有好酒好菜，鮮魚、筍、鷄，只管照常添換。到是飯不大緊。這些菓碟酒菜，俱要精緻。些來問甚麼？誰是東道主？忒小覷了我們。一言未盡，腰間掀起紅綾搭膊來，拿出一箇錦幅，解開是四大錠銀子，外有散碎的三十餘兩，又是半截金子在裡。

理。本分生。

面。吳公子取了一錠銀子約五兩重。丟在酒保面前。說你拿去總筭罷。酒保欣然去了。玉卿見他慷慨義氣。甚不過意。道小第也有小舟在此。自該作主。如何敢先取擾。這等明日小第回敬罷。飲得半酣。那吳公子又向水紅襯衣腰下取出一枝紫竹簫來。品出那穿雲裂石之聲。那個小後生腰間取出檀板。和着簫聲。唱了一套念奴嬌。

江海狂遊二十年。再問廣陵花柳。那水吳山明月。裏忍向東風回首。嬌鳥啼春。名香籠玉。半露纖纖。

手朱闌綠水。是處有人消受。那知潘岳頭白。沈郎腰減。歸興濃如酒。歌舞樓臺人散後。城上時聞。刀斗北地胡笳。南中烽火。非復江都舊。庾樓如昨。人在樓中知否。

不一時酒保添換新席。八碗大菜。是一盤新出水的白魚。一盤燒的肥鷺。一盤飽的香葷。和水晶猪蹄。一盤金華火腿。薰的臘肉。紅白透亮。一盤豆豉炒的麵筋。拌着銀絲餅。鮓。又是一盤紅糟蒸的帶鱗鱗魚。又是一盤鎮江燒鰲。剥得琥珀似。圍裙欵美。如脂入口。

而化。又是一盤蘇州油酥泡螺。兩大盤糖酥水晶角兒。每人面前一碗雜湯。無非是新笋蛤蜊海粉胥膏肉丸。又有桃仁瓜子。打扮得紅白清美。其實可愛。各人面前換箇大盃。纔飲到熱處。那僧人又送上中冷泉的新茶。領着個白淨沙彌。一箇雕漆盤。四箇雪靛般雕磁盃。俱是哥窯新款。二人讓僧同坐。茶畢斟上酒來。那僧也不謙讓。就橫頭坐下。看他兩人發興。滑拳將茶盃斟滿。鄭玉卿連贏了吳公子兩拳。吳公子稱獎道。兄這拳高得狠。小弟全伸不得手。待小弟吃

篆片二
字妙如
時時根三
意

奇想

乾這兩盃再滑。玉卿却要與僧人滑拳。這僧綽號月
江原是篋片出身。住在金山前院。因見這玉卿和吳
公子俱是美少年。在妙高亭飲酒。想來幫閑助興。見
鄭玉卿興發。就連贏了玉卿兩拳。玉卿吃得高興。見
吳公子吹的好簫。卽忙取過來細看。誇道好簫。吹了
一套楚江秋。甚是清亮。飄渺之聲。透出雲霄。引得這
吳公子船上美人在山下吹笛。管相和。真是鸞鳳和
鳴。玉卿誇之不盡。吳公子便道。這兩個家樂。是揚州
上年使了五百兩銀子買來的。學了這一年。纔畧罷。

快
肉麻痛

得口。家下還有二樣的八名。和他們打十番鼓兒。到
也好聽。因有一個相知金員外。十分愛那正旦小第
卽時送了他。至今還少一人頂補。老兄如不嫌他們
醜陋。叫他們上來侑酒。十分愛他。就是相贈也不難。
這月江和尚。兩箇涎眼睛。如餓鷹一樣。恨不得兩個
美人上的山來。煖煖眼兒。在旁攛掇着。說吳公子這
纔。是高人。玉卿心裡十分指望。却口裡謙道。初會取
擾。已是過情。如何敢勞盛使們趨走。只是這箇笛和
管子吹得十分妙。要和簫合起來。到也有趣。吳公子

便叫那小後生道：你快下去叫他兩個上亭子來。一箇笛管，連提琴都取來。那後生纔待要走，月江道：天色晚了，這亭子上不便點燈燭，到是小房近些。茶水方便，不如移席到小僧樓上去好些。吳公子道：極妙。即便起身，隨月江過了半山堂，往塔前來。那小後生飛也似下山去了。吳公子也囑付快些上來，怕夜晚了。山上不好行走，後生去訖。這玉卿和吳公子攜手相扶，扳肩而行，到了禪堂。正面一座觀音琉璃點着，着月江忙叫徒弟取水來，淨了手。吳公子便向玉卿

道見如不棄小弟愚拙。情願八拜爲兄。與兄爲生死之交。明日接到舍下。同住幾時。月江在旁道。從來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爺們天生的如親兄弟一般。小僧就是主盟。玉卿大喜。問了年庚。玉卿長吳公子一歲。就分左右。向佛前拈香八拜。又和月江也拜了。大家起來。進了方丈上的望江樓。小沙彌點上蠟來。又是新茶。擺上素食。滿桌都是異品。南果糖纏。十分有味。茶罷。纔是酒來。月江取出些糟薑醃豆腐。十香水菜下酒之物。件件稀奇。吳公子要與玉卿對棋。月江

瑣碎文

字昌黎

馬記耶

冷點

取出一付雲南棋子。花梨木棋盤來。燈下對賭。公子說一箇子一兩。就是明日的東道。現帳還算一大盃。玉卿棋原不高。輸了四子。吳公子讓了先。又對下一盤。却是公子輸了十一子。准了四子。還欠七子。又該是公子的東道。卽忙斟上該七大盃酒。公子一飲而盡。只斟上兩盃。煩玉卿月江賜陪。十分豪爽。這時天有二更。天氣江中烟霧不明。等了許久。全不見後生。和二女子到。吳公子十分焦燥。罵這些人無用。月江道只怕不曉得這裡。又錯走到山頂上。倒遶了許多。

路少不得還走到這里來。忙叫沙彌取箇燈籠兒去。接去一個沙彌取了箇燈籠。油紙糊着。上寫月江二字。飛也似去了。這里又斟了一大盃。送在鄭玉卿面前。要他行令。取了一箇龍泉窰豆青骰盆來。擺上六箇紅綠象牙骰子。玉卿取在手裡。只管滾骰。却不記得箇好令。叫吳公子行令。又決不肯讓了一會。月江道。我有一箇舊令。是雙生趕茶船會蘇卿的故事。用四箇骰子。那蘇卿是個美人。算一箇紅四。雙生是個才子。算一箇六點。兩人對擲。有了四六。便算趕上。

了。湊成多少點數。如沒有紅六。也是一盃。有了趕不上點數。也是輸。只要趕上數。纔罷了。玉卿和吳公子對擲。吳公子擲了一箇四。一箇六。又有一對五。共算二十點。玉卿連擲了三色。先有了四。沒有六。罰一盃。又一擲。有六。沒四。又罰一盃。第三擲。有了四六。却是一箇二。一箇三。止湊成十五點。比吳公子少了五點。算趕不上。連輸了五盃。又擲了一回。到底趕不上。吃了十餘盃。天有三鼓。那後生全不見到。吳公子大怒。發燥道。這些奴才們。船上不知幹的甚麼勾當。待小

弟自己下山去叫他。忙呼沙彌。又點一箇燈籠。苦留
 不住。下山去了。公子去後。月江與玉卿對擲。到底趕
 不上。月江也輸了幾盃。天將三鼓。蠟換了三枝。只聞
 得江口南風大作。那江潮之聲。振得山下石根如戰
 鼓。相似月落江心。滿天黑霧。玉卿凭樓一望。夜深又
 不能回船。如何是好。月江便道。這山有兩條路。一路
 通到山後。一路直到寺前。多是去的人不知路。逕如
 何小沙彌也不回來。待我下樓去。再使一人點着亮
 子接他。說畢。月江也下樓去了。只落得玉卿一人孤

此夢是
真。是假。

伏後案

到死情
願

孤恹恹在樓上乘醉而臥。忽然一陣異香飄來。却是櫻桃來喚起玉卿道。俺姐姐來了。玉卿醉眼朦朧。只見銀瓶走到面前。把玉卿拍了一把。道。冤家你閃得我。好苦也。指望和你同生同死。背井離鄉。一路南來。誰想你被苗員外賺哄。把他的賊船換了我去。又要謀害你的性命。我今在上帝告了冤狀。把他問成凌遲處死。我還了你的欠債。托生了男子去了。今日起來送你過江。快快走過江去。不久金兵到了。我的冤家。你有家難逃。誰是你的親人。說畢抱頭而哭。推了。

一把玉卿醒來纔知是夢。看見桌上燭已將殘。聽見隔岸鷄聲報曉。忙叫方丈裡沙彌。通沒一人答應。只落了一枝好簫。玉卿下樓來。只見旁一小門關着。不開。天已將明。玉卿叫了半日。有一老僧出來問道。玉卿那裏的香客。起的好早。玉卿把月江讓。他上樓飲酒。同吳公子下船去接美人的話。說了一遍。老僧全然不省。只道這箇樓是接待官客的去處。先一日有個僧人定下請客。給了五錢銀子。我們不知甚麼人。只聽見樓上吃酒。我們不管這些閑事。說畢關上門。

又是做
夢

真是虛
舟

續前卷

去了玉卿好生疑惑。只得從舊路而回江上。大霧又不知船上董玉嬌和櫻桃這一夜如何。盼我那曉得。我和朋友在樓上耍了一夜。或者吳公子和月江都在他船上。到天明了。不肯上金山來。今日他輪的七兩銀子東道。少不了還樂這一日。再過江去訪他。定然有些妙處。一面想着。一面走下山來。走到山門前。那裏有隻船影兒。說了一驚。疾忙走過江口上。呀的去處。自己的船也沒了。那江上風浪大起。黑霧迷漫。石勢橫空。飛濤捲雪。鄭玉卿獨立岸邊。好一以

風飄斷絮。水泛浮萍。孤另另。喪偶的鴛鴦。冷清清。
失羣的孤鴈。金屋屏空。往事一朝成。幻夢玉簫聲。
斷不知何處覓。秦樓烟花。化作空花。慾海總成苦。
海錦簇花攢。說巧嘴的朱門蕩子。酒闌人散。吃蒙。
藥的白面憨哥。翻巧弄拙。依舊赤手空拳。財散人。
離。只爲負心忘義。水裡得來。水裡去。被人欺處。爲。
欺人。

看官聽說。只因人心機巧乖猾。百般要貪人的便宜。
到底才弄巧成拙。如賭博一樣。偏是善賭的。到頭來。

輸○箇○精○光○沒○有○一○個○成○起○家○事○的○如○使○蕩○子○騙○了○妻○
 財○強○盜○造○起○家○業○來○又○講○甚○麼○天○理○說○甚○麼○報○應○只○
 因○這○李○瓶○兒○欠○下○花○子○虛○前○世○宿○債○托○生○了○銀○瓶○拐○
 帶○家○財○與○鄭○玉○卿○勾○消○這○本○舊○帳○完○那○些○情○緣○罷○了○
 豈○有○鄭○玉○卿○一○個○浮○浪○子○弟○到○處○裡○就○有○騙○了○美○色○
 橫○財○的○理○因○他○認○真○是○個○花○花○太○歲○見○人○家○色○就○恨○
 不○得○弄○到○手○裡○因○此○把○自○己○的○本○錢○反○被○別○人○弄○去○
 這○樣○翻○使○了○演○鎮○法○兒○火○燒○了○自○己○衣○裳○往○往○都○是○
 有○的○豈○不○是○現○前○報○應○原○來○苗○青○換○船○時○就○把○自○己○

玉卿不
曾折本

慣走水的賊船換上鎮江去要水裡謀害殺鄭玉卿
的性命依舊把董玉嬌和櫻桃金珠寶玩全全得了
回來先使一班梨園叫着兩個妓女粧成吳公子和
僧人接引他入港哄他醉了要吃板刀麵拋在江心
做粽子樣去祭屈大夫的誰想天憐這鄭玉卿是個
傻心子弟不叫他死只把他這些浮財了帳還他一
個精光棍罷了因玉卿與吳公子上山吃酒到還騙
得一場大醉一夢醒來做了個飄瓦虛舟落得個玉
卿在岸上走來走去一似尋針的模樣那江船上客

人看見玉卿道。這個人真是有趣。到像得了山水真
景。苦吟敲句的光景。又不知是等甚麼親眷。這等守
株待兔。望眼將穿。可不作怪。那知道董玉嬌和船公
約。就在今夜裡。害他性命。後因他金山飲酒。入夜不
回。纔將船連夜放開。把櫻桃家事實。玩古董。一船載
回。正是拋將明月爲鈎餌。留得長江與客。幾但不知
後來玉卿作何結果。苗員外何等快樂。正是比翼鳥
被風吹散。故巢不定。幾時歸。合歡花。冒雨摧殘。別院
未知誰是主。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五

紫陽道人編

莊嚴品

湖上釣史評

第三十回

瓜州渡櫻桃死節

潤州城鄭子吹簫

詩曰

欲向江南作酒傭
菊殘荷敗付秋風
難容西子歸湖棹
安得王嬙老漢宮
鳴鳥有情來楊上
飛花無限過牆東

聊將世外烟波意。亂寫風雲問碧空。

世間繁華富貴。轉眼間卽成幻境。因此佛道二門。只講箇空寂。省却無限淒涼。看破了酒闌人散。光景把那錦繡笙歌。實覺沒趣。卽如忠孝節義的事。那豪傑丈夫。偏是爲身家二字。敗了名節。反不如那愚夫賤婢。一時間決斷不肯失身於人。做出英雄的事來。話說這苗員外。要騙銀瓶。故使他慣走私商的大船。換與鄭玉卿上瓜州去。用的那個艚公。有名叫楊鐵篙。極是一個積年的水賊。專一在江上打劫客商。後同

一夥強盜。俱是竹竿長鎗。被一個山西水客。慣使長刀。把竹竿砍斷。不曾得手。後來把長鎗撓鈎。俱鐵裹了半截。專一打聽船上攬下寶客。就勾將一路水賊去做生意。或是把客人殺了。或是細成粽子樣。丟在長江裡去。因此諱名叫做鐵篙子。楊艚公當初苗青夥通打劫他家主。人苗曾的就是此人。一向投在苗青手下。賊船有百十餘隻。或販私鹽。做水面生意。苗員外使他將船換了。董玉嬌去。要他沍裏殺了鄭玉卿。把他家事和使女櫻桃一總拐回來。那鄭玉卿一

天理賊

個少年浪子那里曉得他先使了幾個戲子領着兩個粉頭在金山寺下假粧吳公子和那和尚假名月江弄的是沒底的筋斗那里猜去也是鄭玉卿命不該死連夜在金山飲酒不肯回船那楊艚公在船上等候多時想了一想我與此人何仇不過員外爲得回董玉嬌和他的家私回去今日行箇天理趁此人上岸把船放開回去罷料鄭玉卿也沒處來找尋當日二更天氣南風大起卽時起了猫扯滿蓬渡過江來到了瓜州不上四更天氣這董玉嬌情知是苗員

外賺虎離山之計。點着燈也不肯睡。只見楊船公走進艙來。看着玉嬌笑嘻嘻道。咱二人今日天假良緣。這場富貴那里想得到。忙叫櫻桃不肯答應。卽喚水手李小二。打開員外送的一罈豆酒。原有的下程鷄魚筍藕之類。安排下過夜的。和董玉嬌促膝而坐。飲了一回。恐夜深了。卽叫櫻桃來床上同寢。叫了半日。那肯答應。只在後艙嗚嗚的哭去了。楊船公發狠道。這奴才想你家主子。明日叫你受受。一面取出一口尖刀來。放在面前。那董玉嬌門戶出身。何分彼此。歡

歡喜喜脫了衣服。兩人抱頭而寢。一夜雲雨無度。那玉嬌口裏無般不叫。原是妓女接客的熟套。楊艸公儘力盤桓。兩意相投不在話下。那櫻桃因銀瓶被騙。哭了二日。飯也不吃。忽然見鄭玉卿下船。全不回來。楊艸公進艸和玉嬌同床睡了。就知他落在人手。再沒有出頭的日子。哭到四更將盡。聽見他二人淫聲浪氣。搖得船也是响的。恐天明了。受他的打罵。不如尋箇自盡。做了鬼。覓也好尋尋我姐姐銀瓶的下落。合眼朦朧。只見銀瓶上船來。叫道。我的姐姐。我已

死了。你不快來和你回去罷。醒來又不見了。恰好天
將五更。船上人都睡得和死人一般。櫻桃起來把衣
服鞋脚。扎得緊緊的。推開船牕。只見滿江黑霧。那分
東西南北。嘆了口氣道。這就是我的結果了。猛身一
跳。又早飄飄玉腕。凌波去。滾滾香魂。逐浪浮。後人因
贅他死節一段孤貞。詩曰

休把鬚眉問丈夫。丈夫無骨轉成愚。
每因巾幗成忠烈。翻覺綱常愧大儒。
一怒自能存血性。三思反使惜微軀。

莫言溝壑尋常事。多少英雄遜不如。

却說楊艚公和董玉嬌一夜風情如膠似漆兩人棲
着商議問道這鄭玉卿箱籠物件玉嬌細說了一遍
楊艚公道咱有這些寶物又有員外送他的一千兩
銀子還愁甚麼過不得日月倒把你送回揚州去天
下也沒有這樣阿戩了如今做了十年私商勾當還
打不着這箇大魚哩今日肯把自己的兔兒不打到
送與別人吃去如今湖廣楊公反了在箇湖泊八百
里地面他用的都是咱一班水船上朋友和你

從蕪湖上去。圖箇大大的富貴。又說甚麼苗員外。玉嬌只得相從。到了天明。叫了幾聲櫻桃。不應。纔知他投江而死。按下此事不題。那鄭玉卿在金山。岸上找不見原船。走一回想。一天已漸晚。那寺門首酒保來算席上酒菜。該銀四兩八錢。先收的吳公子那一錠銀子。都是精白銅。如今吳公子去了。又不知是那里人。既然是一席的。少不得還我。鄭玉卿上岸時。不會帶得銀包。原是空身下船。看景不料。逢見吳公子一夥神騙。赤手空拳。那里湊銀子。還他酒保道。我們

小本經紀。不過是城裡借些酒本來。趁些遊客的錢。這四五兩銀子。那里包得起。先是好說。後來見玉卿全不應承。看了看王卿。雖穿着一身時樣衣服。也沒有船。又沒有管家跟隨。就道你這個人。分明是騙人的。搗子光棍。白白的吃了酒食。不肯還帳。難道就干罷了。就要拿繩子拴起來。說着鬧了許多人。鬧了半日。也有說好說歹的。玉卿無奈何。脫下一件玉色縐紬直裰來。算了三兩銀子。還欠一兩五錢。又脫下一條白線羅裙來。算了一兩酒保。見他實沒有分文錢。

鈔嘆了聲，晦氣一直去了。玉卿餓了半日，那有口飯吃。尋思一會道：這金山寺有甚生意，不知到城找一找吳公子，或者遇見，不可知。搭了箇人，載船上得江南。舫來，那有一分錢，只得解下身上帶的銀瓶一箇，香囊來，算了三分銀子船錢，纔得進城。黃昏入夜，到甘露寺前歇息。比及掌燈時分，餓得眼裡黃花亂滾，肚裡腸子亂叫起來，好像蚯蚓之聲。其實難捱。玉卿四顧無親，那里去宿？看了看甘露寺前，有一座土地廟，且宿一夜。明日再作道理，纔待進廟安身，只見一

個老和尚打着燈籠出來關門。道這天入夜了。還有
閑人在門外坐着。見玉卿一個年少小官。穿着兩截
短衣在門首站立。忙問是尋房的訪客的。如今金兵
取了東京。不比太平年景。城裡二三更還酒樓上唱
戲。滿街燈火。如今關得門晚了。這些營兵就來查去。
報韓世忠老爺。指着門上告示印的有拳頭大字。道
你看看。玉卿擡頭細看。

欽差守禦江南兼管淮揚兵馬都統制韓 爲嚴
防奸細事。照得金人犯順。襲取東京。鎮江爲南北

要衝奸人不時窺伺。近因塘報緊急。江上戒嚴。恐防河北商旅內藏奸細。伏禍不淺。今後凡有寺觀廟宇。不許容留行客止宿。如有面生可疑。係東京語音者。卽時報。本鎮審驗過江。無論僧道村坊。敢有私留。以軍法連坐。處斬決。不輕貸。特示。

大宋建炎三年三月

日

諭衆通知

鄭玉卿看畢榜文。說得面如土色。那老和尚見他說話蹊蹺。不像行客把門一關。孤另另關在門外。幸得

江南三月天氣不冷。在石臺上坐了一夜。又怕巡夜
兵丁看見。伏在一株槐樹邊。又饑又困。這個浪子一
向受用的過了也。該折算他。折算這一夜好難捱。有
詩一首單說少年蕩子不可輕走江湖。

莫道江湖容易遊。少年常落下場頭。

花明楚館人先醉。金盡秦樓歌未休。

千里拋家空作客。孤身失計悔停舟。

隄防陌路交情惡。覆雨翻雲何處投。

這首詩單說少年輕浮子弟。仗着有幾貫浮財。自家

為少年
人語法

有些小才藝浪迹狂遊。沒有那豪傑的本領。或是遇
着那些下流匪類。引入嫖賭一路。不是誘你一擲千
金。說是豪傑的本色。就誘你偎紅倚翠。說是才子的
風流。把手中有限的本錢。大家弄淨了。纔肯罷休。這
等一起朋友。專一白手騙人。在江湖打熬。北方人
叫做幫襯的。如鞋有了幫襯。外面纔好看。蘇州叫做
蔑片。如做竹器的。先有了蔑片。那竹器纔做得成。又
叫做老白鯊。鯊魚海中賤品。和着各色肉菜烹來。偏
是有味。因此這種人。極是有趣的。喜的是趨奉諂佞。

又出題

不好的也說好。不妙的也說妙。幫閑熱鬧。着人一時捨不得他。如今蘇杭又叫做伴堂。如門客應伯爵。謝希大活活的把個西門慶奉承死了。還要嫁賣他的妻子。你道人情惡也不惡。這鄭玉卿自小生在武職官家。做個小後生。那曉得江湖上人情險惡。因此被苗青一夥大棍騙光。把箇萬金的資囊。送與別人受用在土地廟前地上睡了一夜。次日早起來越餓得慌。這頓飯可是省得的。沒奈何把頂巾上玉結兒賣了二十文錢。上店裡買了一頓點心。且救救急。着不

放子

其相

一時把二十文錢單單買了兩箇上等的稍賣幾口
吃盡了。這午飯怎麼處到晚來。那裡宿尋思。一會看
了看金山寺裡拾的這吳公子的紫竹簫在身邊。何
不走上酒樓。且吹簫求些銀錢度日。以救一時之急。
卽將簫取出。擦磨光淨。看見城門外臨着大江。有一
座酒樓上寫一聯。天地有情容我醉。江山無語笑人
愁。門面齊整。新油的紅綠丹青可愛。那樓上士客坐
滿。也有凭闌看江的。也有猜枚行令的。玉卿走近席
前。把簫吹起。正面座頭上坐着一個老官人。有六十

餘歲穿着鴨青布直裰幅巾雲履生得巨口長鬚對面坐着兩個客人一個是武官打扮三十歲年紀一個是秀才打扮二十多歲老官人看着玉卿年小生得白淨不像個梨園又不像個客商問道你這個人戴着頂巾子沒有長衣服不像個貧人因何吹簫乞食決有箇原故玉卿不好細說只道江上遇盜劫了財物一空無可奈何平日畧知些絲竹暫且糊口等我尋着親戚再回故鄉說畢淚落如雨也是玉卿絕處逢生老官人便道你親戚姓甚名誰做甚麼勾當

玉卿道我姑表哥姓徐名有功字是震宇汴梁衛裡
千戶出身聽得在鎮江水營做把總不知住在那里
又不知生死存亡今經大亂離鄉十五六年了那時
小人纔七八歲記得他出差江南催買弓箭因亂後
不回家說在京口生又投了水營做官老官人看着
那武官打扮的道這說的可不是你令尊麼那武官
道你莫不是鄭二叔鄭珮麼玉卿道在下就是只不
認得尊駕是誰那人起來纔說的就是家父指着這
老人道這就是家岳李次橋這秀才是舍妹夫李仰

之原是換親的。如今幸得相遇。忙忙讓坐下。知道不會用飯。卽叫酒保先整四箇麵來。麵罷就送上酒菜。來。玉卿飽食一頓。這纔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四人酒罷下樓。打發了酒錢。和鄭玉卿一路而行。進得城來。走了幾條大街。到一小巷內。是一小小宅院。內裡三層。纔待叫門。只見徐把總出來。不認得鄭玉卿。問是那裡的客。那老官人纔說在城外酒樓上遇見。說是找親戚的。問道了一會。纔說道是親家的表弟。鄭親家今日送上門來。也是天假其便。不然令表

弟少年出門遭着不幸不知怎樣流落了。徐把總纔讓進去細問了一遍東京的親友存下家產俱罄淨了。大家淒然取出一件紫花布直裰來給玉卿穿着。留下衆人吃了飯散去。打掃一間外耳房與玉卿安歇了。看見他生得乖覺。就安排他在門前做些小生意。那知久慣油猾不安生理。那消數日依舊品竹彈絲。看見江南走的婦女不覺舊病發了。連他表兄家裡也要磨起光來。這徐把總是個忠誠人。那裡曉得直到玉卿後來沒有歸結。纔知道無義之人不可交。

不結果花休要種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

廣慧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叟評

第三十一回

汴○河○橋○清○明○遇○舊

法○華○庵○金○玉○同○隣

詩曰

彩雲開處見僊人

莫把僊人便認真

柳○葉○自○然○描○翠○黛

桃○花○原○自○點○朱○唇

手○中○扇○影○非○為○扇

足○下○塵○生○不○是○塵

善提
妙諦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一回

如肯參禪乾屎橛。須知糞溺有香津。

這八句詩單說做書講道的人借色談禪。看書的人
休得認假作真。那金瓶梅前集說的那潘金蓮和春
梅葡萄架風流淫樂一段光景看書的人到如今津
津有味。說到金蓮好色把西門慶一夜弄死。不消幾
日與陳經濟通姦把西門慶的愚愛不知丟到那裡
去了。春梅和金蓮與經濟偷情。後來受了周守備專
房之寵生了兒子。做了夫人。只爲一點淫心。又認經
濟做了兄弟。縱慾而亡。兩人公案甚明。爭奈後人不

先為看
書者說
法

今名仍
是金梅

看這後半截反把前半樂事垂涎不盡如不說明來
生報應這點淫心如何冰冷得如今又要說起一人
托生來世因緣有多少美處有多少不美處如不粧
點的活現人不肯看如粧點的活現使人動起火來
又說我續金瓶梅的依舊導欲宣淫不是借世說法
了只得熱一回冷一回着看官們癢一陣酸一陣纒
見的筆端的造化丹青變幻無定却說那第一回上
說潘金蓮春梅舊情不斷一靈真性一個托生與黎
指揮家改名金桂一個托生在孔千戶家改名梅玉

陰滄一氣依舊化成女身偏又生在一答隣舍之家。當初在京武職官們做了乾親家。不上五六歲俱已定了婚姻。金桂許了劉指揮之子。梅玉許了王千戶之子。後來徽宗靖康年間。金兵搶進關來。童貫上了一本。把京營武職官兒都調在邊關上把守。做了營頭。一時間各携家眷領兵起身。各守汛地去了。黎指揮是山西居庸關叅將。孔千戶是眞定府遊擊。原是京營官兒。每日當社飲酒。婦女們隣牆同住。好不親熱。一時各有官職。上任分路。兩個女兒如親姊妹一

般臨去時哭的當不得人。只說是兒女們常事。那知道他是前世的情根。又來還今生的業債。話不絮煩。過了靖康六年。金兵斡離不直。到汴梁河上扎營。那時宋朝兵馬無一人敢出來遮擋。休說兩個世襲武職官兒。那個是拏起弓箭來的。平日裏擎鷹走馬。飲酒宿娼。件件都會。及到金兵進了居庸關。黎指揮奉着延安府經畧神師道的令箭。管西路扎營。不消金朝大軍進來。只前哨就殺了個淨衆軍。望風而走。黎指揮自刎而亡。不消說河北一帶。自北京直到了大

雄如風捲殘雲一樣那孔遊擊守真定府只有守城
的老弱兵馬不上一千先一次到城下就降了不料
金兵受幣講和退去半年被神經畧查失去城池把
這降將正了軍法一槩斬首他兩家武官人亡家破
流落在本管地方寡婦孤女一貧如洗或是績麻紡
線日不聊生原指望平定了顧輜車回汴梁來找尋
舊日家業誰料金兵得了中原宋高宗南渡一亂就
是八九年女兒漸漸長成了又不知那公婆女婿存
亡下落就是孔黎兩乾親家隔了河北山西數年間

那得個信息。兩家在外窮苦無依。如飄蓬落葉。不消細講。到了建炎二年。宗澤守汴京。立下營寨。拜曲端爲大將。收了王善百萬人馬。招撫逃民。開屯復業。這些在外窮民。盡回東京。如水相似。却說黎指揮娘子。因丈夫不在了。嫁了一個將官。叫李守備。是汴梁人。年紀七十了。因有個十二歲兒子。纔喪了妻。没人看管。聽的說黎指揮娘子是汴梁人。要娶他。續絃。黎家娘子纔四十三歲也。愁外鄉難住。揀擇不的。年紀沒奈何。就接了首帕。胡亂成了夫婦。這金桂姐年已十

四歲了。生的比花花解語。似玉玉生香。原是京城打扮。又纏的山西大同的小脚兒。真是風流絕代。因家貧。沒甚麼粧束。天然雅素。

面皮兒不紅不白。身端兒不肥不瘦。紅馥馥的朱唇。香生春色。碧澄澄的青眼光。轉秋波。動人處。天香國色。只堪雅淡梳粧。照影時。月魄冰心。不厭尋常。包裹盤頭水。作油浮水。避魚沉。不見對面花。爲鏡。揀花蝴蝶。見還疑。

這李守備聞的宗元帥招撫逃民。稱此機會。就顧了

二輛鬼頭車兒。載着這十二歲的兒子。和這隨娘改嫁的女兒金桂姐。一路回汴梁來。說不盡風餐水宿。到了自己住的剪子巷。我尋他的子侄。不知搬在那裏去。了一口舊房。被官改成造盔甲的廠。那裏還有家哩。沒奈何。賃了三間房。在花園營裏。臨着汴河。使家人李小乙。開個冷燒酒店。老守備在門首坐着。上帳。黎金桂自和母親在屋裏做些針指。替人縫衣做鞋。得些錢來度日。李守備這個兒子。年已十二。甚是癡呆。吃飯穿衣。不知道東西南北。屙屎尿溺。也要人

領他去順口。叫做慇哥黎家母子好不嘔氣。這里按下不題。却說這汴梁自宗澤安下營寨。整練軍馬。不消半年。兵馬錢糧件件俱足。城池寨堡整舊如新。把金人連敗了二陣。拔營而去。不敢近河北來。宗澤連連上本。要定日過河。與金兵決戰。恢復失去城池。以報二帝之仇。不料朝裏汪黃二相。力勸高宗。要與金人講和。怕宗澤過河。惹動金兵。再開了江南邊釁。屢疏不聽。收的王善人馬。請旨封賞。俱不准行。把士氣大沮。宗澤憤氣。生出背疽。一月而亡。臨死大叫過河。

三聲。其氣方絕。因此人心解體。幸得東京大將曲端
鎮守了幾年。人民歸業。畧有太平光景。這汴梁原是
繁華之地。士女極是奢侈。好遊春看景的。雖經了大
亂。那風俗到底不改。遇着佳節。都要出城外汴河之
上。一般走馬賣解。品竹彈箏。打彈拋毬。繫鷹架犬。美
百般雜戲兒頑耍。那一時是建炎三年二月清明佳
節。但見

重重烟靄。淡淡風光。輕寒輕暖。佳人初試薄羅裳。
乍雨乍晴。蕩子共遊芳草地。綠楊外鞦韆對對紅

粧雙跨鳳。青林邊獵騎。紛紛錦襖。亂飛鷹。彈棋蹴
踰五陵豪俠。藏鈎撥阮。調等百斗狹斜博。醉柳外
青樓皆繫馬。車中紅袖不垂簾。

那黎金桂年已十六歲。不消說容顏嬌艷。又且絕世
聰明。看着那陽和天氣。柳葉兒半青。半黃。杏花兒半
開。半落。汴河上的遊人婦女。俱是香車寶馬。巧樣的
釵梳異色的綾羅。滾滾香塵如雲霞。相似自己却穿
着一身粗布衣服。清水梳頭。連油也不見一點。慊慊
春氣。又沉又困。想到隣家去打打鞦韆。又沒件衣服。

傷春罵
出女兒
光景

怎樣去的。又想道。從小的公婆女婿。不見個音信。倚
窓默默無言。不覺吊下兩行珠淚。正是對景傷春。有
浣溪沙詞

燕蹴新泥墮。畫梁。海棠紅艷。妬羅裳。日斜無事暗
思量。柳線春眠無限恨。桃花香爇不成粧。難將心
事罵紗牕。

不消說這金桂姐。年少懷春。是女兒家的本等。却說
他母親。從着黎指揮時。在京城和這一答女客們。當
會遊春。何等風流富貴。耍笑風騷。夫婦二人原是一

守備本

應前

對京城裏在行的妙人兒一時沒奈何嫁了個老守
備吃的是粗茶淡飯到晚上的牀來這老官兒倒下
頭一個鼾睡直睡到天明再叫不醒的就是一月間
勉強來奉承兩遭一似那殺敗的殘兵望着城門先
拋鎗棄甲弄半日還是根折鎗桿通是進不去的纔
用手扶得有些氣兒又滾出來了改不了他的本色
這黎指揮娘子今年四十五歲是經過大風大雨的
守了一年活寡見這些春色想起富貴時節在嶽廟
林下多少妯娌姊妹頑耍今日到了這個盡頭日子

好對兒
原不易

冷景幫
襯有趣

看見女兒落下淚來。一面勸道我兒。你有了這般人。才怕沒有好對兒。因甚麼悽惶說着不覺也吊下淚來。來娘女兩個正自悲切不題。却說隣舍家一女也有十五六歲。他父親是吳銀匠。亂後起家開個小營店。常過來與金桂說話兒。上的牆來探着半截身子道。姐姐你不去河上要要。今日清明河上柳林裏有三個會。一個是走黃河九曲的會。扎下了九層門。隨人進去再走不出來。一個是團鞦韆會。只用一個車輪兒。這些婦女板着短繩。用個滑車團團轉將起來。

飛也似和花蛾一般打的好不愛人。到了半天裏。膽
小的還有謊出尿來的。又有一個香孩兒會旗幡竹
架。扎在半天裏。把人家好俊孩兒。扮做八僊。過海童
子。拜觀音。蟾宮折桂。唐明皇遊月宮。各樣的故事。擺
十數里路。這時節。誰肯家裏坐着。我母親着我來問
問李奶奶。一答兒好去走走。一路也好回來。說着話
金桂姐。揩揩淚。眼道。就是去我娘們也沒有衣裳。那
裏借去。那女兒道。俺今日要請個兩姨妹子。他送了
衣裳來。因犯了心疼病。不來了。現放着衣裳兩三套。

店裏當的簪子。珠冠兒。環兒。都戴不了的。你肯同去。我就送過來。桂姐點了點頭。那女兒牆上下去了。過不多會。只見又上牆來。送過一個包袱。打開看看。包着四套衣裳。一件大紅縐紗襖。天青縐紗對襟衫兒。白綾灑線裙兒。又是一件玉色羅衫。鶯黃綾裙兒。又是一個匣子。盛的是釵環。幾枝翠花。稀稀珠子。箍兒。金桂母子看見。不覺笑上臉來。便道。爲沒衣裳穿。不得出去踏青。哭的眼也紅了。怎麼天假其便的。就有姑娘來。請你陪你去走走。說不及話。吳銀匠媳婦也

過○來○道○李○奶○奶○你○也○忒○煞○拘○緊○姑○娘○了○這○樣○節○令○誰
家○不○出○去○女○兒○家○只○管○死○坐○着○憂○煎○出○病○來○看○看○金
桂○道○這○樣○一○表○人○材○出○去○着○人○家○看○看○也○好○來○提○親
常○言○有○珠○不○露○誰○知○是○寶○你○老○人○家○也○還○是○半○老○佳
人○咱○在○這○河○崖○上○走○走○就○回○來○也○是○一○年○一○個○清○明
這○樣○大○亂○年○景○知○道○要○上○幾○遭○說○畢○李○守○備○進○來○說
道○你○娘○們○走○走○去○大○家○早○回○來○我○在○家○裏○看○門○罷○也
只○爲○不○得○已○借○着○遊○耍○安○他○久○曠○的○心○老○人○娶○了○少
婦○多○是○如○此○陪○罪○說○畢○李○奶○奶○替○女○兒○梳○了○頭○插○上

正是浪
時

珠翠。把衣服件件穿的可體。一似照樣兒裁的一般。李奶奶也穿上一套舊紫羅衫兒。襯着這玉色彩淡。淡的戴上兩枝花翠。看來不上四十歲。且是面嫩典雅。和吳銀匠媳婦領着兩個女兒出門上的橋來過河。一帶酒館歌樓。都是些翠袖紅裙。在柳陌花街。或是倚門賣笑。和郎君携手。或是在樓頭彈唱。與蕩子偎肩。好熱鬧的緊。桂金姐久靜思動。從不出門。見這些男女交雜。調箏奏曲。心上不覺跳起來。過了大橋上的岸來。一座大林子裏。杏花開的一片粉紅。柳陰

之下都是絨毯細毯。有就地上芳草擺設下矮桌香
 爐的。有就樹下亭臺鋪下雕盤牙筋的。處處都有佳
 人在傍笑成一片。這桂姐斜着眼偷看。不覺心又跳
 起來。走過林子入了大寺。遊人更多。那些少年浪子
 白面郎君和那遊山的少婦。拾翠的嬌娘。挨肩擦臂
 彼此顧盼。又有那先頭嫖致沙彌。涎眼奸淫的賊禿。
 見了婦女入寺來。恨不得有百十個眼睛穿透那酥
 胸玉乳。直通到一點靈犀口裏念佛。却心藏着風月
 這桂姐從不見此等光景。應接不暇。不覺心又大跳。

將起○來○先○是○又○羞○又○愛○後○來○又○喜○又○饒○不○覺○心○裏○跳○
 的○肉○也○麻○了○其○實○接○納○不○下○就○是○黃○花○女○兒○到○了○這○
 個○男○女○混○雜○處○還○要○想○到○那○個○滋○味○何○况○金○桂○的○前○
 生○是○那○鑽○透○過○骨○髓○刻○畫○就○風○騷○一○個○潘○金○蓮○他○一○
 靈○不○昧○怎○麼○不○現○出○本○相○來○走○了○幾○處○又○有○那○些○走○
 馬○的○唱○戲○的○打○團○鞦○韆○的○走○黃○河○的○天○色○過○午○只○得○
 路○傍○坐○在○一○坐○亭○子○上○走○的○香○汗○津○津○花○心○吸○吸○見○
 了○一○輛○小○車○搭○着○蓆○棚○載○着○一○個○婦○人○約○有○四○十○多○
 年○紀○又○一○個○女○兒○有○十○分○姿○色○車○夫○也○來○林○子○裏○歇○

涼。買了兩個燒餅。兩碗粉湯。送到車上去。給這婦女吃。這吳銀匠媳婦有些話長。問道。車夫是那裏來的。車夫道。來的遠着哩。從真定府走直到了汴梁。有半個月了。說話畢。見車上婦人探出頭來看。了一回。又看問李奶奶道。你不是黎嬪子麼。怎麼坐在這裏。李奶奶一看。纔認的是孔千戶娘子。我的十年前。乾親家在這路上相遇。不是你看見我。就當面也不認得。了。婦人連忙下車來。扶着女兒梅玉出來。拜見李奶奶。母子二人。原來梅玉金桂六歲上。分別今日十年。

相○會○兩○不○相○識○彼○此○拜○了○想○起○前○因○不○覺○俱○流○下○淚○
來○正○是

丁○年○曾○是○同○林○燕○

此○日○相○逢○故○國○花○

再○返○舊○巢○難○識○面○

初○移○新○夢○尚○無○家○

帆○隨○春○草○迷○江○土○

雲○送○孤○鴻○過○海○涯○

翠○袖○天○寒○倚○修○竹○

不○堪○閨○怨○寄○琵琶○

一○起○婦○女○六○人○坐○在○林○下○前○後○說○了○一○遍○細○問○這○孔○
千○戶○娘○子○纔○知○道○死○了○丈○夫○也○是○個○寡○婦○趁○着○這○東○
京○上○真○定○府○賣○粟○子○的○車○子○一○路○走○將○來○如○今○沒○了○

細密

京城熟路

親人還不知道當初的房兒在不在。李奶奶道：如今咱的營裏圈占了一個熟人親戚也沒有。你娘兒們且到我家宿了。我如今嫁了個李守備，倒是個老實人。明日尋個房安下。咱姊妹們一處做伴。他姊妹兩個也好做些針線。說着話，天色漸晚，把空車子隨後推着一群婦女回汴河橋來。這李奶奶又在僻淨處與孔千戶娘子商議。咱如今認做兩姨姊妹，我好留你住兩日。李守備不疑心，除非這般纔得常遠。那孔千戶娘子原是京城生長的一路上人，點了點頭兒。

起身走上路來。到了家門首。吳銀匠家娘們拜了兩拜家去了。李守備見金桂娘們領着兩個婦女進門。問道來歷。李奶奶說是兩姨姊妹。今日從真定府回來。留下住二日。好尋他的房子。李守備看見一個半老佳人。又領着個絕色女兒。又沒個男人。連忙讓進屋裏去。也就動了個不安本分的心。腸借色圖財的惡念。想了一想。如今金兵亂後。料他沒有親人。我又添上一個女兒。少也得幾十兩銀子財禮。喜喜歡歡去買了些小菜下飯。讓他母子坐下。大家飲酒喫飯。

不漏

尋死

久別相逢，歡喜非常。車夫將他娘們的被囊皮箱搬下來，我完了車價去了。金桂姐把衣服首飾送還吳銀匠家，不題。原來李守備住的兩進房子，一間門面賣酒，後三間中面供着佛像。他兩口兒住了東間。桂姐住了西間，沒有閑房安歇。如今只得自己在中間支起兩根凳子來，自己睡。把臥房讓了孔千戶娘子，和渾家宿歇。兩個女兒同去一間牀上去了。這一夜李守備也喫了幾杯燒酒，不合動了些邪火，睡到半夜裏，那陽物有些生氣，只推起來淨手，悄悄的摸進房

有趣

甚甚

又說正論

來用手一摸。見兩個婦人睡在兩頭。把渾家捏了一
把。醒來推下牀。坐馬桶去了。守備扒上牀來見孔千
戶娘子皮滑如脂。只推睡着。可霎作怪。不知怎麼把
陽物一挺。就進去了。抽了兩抽。孔千戶娘子久曠如
火。慢慢相迎。誰料陽老不剛一舉而洩。甚覺有趣。甚
愧無情。只得親了個嘴。下牀自睡去了。想了一夜。怎
肯教他母子別尋房住。恰好牆西有個尼姑庵兒。叫
他母子暫借他房住上幾日。再作理會。一夜歡喜不
盡。那知道京城娘子慣幹這個買賣。原是他渾家定

下○一○計○要○添○上○一○條○繩○子○打○發○老○守○備○的○催○命○索○自
然○上○了○他○道○兒○不○知○金○玉○姊○妹○二○人○這○一○夜○如○何○親
熱○正○是○老○陰○遇○老○陽○瓦○礮○不○離○井○上○破○魔○女○逢○妖○女○
熱○油○同○向○鼎○中○燒○且○聽○下○回○分○解